大正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印刷
大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發行

朝鮮儒敎淵源

定價金壹圓七十錢

京城府嘉會洞一七二番地에二號
著作兼發行者
故嵩陽山人張志淵相續者　張在軾

京城府公平洞五十五番地
印刷者　沈禹澤

京城府公平洞五十五番地
印刷所　大東印刷株式會社

京城府南大門通一丁目十七番地
發行所　滙東書館

馬山府石町
發賣所　白一書舖

先君子嘗病世之學者各宗所聞而無由會通也乃就儒先文集語錄與凡經說理學等著述必皆搜羅包括上自麗季下至近世間或遺珠而要擧大綱間附己意而使覽者有以識之盖寓述而不作之意焉然自以抄選未必徧編次未必精也思欲隨得隨䟽而命名曰朝鮮儒敎淵源海內之士聞有此編者多欲得之而亦難副也先君子嘗欲刋布而遂不諱矣小子懼先志之未就憂同好之莫酬乃印得若干部而畧書其槩如右

壬戌仲夏下弦不肖孤在軾泣血謹識

搜得軍士之發泗水侯及刑部侍郞孔宗翰墓者十三人悉斬之盖粘沒喝非間高慶裔則罪同於秦政矣然泗水侯之墓已不免掘發爲將者不可不以發塚屠城戢戒軍士可矣

又按漢書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王於壁中得孔鮒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悉以書還孔氏盖夫子不語恠力亂神但不語耳未甞以爲無也若春秋內外傳及史漢諸書所載未甞無鬼神而儒者槩以爲荒唐至使學者目聖人爲庸々無奇而敬信聖人反不如愚夫愚婦之敬信佛老爲知秘書夫子甕及金石絲竹之音聖人固至庸而奇無日不陟降厥士也嗚呼可不敬哉

漢鍾離意別傳意爲魯相出私錢一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意入夫子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白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授敎堂中牀首有甕懸意召問孔訢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發之中得書書文云後世修吾書廣川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召問伯果服晉書武庫火歷代之寶及孔子履悉焚焉

朝鮮儒敎淵源卷三 終

聖師生忌日會約　黃州郭氏述曰二氏之徒尙知報本而學者或終身不謁文廟并誕辰忌日亦不知致敬是甘居緇黃下矣宜卽所居之地與同志數人以二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七日爲期三日戒不飮酒不茹葷不寢於內一日齋不慶吊會客早集於靜室有像則懸像無則書牓或書紙爲位配以四聖焫香灌酒以齒再拜而妥之饌三品鷄魚肉儉則以卵代雞蔬四品果四品酒三獻三跪九叩拭版焚紙撤飯果畢相與講經書疑義尊聞行知戒近名敎實行庶有所嚴憚切磋而德可成矣

杏壇　在大成殿前卽先聖宅中敎授堂遺址也後世嘗以爲殿宋天聖中孔道輔監修聖廟增廣殿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址不欲毀折因甃爲壇環植以杏金承安二年學士黨懷英篆杏壇二字鐫諸碑皇覽杏壇先聖授業之遺址在廟東二里今壇非古古杏數株在壇西宋時遺植之所傳也

虛墓　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先聖歿戒門弟子爲虛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塚有白兎出於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十八里溝而歿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兎溝

按焚書坑儒掘塚三者有其一卽獲罪於孔子此秦政死而天下卽族秦也否則秦自孝公以後雖政尙刑名不能如三代之仁厚然伯益之後繼以莊公襄公文公之忠孝開基亦何至滅亡之速耶

又按獻通考宋高宗建炎二年冬十月金國命將粘沒喝陷襲慶府至闕里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金將問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金將曰大聖人墓安可發

同至和二年封孔子後爲衍聖公神宗熙寧八年詔孔子仍舊冕用九旒服用九章圭用桓圭顏子下年各依公侯伯本爵自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着用徽宗大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崇寧四年詔太常考正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一旒袞服九章畫圖鏤板印賜之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先聖門人同服設冕是年又以王安石子王雱爲臨川伯從祀聖廟同五年詔兗州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至欽宗靖康元年從祭酒楊時言罷王安石父子配享明太祖洪武初詔孔子封爵仍元每月朔望令祭酒行釋菜禮春秋二仲遣官釋奠又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三年詔曰孔子臣於周必不敢自居以王也其封爵改稱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同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禮同二十九年從行人司揚砥請黜楊雄從祀進董仲舒成祖永樂八年改正文廟聖賢繪素衣冠憲宗成化十三年從尙書周嘉謨議祀孔廟加籩豆爲十二孝宗弘治八年封宋楊時爲將樂伯從祀黜吳澄從祀世宗嘉靖九年黜賈逵(附會讖緯)戴聖(貪鄙)荀況(言性惡)王弼(尊老莊)杜預(建短喪)馬融(黨附勢家)劉向(著洪範五行爲舛錯)何休(黜周王魯)王肅(以女適司馬昭又爲司馬師劃策以濟其惡)等九人增祀后倉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穆宗隆慶五年以薛瑄從祀神宗萬曆十二年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塑像　孔子塑像東魏孝靖帝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挺始命上建造至明世宗時改用木主

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王弼何休王肅杜預范甯賈逵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堂此經師從祀之始也至高宗永徽中復改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享顯慶二年從長孫無忌等議曰周公鴻業宜從王者祭祀不以儒宮就享孔子道綜千聖百世之全不宜俯入先師應仍停周公祀以孔子爲先聖自是專祀孔子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孔子爲大司寇總章元年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爲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此顏曾配享之始也至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贈顏子兗國公及閔子子夏等十哲爲侯曾子至琴張六十七人爲伯仍出王者袞冕之服加之詔曰昔周公幷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子西面坐周公停祀之後夫子仍坐西面自今夫子南面坐十哲東西向列侍坐被王者服樂用宮懸按十哲卽顏回閔損冉耕仲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是也此從夫子而適陳蔡諸國者也非夫子之摠評諸子者也故以傳道之曾子不與於配享十哲之列豈夫子之本意歟後世追享者以論語所記十哲爲宗而以曾子配享於十哲之次可乎唐史玄宗開元初詔曰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八佾八年從司業李元瓘之議始以十哲配享曾參大孝亦塑像坐於十哲之坐曾子以傳道之賢尙不得列於十哲之右而下享於六十子之列豈可曰得其當哉我鮮遵宋朝楊時之論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爲四聖而配享焉廟位始正

廟儀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孔子廟門立戟十六眞宗祥符二年詔加宣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圭易以玉先是圭以木爲之故也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宗康定元年再榮金宣宗貞祐二年盡燬於兵火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香氣特異元
世祖至元三十年東廡頹址壁隙間萌出三枝教授張湏徙復故處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
其高獨存三丈圍四尺紋仍左旋與古本無異孝宗洪治十二年再燬於火枝葉盡脫孤幹
不枯不榮其堅如鐵色亦如之至清世宗雍正二年復燬於火根株凈盡同十年廟上告竣
忽茁於杏壇南數十步今已大盈圍高丈五尺許直榦挺然狀如銅鐵苔蘚斑駁苑然敷榮
焉古楷在聖林東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孔林楷木最多縱橫有文一名
文木可爲杖皆子貢所植也

祀學宮　西漢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首祀孔子於學校又畫七十二子之像於東西壁實
陰開萬歲釋奠之宗也至東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太學及天下學校皆祀周公爲先聖孔子
爲先師配享此孔子祀於學宮之始也　按禮記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釋菜
奠者奠幣也月令云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凡祭用菜而無幣謂之釋菜々者蘋蘩
之屬春用仲時之正也日用丁文明之象也先聖先師者凡祭以先聖爲主以先師配之
也虞夏商制不可攷周立四代之學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序以禹爲先聖殷校以湯爲先
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之四聖者以爲先師今此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
先師者實有未安也故至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時始停周公祀專祭孔子於辟雍以顏回爲先師配享此專祀孔子於
學宮之始也至唐太宗貞觀二年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

年專爲宣父高宗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太師武后則天天授元年冬封隆道公又改文宣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及十哲封爵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玄聖文宣王詔廟及墓展拜五年改謚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世宗嘉靖九年尙書張孚敬博採群議釐正祀典改孔子塑像以木　去大成文宣王之號改稱至聖先師孔氏之神位諸弟子俱去封號淸世祖順治二年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七年仍稱至聖先師孔子　按孔子塑像之非始于宋朱子元儒姚燧明儒宋濂丘濬皆論之至嘉靖時始改木主封王之非始于明太學士吳沈及布政使夏寅加謚之非亦始于元姚燧文宣之宣明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非至聖孰能當之

孔林　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王勃撰夫子廟碑曰荊棘不入昌平之里塋內樹以異白種數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常檀之屬孔林亦曰聖林在城北二里背泗面洙林門直縣北門夾道檜樹圍經數里繚以周垣林中無荊棘鳥巢古木千章多有不能名者文草生聖墓上蔓生柔細如絡石葉冬夏不凋深秋結子纍々五色具五味又有蓍草一叢五十莖子有異香

再生檜　孔聖廟檜有兩株子夏手植也一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稱再生檜歷周秦漢至晉懷帝永嘉三年枯死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宋仁

(哀公二年己酉少孔子五十九歲)年六十二卒嘗困於宋遂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順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順生鮒字子魚後名甲著書二十餘篇名　孔叢子年五十七爲陳王勝博士死於劉鮒弟襄年五十七漢惠帝時嘗爲博士遷爲長沙王太傅長九尺六寸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嘗註壁經尙書安國生功功生驩以下不能盡錄而今爲七十餘代

封爵　史記正義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忠爲褒成候此後孫受封之始也　忠生光爲丞相平帝封孔霸孫莽爲二千戶後漢封孔子十七代孫志爲褒成候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爲崇聖候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爲奉聖候元魏封二十七代孫爲崇聖大夫後改封恭聖候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紹聖候唐封孔德倫爲褒聖侯給復二千戶宋以來累加封爵而淸仍封褒聖侯後改衍聖公

孔子五十二代孫紹以元朝學士始來于東居昌原後孫俯官至左尹以筆法名又孔瑞麟官至大司憲今水原有闕里祠

聖謚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孔誄子曰尼父鄭玄曰誄謚也漢平帝元始元年夏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此孔子謚號之始也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後魏孝文帝大和十六年春改謚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贈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祖武德七年周公爲先聖孔子配旋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太宗貞觀二年仍陞爲先聖十一

子何以異於禽獸哉先王不以師制服以百家衆技皆有師且時有久暫思有淺深故耳然技藝之師其益小詩書之師其益大受業之師其恩淺傳道之師其恩深旣以吊服加麻不惟師無以異於友技藝與詩書章句與傳道亦無以別矣然孔門弟子服心喪三年過於後世身喪三年遠矣

廬墓（在聖墓西南後人建堂其上）家語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復三年凡六年按子貢獨居

三年爲敎子思也孔叢子曰子思年十六適宋當在夫子喪畢子貢旣歸後夫子卒時不過十四歲耳雖質性剛明有任道之器而學問尙淺恐或不克負荷曾子雖得其傳而所著僅大戴中立事等七篇尙未盡發聖人之精蘊以敎萬世故與有子曾子等共敎之三年又獨敎之三年不徒致其哀慕罔極之思兼以敎子思者慰夫子欲使聖道由是而大明厥後子思撰大學中庸以明家學論語雖門人各紀所聞子思實集其成使夫子之道昭如日月子思之功實子貢之功也今衢州孔氏子孫猶稱子貢端木夫子則子貢敎子思信矣論語有子曾子閔子稱子而子貢不稱子豈子貢不欲以師道自居歟抑其門人之各記者歟

聖裔孔子生鯉字伯魚（孔子年十九娶幷官之女一歲而生伯魚公冶長之妻蓋伯魚之女弟孔叢子云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夫子有妾其在中都宰之後歟）伯魚年四十九先孔子死（宋徽宗崇寧元年贈泗水侯明世宗嘉靖七年配享啓聖祠）伯魚生伋字子思

律

子貢曰君其不歿於魯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左傳）

葬　家語葬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爲志焉（夫人并官氏合墓是年六月初九日）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歟人之葬聖人也子奚觀焉昔夫子之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中高而四方下）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按此與檀弓少異）白虎通曰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北郭泗水却流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披拕柩行引棺者崇棺飾也綢練素錦也孔子墓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孔里魯世々相傳以歲時奉祀諸儒亦講鄕飮大射所居堂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漢高祖以太牢祀之諸侯卿相至先謁之然後從政漢武帝時古文尙書出於廟壁中孔安國爲之註疏

服　家語孔子卒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吊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按檀弓謂事師心喪三年當本於子貢喪父而無服之說然父母生我聖人成我同一昊天罔極若無孔

儒也麗氏之自滅也雖有圖治諸賢當大厦已傾之日隻手而焉能拱持乎至若我鮮之衰徵所謂魯不用眞儒之故也士禍之慘朋黨之害旣述之於前矣自燕山戊申以來名儒弘碩代不乏人一切羅於刑獄困於坎坷能令從者鮮矣又况黨派分裂之後有能同寅協恭共推一車子之想者耶孔子所云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者滔々一世求之不得矣以栗谷之賢而欲調停東西而不能焉以英廟之聖而欲蕩平老少而不得焉前賢所謂百年無善治者豈非朋黨之害歟是豈儒教之使然也實乃政治之馴致也抑又假儒名而欺世主翳然不知爲耻者之罪也是非但先王之罪人即孔孟之罪人也以此而罪儒教則儒豈首肯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盖士之處世修身立言以先覺々後覺居窮之道也立身行道澤被生民者得位之事也儒教之術如斯已矣乎

儒教祖孔子

孔子儒教宗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莫不以道學相傳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群聖而大成之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若其道德言行布在方冊昭揭日星至其歿後門弟及歷代崇奉大畧摘述於左

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二十七日申時生周正建子十月即夏正八月也今用夏正故以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辰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卒即夏正二月十八日也

誄　哀公誄曰旻天不吊不慭遺一老俾屛余一人在位煢々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儒敎者辨

儒敎者何也周禮太宰之職儒以道得民者說文去通天地人曰儒儒豈易言乎哉禮記儒行孔子對哀公問曰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又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擧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故漢書云儒家者流順陰陽明敎化又云博學乎六藝之文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者儒者之學本如是矣曷嘗有釣名巧宦之心樹黨營私之計如近世所謂山林學者々哉莊周曰儒以詩禮發塚憤此世排儒之言然假儒學而欺世盜名者惡得免發塚之譏歟論語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安國註以爲君子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嗚呼世固多矜名之儒矣

或有言魯以用儒而削揚子早已辨之詳矣試觀宋代儒賢發出道學蔚興實爲三代後文明之最盛而卒致金元淩夷天下大亂神州陸沉儒者之效用安在哉且以朝鮮言之新羅高句麗之代皆崇尙佛敎儒學未明時則國富兵强境內晏堵歷年或一千或八百高麗王氏亦尊奉釋敎倍加儒術一自宋儒之學輸入本國敎化未必加明騷亂未能鎭定萎靡不振我鮮代興聖君良弼崇儒術重道學草野儒學之士不綱羅登庸尊尙奬勵斯文之振興迨彬々然度越前古駕軼有宋儒敎之盛可謂極矣奈何未能做堯舜君民之治國勢反趨於衰微至于今日何哉此豈非用儒魯削之驗歟

噫是豈儒敎之罪也揚子曰魯不用直儒故也如用直儒則無敵於天下麗社之邱墟非失

最近有崔益鉉沈琦澤雲稼田愚字子明號艮齋諸氏湖南則有張憲周梁進永(晚羲)蘇輝冕(仁山持平)奇宇萬諸氏宇萬即高峯之後芦沙之家學嶺南則有李種祥(定軒)金龜窩岱鎭柳徽反(好古齋)柳疇睦(溪堂)金興洛(號西山)張福樞(四未堂)李震相(寒洲)權璉夏(頤齋)柳道性張祿遠李晚燾金道和張心澤郭鍾錫張錫英(晦堂)諸氏俱以古家模範立脚於經學關北則有朱明相(可室)關西則有朴文一(雲庵逸執義文憲公)諸氏皆儒家操行之士也叔季以來專以門閥取人故草野之士多湮沒無稱老死布褐古家世族崇尚虛名黨同伐異或同室操戈拳踢相加如嶺南之所謂匪鶴鶴匪先後之爭競主破裂論議致有屛論虎論之分派畿湖湖洛之論分而又有所謂時僻詩壁之黨儒界化爲釼戟之場無湖中亦有尤春々尤先後之爭同堂之內激起風波嗚呼世遠人亡儒敎衰矣政爭起矣

自黨論分裂之後東西色目互相撕捱自相猜疑公論之不行久矣況挽近仕宦之家酣豢富貴草野之人埋沒農圃不復知學問之事世道之日下風俗之日壞職此之故間或有才高質美之士而不能自拔於流俗避遠標榜厭惡拘檢歸於利欲窠臼中其視君子之道不啻朔南之相去繼往開來之學尙爾無論獨善自修之士亦不可得見嗟夫天豈欲喪斯文耶抑亦有無往不復之理耶盖我鮮之儒敎中葉以前斬伐於士禍之慘中葉以後梏喪於朋黨之害至于近世如自梏之木無火之灰消沮澌爍自底腐敗嗚呼朝鮮之儒敎如斯已矣未知有恢復生旺之日耶

有韓南塘元震尹屛溪鳳九李巍岩柬蔡鳳岩之洪李華巖頤根玄冠峯尙璧崔梅峯徵厚成秋潭晩徵諸人號稱江門八學皆湖中學者時洛中有李陶庵縡金三淵昌翕朴黎湖弼周諸公以性氣之辨湖洛之派所由分也

畿湖趙靜庵承金寒暄之統始倡學于畿輔而成聽松守琛李灘叟延慶趙龍門昱丁游軒熿諸公皆登其門與徐花潭敬德並峙一世而講學山林聽松傳于其子牛溪文簡公牛溪門人有金愼齋愼齋門人有尹美村美村傳之其子拯卽明齋尹文正公也明齋門人有成南坪至善韓漁村永賓朴定齋泰輔尹一庵東源諸人此又靜庵牛溪之學系而至明齋分爲少論之黨派

李栗谷私淑朱子而倡學焉傳之金沙溪沙溪傳之宋尤庵尤庵傳之權遂庵遂庵傳之韓南塘南塘門人宋剛齋稚圭此栗谷之淵源而湖學之派其目爲老論

總論下

近世所謂儒學界畿湖則以湖洛之學分峙門戶而李友信（號文原）其子砥山敏行著庵俞漢雋宋來熙（字子七官祭酒）李采（華泉諡文敬）金達洙（守宗齋）任憲晦（鼓山）金洛鉉（溪雲諡文敬）尹致祖（檟樊）尹秉益（明潭）任穎西魯宋榮翰（明欽孫諡文敬）金直淳（亮行孫）及其子仁根（官至判尹諡文敬）宋厚淵（修齋）宋秉璿（淵齋諡文忠）趙秉悳（文敬公）李敏德朴性陽李象秀（文堂諡文簡）俞萬柱金博淵（雲皐）李直允閔致福李喬年金載海姜在健柳基一諸人或以抄選經筵官或以南臺蔭仕著稱亦有遺稿

總論中

退溪李文純公尊師考亭研究諸子爲百世之師宗而目擊乙巳諸賢之禍無意世途一事謙退唯以講明斯道爲己任實朝鮮儒學界之集大成也故其門弟甚盛如寒岡鄭文穆月川趙文敬鶴峯金文忠西厓柳文忠高峯奇文憲諸公皆傳道受業蔚爲一世儒賢寒岡傳之于眉叟許文正公西厓傳之于愚伏鄭文莊公旅軒張文康公私淑退溪與寒岡並爲一世之師表旅軒傳之于金鶴沙應祖趙澗松任道柳修庵袗鄭守庵四震諸公皆以儒術著嶺南自鄭圃隱始吉冶隱金江湖金佔畢金寒暄鄭一蠹李晦齋李退溪鄭寒岡張旅軒鄭愚伏諸賢輩出以道學相傳圃隱首倡之爲儒學之宗至退溪而尤闡明焉爲百世師範自是厥後嶺南儒賢皆其淵源也

宣廟初元栗谷李文成公起自關東溯究朱子之學而講明斯道私淑靜庵而有挽回世道之志不幸値艱虞之際中道而歿同時與牛溪成文簡公同德同志爲世師範栗谷傳之于沙溪金文元公重峯趙文烈公沙溪傳之于其子愼獨齋文敬公及尤庵宋文正公同春宋文正公愼齋克世家學沙溪歿尤庵同春事之以師又嘗與鄭守夢曄師成牛溪愼齋之門尹美村俞市南最著守夢之門申東淮翊聖李白洲明漢羅鷗浦萬甲諸公以文章稱尤庵同春當孝宗朝尊寵登庸期望甚重而尤庵亦自任以尊華攘夷之責及孝廟昇遐以邦事被竄而歿先是尤庵之門有尹明齋爲高弟後以其父美村尹文敬公墓文事遂貳於尤庵此老少論黨派分裂之所由始也遂庵權文純公學于尤庵純實篤行敎授于黃江其門人

據此篤儒術三字則儒敎之倡實自箕聖而始矣大易之象謂之箕子之明夷者不亦信乎歷千餘年而至于新羅之代崇奉神釋儒化未明中葉以後建國學尙經術稍々知尊孔氏之敎如薛弘儒任强首崔文昌諸公皆以儒學名多雜乎文詞禪釋之間謂之醇乎儒者則未也

高麗之興亦以佛敎爲宗間或有文章經術之士羽翼斯文有如海州之崔文憲公興州之安文成公上黨之白頤齋丹陽之禹易東安東之權菊軒靈山之辛德齋及益齋李文忠諸公當異敎橫流之際獨以文學儒術擅謂之眞正醇儒則恐未敢知也雖然高麗之代適與宋氏濂洛閩時相値故麗季諸賢稍々傳染於宋儒之學派而由來朝鮮之學術於是乎始變化矣

圃隱鄭先生講究程朱之書首倡性理之學自是吉冶隱親炙於圃隱之門傳承其道不幸値革命之世圃隱以身殉國任綱常之責冶隱終老金烏之下堅守志節兩賢皆把道而不得行于世而以其學傳之江湖金司藝江湖傳之于其子佔畢齋佔畢其門人甚衆唯寒暄金文敬公一蠹鄭文獻公以道學傳其他金濯纓俞雷溪諸公以文章傳金寒暄傳之于靜庵趙文正公實圃隱之嫡派也靜庵當中宗時以格致誠正之學有堯舜君民之志而金冲庵淨金老泉湜羽翼之將丕變風俗挽回世道己卯之禍忠良並戮士氣消沮人以理學爲諱仁廟嗣服黨禁始弛而晦齋李文元公修學於嶺南河西金文靖公倡學於湖南斯道復明仁廟遽崩明宗初元復有乙巳之禍斯文之厄極矣

不煩敎督而藝業夙成且善於書帖筆法高妙癸酉中生員丙子登文科歷槐院正字成均博士典籍正言掌令丙申特除弘文舘侍讀後陞通政卒年七十二公甞學于立齋宋文獻之門講先世淵源專心爲己之學常誦張子西銘同胞與物之義語門徒曰人之心即天之心擴而充之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門徒相與作芝蘭契每歲端陽節復陽月大設講會屛障奉揭孔孟程朱四夫子像拜揖禮畢執經問難仍行鄕飮酒禮公以朱顔皓首肩背竦直美髭髯好風儀升降周旋動容中規觀者莫不洒然也性雖嗜酒不過三杯絶吸烟草甞抄選家禮增解爲二編刊行于世所著文集十餘卷藏于家享于永興鄕賢祠公之子冕謙字服汝孝學粲備甞學于淵齋宋文忠秉璿門下年三十八而歿淵齋題其墓曰晦齋

朝鮮儒敎之興實自鄭圃隱先生始闡明性理之學爲吾東儒敎之宗然是宋儒程朱氏之學派也若夫堯舜禹湯傳授之學肇自箕聖明夷之敎化雖未畫闢鴻荒文明之敎其來久矣文獻無徵洪範八政之治規條理無從考稽然以支那史攷之

按范曄後漢書曰箕子遭衰世之運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柔謹爲風道義存焉省簡敎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涵虛子亦曰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而往焉既至朝鮮敎以詩書使其知中國禮樂之制父子君親之道五常之禮敎以八條崇信義篤儒術醸成中國之風敎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

總 論上

姦昭代經世文編無此高深籌畫

公任關西觀察時家人念公家貧爲後日地潛謀以俸餘買田一區數十結地及還朝有鄕人來謁公曰生近買一庄土聞爲公家所先買云果然否公曰無是也招問家人對曰有之命持田券來出示其人驚曰果是實券生之所買即僞券也公曰然則僞券無用持此實券去其人固辭不敢受家人曰彼自見欺當徵於盜賣何爲出給先買之實券乎公怒叱曰朝廷大官豈可與細民爭利乎仍歎曰士大夫壞損名節皆由於此輩之小忠也其人僕々泣謝而去

朱棐字可誠號閑山仁祖癸未生本新安人晦庵文公支孫潛以宋朝翰林義不爲胡元臣僕與門下七學士始出朝鮮至其孫悅仕高麗元宗官至平章事謚文節公後孫仁爲李朝開國功臣工曹典書封安川君即公九世祖也世居咸興父式孟號守分堂官至叅奉兄棨號雪峯文科官止府使弟檠號齊天軒官止叅奉從子美谷處正中進士德谷宅正文科官止正郞謙々堂炯正官止都事世所謂關北朱氏三世七賢者也母韓氏亦以烈婦旌閭公才器夙成氣宇豪邁諸子百家書無不貫穿就正于尤庵同春門下兩公皆許以北學豪傑及歸同春書贈吾道北矣四字尤庵書贈送二朱君序（其一即其族聽天窩南老）閔老峯鼎重爲北伯時以學行薦于朝除濬源殿叅奉不就隱居于永興間峯之上因自號閒山當時名儒碩士多出其門公深於易學著周易演義及文集等行于世享鄕賢祠

朱明相字子明號可室棐之五世孫憲宗己亥生穎慧邁倫悟解出類年幾就傅文理驟達

年之交乙酉夏翼宗以世子陪從景祐宮步出後苑門來臨公家公家時在桂山之阿即燕岩舊宅也私室之鶴駕親臨曠古罕有命讀書寫字大加獎詡夜漏報三鼓乃罷戊午春命進燕岩集且敎曰爾必有著述其畢進無隱乃進所著尙書圖說八十部四百有八十目春宮賜筆墨摺扇敎曰熟覽所著可見當於文述爾其撰述祖宗盛德可爲模範者以進也於是採列朝故實進鳳韶餘響一百首是時聲名藉甚人皆謂朝夕登第而庚寅鶴駕上賓自是廢擧以書史自娛憲宗戊申登第拜司諫院正言出爲龍崗縣令扶安縣監哲宗辛亥除修撰憲宗附太廟公獻眞宗當祧議大臣不能絀甲寅特受同副承旨谷山府使熱河府使大司成壬戌嶺南民撓大起出爲按覈使入爲吏曹參議甲子特陞嘉善兵曹參判都承旨弘文提學二年之內歷敭華顯丙寅出爲平安觀察使七月洋船入大同江滋擾擱淺被燒美國水師總兵管移文詰問公移咨于淸國禮部辨明其時事狀公以西陲沿海障戍虛疎議置東津僉使及置厚昌慈城二郡以處流民己巳拜刑曹判書弘文舘大提學右議政丙子卒年七十謚文翼

公年二十二治三禮始自儀禮以爲昔人稱儀禮難讀者以經文簡古參互以見也乃爲儀註凡互文相畧者以儀註係之經文下而附以案說名曰審定儀禮修解士冠士昏鄕飮鄕射皆以綿蕝習之著爲凡例古者士之盛服有三玄端皮弁爵弁是也除冕服之外惟玄端深衣其用最廣故著有居家雜服深衣廣義所製儀器曰平渾儀曰地勢儀其說俱載集中淵齋尹公著闢衛新編公有題評十三段燕中諸文士爭相傳翫評之曰周孔日月下燭神

義縣令壬戌對三政策居優屢經金浦咸平淸風江陵諸郡守以治最聞乙亥入爲桂坊𧪚封坡光君官至正憲工曹判書歷進士回榜丙戌卒年八十二

公偉幹豐髯風度儼然自韋布有公輔望孝悌本乎天性親病裂指灌血及袒括水漿不入口者屢日倚廬三年日必上墓號僻之哀感動隣里常函奉復衣置枕頭日客館三皐魂靈若無依蹄此吾沒生恨也昔聞同樞韓公以先夫人遺衣常枕藉底及殁殉于棺先輩平行可法也

公聰明過人淹貫百家至於兵農律曆儀物圖象靡不精究博涉而專力經傳尤邃於禮所著有禮記思問錄二卷邦禮攷證二卷尙書圖傳辨解八卷四書疑義答問隨錄一卷禮覽名義攷二卷喪禮分類二卷曾子正文附註二卷讀易居安錄古史編彙八卷乙巳消夏錄三十卷國家同休表六卷及律曆疑難游史小箋文集等諸書

嘗論心性之學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未有無氣之理性即理心是氣性有本然氣質心亦有本然氣質自其極本窮原而言之故謂之性純善自其虛靈不昧而言之故謂之心本善自其心統性情而言之則兼理氣而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湛一虛明其心之本然乎

朴瓛齋珪壽字桓卿號桓齋桓圭之桓古文從玉從獻故中歲字號以瓛行燕岩趾源孫純祖丁卯生幼而端方聰穎風彩峻整七歲讀論語書鉛槧曰孝子可以爲臣又曰君子可敬而不可侮小人可侮而不可敬燕岩公見之嬉笑曰法言文中子不如也自是文理透悟日誦千言十四五文詞大進北海趙文簡鍾永見公詩於他座即日來訪論經術事業遂訂忘

爲非法一粒不加取巡部之行路遇民訴必御轎而聽撫諭惻怛到邑或値深夜簿牒旁午剖判如響無一漏誤民懷吏憚不罰而嚴辛卯以正使赴燕還拜大提學甲午拜吏曹判書振拔淹滯人謂百年內所創有已而特拜左議政壬寅卒謚文簡

公之文章以近世宗匠弟沆遂吉周海居顯周並有文名平生所著述甚富有讀易雜記春秋備考尙書補傳六卷載記志疑四卷續史畧翼箋二十一卷東史世家四卷三漢名臣錄三十二卷元史略明史論並續二卷擬古詩集鶴岡散筆四卷洪氏家言二卷讀書錄四卷大東文雋聚藝會粹四卷訂老二卷諸子精言七卷明文選二十卷及文集等諸書

金臺山邁淳字德叟安東人三淵昌翕玄孫英祖丙申生正祖乙卯登文科歷檢閱舍人選抄啓文臣官至參判以文章德行著名一世有文集二十卷及朱子大全箚問標補二十四卷行于世太王朝族孫炳學以公有斯文扶翼之功奏請贈上卿謚文清

尹宗儀字士淵號淵齋坡平人忠毅公任之後純祖乙丑生幼不好弄凝重如成人四歲母夫人命取散錢公用折枝貫以進問何不手給對曰陋矣恐汚吾手也淸嬴善病長者不欲督學六歲曾大母金氏於膝上口授千字文唐人詩脫口成誦一日大雪皎然作詩曰山中梅花發岩上白雪幼鋪讀孟子書旣卒業王考命背誦朝炊未熟而竟七篇無一字錯年纔九歲嘗負笈山寺見寺壁塗朱子書亟令去之其幼度天成如此王考以小學治家諸子孫督過甚嚴獨稱公曰不煩吾教誨者十八中生員哲宗壬子仕爲西部都事有檢獄詞連宦寺即日推訊內侍府訴于上將以擅治論罪公引大典以辨之事遂已丙辰由孝陵令出爲文

柳尋春字衆元號江皐豐山人西厓成龍七代孫修岩袗五代孫以學行薦授翊賛不仕卒有文集數十卷子厚祚號洛坡官至左議政厚祚子疇睦號溪堂亦以儒學名

許傳字而老號性齋陽川人黃下廬門人文科官至輔國吏曹判書年八十餘卒謚文憲有文集四十卷爲經筵官上哲命編哲廟壬戌對三政策居優

宋來熙字子七恩津人憲宗戊戌抄選官々至賛善

李中洲直輔字維宗延安人海朝孫八歲賦詩云明月出滄海清光萬里來及長從渼湖金元行止庵金亮行學甲辰除監役不就擢拜掌令丁巳以元子就學拜右諭善純祖即位拜吏曹判書與宋啓榦金直淳俱被儒選卒謚文敬

李襟溪鳳秀字子岡延安人始源子從學于族祖中洲公直輔與老洲吳熙常頴西任魯游乙丑中生員壬申拜洗馬又拜判官及掌樂院正皆不就

正純以來有以文章經術而著稱者有畧干人如左

洪淵泉奭周字成伯豐山人孝安公樂性孫英朝甲午生正朝己卯文科歷檢閱時引咎辭職因陳勸與學親正士之要又言壯勇營旣罷命以錢穀屬內帑非王者無私藏之義請令廟堂從長分屬要以便民足食爲主上特令大臣採用其言直拜提學疏陳八條戒曰講學以正心遏欲以養德遠諛佞以親賢士愼命令以重王言勸咨訪以講治道儲人才以備任使振紀綱以肅朝廷節財用以重民命乙亥拜忠淸監司時經大歉民不聊生公疏請得加劃田數千餘結又請軍布從便代俸以賑賙之還穀之加分取耗者襲謬作營廩久矣公以

後生諄々以實地敎子孫毋敢侈靡踰分爲支子割土爲置祧廟祭田取宗族之孤貧不自振者遵授而成就之純祖壬午卒年六十七

公惠子字肅心號小安齋正祖癸卯生亦服習庭訓自幼絶外馳攻苦爲學不至不措間習功令爲悅親地及失怙恃遂廢擧專意本源窮硏詩書夜輒默誦不算幾千萬遍嘗謂儒者法門主於實地上吾以毋自欺三字欲爲持守之資而患不能受用也老益勉孜求之意雌黃之評不設於心口寡慾恬靜表裡無間望之知爲耆人拂士其爲己有如是矣無筮仕爲監役哲宗庚戌卒年六十八

權相一字台仲安東人號淸臺晩年愛尙州之弄淸臺山水仍自號焉肅朝己未生幼聰穎端秀弱冠輯古人讀書治己之訓名曰學知錄早夜孜々慨然有求道之志庚寅中文科選槐院丁未知萬頃縣明年亂起先是閭里訛言邊山有賊至公密書觀察府俾常之修城池鍊兵爲固守計監司考最曰讀書治民政成學進辛未拜靈岩郡守掌令旣陳正名分擇守令修學校科擧之廢黨論之禍等累數千言玉堂啓請同叅講席乙卯爲蔚山府使丙寅除同副承旨連拜大諫吏曹叅議副提學兵叅判知中樞乙卯卒年八十一謚僖靖公所著有初學指南觀書錄昭代備考歷代史抄家範及遺集等諸書

李萬運字元春號默軒廣州人歸岩元禎五代孫鶴山金聖鐸外孫英祖丙辰生正祖丁酉文科官止持平以博學通儒見稱於世凡天文曆算地理名物無不通曉被忌於當路位不顯歿於林下有遺集數十卷

曰幾虛度一生癸亥中進士官至監察丁亥歿年五十五

許暖字元翊號菊隱本金海人竹庵景胤后英祖己巳生庚午中進士純廟丁丑歿年六十九賦性慈諒持己莊嚴平日手不近錢幣曰財猶膩也近之則汚人雖病苦之中未嘗對天偃臥人服其持敬之工子倜字德明號恒齋正祖壬寅生純祖甲戌中進士乙未歿師事柳江皐尋春講論證質深加推詡見道有餓莩雇人掩骼曰彼亦同胞也晚年搆五養亭卽養心養性養情養病養閑也有遺稿略干卷

金一庵相日字子山初名相彥又號聾叟光山人沙溪之后英祖丙子生九歲受業于祖己略解文義時値積雪獨登北皐終日翫景其祖雖責之而徵許其志也十六携論語上山寺潛心玩究慨然有志於爲己之學歎曰若不知此便不成人旣長雖出入公車所樂不存焉復取心經近思錄等書翫味潛繹殆忘寢食歲戊申築一庵于九老洞爲靜居講道之所作釋名曰動法天之日行名余曰日靜法地之山立字余曰山統陰而陰陽爲一號余曰一以一字符爲持敬存心之方有記銘諸篇遂取聖賢書及性理等篇採其要義隨得隨錄間付己意爲聞見錄盖公之學雖有擩染於家庭敎厚之資篤實之工苦心而自得者爲多今其成書並編於平日所著詩文合而名之曰聾叟一得者若干卷公志業之所存造詣之所及覽此書庶可以知矣公平居早起盥漱靜對經籍意到則引觴微醺朗讀一遍性好山水窮冠遊金剛又遊大菅刻十大字於大乘石泉之間爲寓趣盤旋之所暇日輒携笻獨往詠詩遣懷一切世間浮華之習不經於心目平生雖簡默寡言笑對人和氣藹然各盡其歡訓誨

經學又星曆筭數叅同契易學外家諸書無不通曉有遺集四卷

黃胤錫字永叟號頤齋又越松外史醉隱世基孫正祖時以儒學稱嘗受業於渼湖金元行之門以易象樂律字義筭術之類所著述多至數十種皆前人所未發又有性理解釋群經講義剳錄深衣會通新制婦人繪頭制度斛石說錢貨輕重說華音方言字義解字母辨國朝喪禮補篇後說等遺稿凡二十六卷行于世

金相㝢字而洽號松窩慶州人慶福六代孫英祖壬子生丙申以學行薦授智陵別禁官至主簿純祖丙寅年七十五以北道人主倡經學振起文運實自公始也云有遺集四卷

林宗七字來卿號屯塢吉州人正祖辛丑生關北經學自李松巖載亨李龜巖元培始傳于屯塢公憲宗時以學行薦授叅奉主簿皆不就後以其子翊晉貴恩陞通政哲宗戊午歿年七十八有遺集十一卷

尹大淳字子輝號活水翁本坡平人世居關北節制使汝莘六世孫正祖己亥生憲宗丙申薦授智陵叅奉官至僉中樞太王乙丑歿年七十八以文學篤行稱有遺集四卷

金樂澧字績汝號三樂齋義城人世居龍岡郡僉知城子生稟異質穎悟殊絕七歲通小學兼筆藝及長受業于金三山履安學有淵源純祖甲戌中生員乙亥擢文科壯元官至兵曹叅議癸未賦歸田園明年特授敎寧都正辭不復出時年未强仕監司金敎根歎曰金某進退得中孝悌尤植

朴命璧字季立號習齋寧海人新羅寧海伯堤上之后從師于老洲吳熙常之門一變舊見

易禮古今禮說及易總啓蒙等書常隨身而專治旣冠已成巨儒遠近聞風坌集邑宰薦公曰才高行美學邃啓蒙時公年纔踰弱冠辛未贄見于尹屛溪之門乙酉中生員正祖乙卯特付軍御命道臣敦遣仍命上公所著寰瀛志時公年六十九丙辰以繕工監副奉事膺命詣闕上萬言封事特除玉果縣監乘馹赴任痛除邑瘼修繕公廨以病辭戊午卒年七十二公夙抱經濟之志嘗迷八域山川土地饒瘠政廢民俗遠近險夷罔不博考潛究瞭如指掌名之曰政弦新譜隨陳矯捄之方著分賦節目嘗抄經傳中格言至論名曰古琴所著又有禮說經書條對讀書箚錄詩䟽傳記序說合雜著文集等百餘卷嘗歎曰若有後世子雲亦當朝暮余於千載之下其所自期可見也

正祖嘗諭筵臣曰魏伯珪以白首固窮之士書進所蘊首尾累千言縱橫博洽有足嘉尙重臣臺臣相繼攻之何以勸草野之士而來疎遠之言乎予甚不取

洪梅山曰湖南之學由河西高峯而至于遜齋木山公又殿兩賢而作以經綸才猷蔚有範圍洵需世之才有用之學而晚暮遭逢罔究厥施惜哉公嘗居桂巷山中故學者稱桂巷先生

南龍萬字鵬路號活山英陽人肅宗己丑生英祖丙子中生員正宗戊戌以學行薦授禧陵叅奉不仕甲辰歿年七十六公經學文行爲一鄉所宗尤深經濟學有遺集八卷及隨錄等書其子景禾景羲亦以問學文稱

南基萬字伯溫號默山英陽人英祖庚戌生甲午中大小科正祖丙辰歿年六十七公深於

之主宰氣者理之所乘原氣之所以生則雖固有理而論理之所立則亦必在氣有先後而實無先後有離合而實無離合一而二二而一也論人物性則主理同氣異曰氣質非直人物不同人人各不同本然非徒人々皆同物亦與人無異此所以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也論心體則曰心氣也者對性之稱氣之精爽不囿氣質方寸中理亦善氣亦善於此下惡字不得若云本心有惡則所謂復初者只復其惡而已焉用學爲

魏存齋伯珪字子華湖南長興人太保繼廷之後英祖丁未生三歲知讀書方夏屛處習跪坐每鄕儺及倡妓雜戲少長奔波而獨若無覩與幼弟遊戲弟匍匐將下堂勢必墜傷卽曳稍束梯以下之長者奇之曰四歲兒乃爾可量異日經綸也六歲讀小學乍閱諺解便曉三聲轉注反切之法見隣人子母弟兄相閱者即書不善非人不孝非人子九字於紙佩之八歲讀大學便解禔躬昧爽必盥輒記某日失某言誤某事以自警長老指灯命題對曰照物不欺暗丹心見本明九歲登天冠山作詩云發跡天冠寺梯空上春昊俯觀人間世塵埃三萬里其志氣超越如此手摸夫子像揭壁而拜並寫顏曾思孟于紙榜讀書其下作座右銘曰古之仁也愛今之仁也巧令古之義也宜今之義也剛戾古之禮也敬今之禮也飾僞古之智也知今之智也詐譎又云與其視人寧自視與其聽人寧自聽嘗與同學者述詩書志皆志於榮達而公獨云讀書學聖人立身顯父母若遇風塵世採々煙霞歌紫芝勔經研理不得不措朞三百註先後說纔閱己能領悟稍長博涉諸家天文地理律曆卜筮兵韜筭數之類罔不蒐羅至百工技藝皆目擊心解手造璣衡度數不左而不欲以一藝成名致力於

年七十朴近齋曰內外本末有用之學分析王覇亦識時務陶庵許以操戈入室渼湖贊以十駕難追李常窩敏輔云見理精純數百年所創有鹿門稱其見處卓然明透非吾所及其學說曰天命之性固當作本然而爲通天下一性之性朱子以各循各有釋之則各異之意亦在其中今以各異而云於道字不可下本然二字則惡在其率性之謂而性與道判然而爲二耶己之性人之性物之性謂之本然則同爲本然謂之氣質則同爲氣質夫牛耕馬馳不可謂同若曰是專指氣質之性則聖人捨其本然敎人以氣質之理何也洪梅山曰此則公獨造高明所以剖析性命之理也

宋穉圭字奇玉號剛齋尤庵六代孫英祖己卯生學于金過齋正默過齋命以剛字扁齋故因書剛果決烈四字揭壁自警戊午薦授英陵參奉不就庚申拜諮議兼經筵書官又不出及純廟嗣位始除戶曹郎持平掌令累下敦諭史官相守閱月四上章辭自是召命連下累陞至祭酒贊善吏工參判大憲左承旨刑曹判書並不出戊戌卒年八十諡文簡有遺稿公生于安東之九潭外家大耳脩準肥膚玉雪而雙眸烱然器度凝重溫潤精純其學以讀書窮理反躬實踐爲本自筮仕至上卿除名相續恩諭荐疊終始牢辭曰當今之世雖有孟子力量有難施措非直以不嫺世務自分适踈也指引後進亦出苦衷而不許執贄曰斯禮也有名而無實去其名而存其實而可也且云好名固學者之弊而今世亦難見好名之士信能好名則亦稍々檢押可矯頹俗也病世之學者未嘗求眞知實踐而全事口耳自湖洛之論岐貳彼此互爭甚則撑眉努眼便若仇敵故未曾容易說與嘗打破其論理氣曰理者氣

與群兒遊不戲狎談笑皆成文雖玩好在前若無睹也祖妣李夫人女士有文識常置懷中口授小學及古史公已會其大義夫人勸蠶績公爲作養蠶歌以悅之腔調自成家人傳誦年未及就傅文理驟達不煩敎授終日伊吾至忘寢食焉聰頴絶人一讀下數十行雖鉅篇開口便盡所讀雖經時長者有問卽對稍長益治古文高妙淵雅直透作者神髓好讀南華書或至千遍而以悖程子不觀莊列之意遂不復讀藝院諸公要見公著述公不出曰焉有士子而見文詞於時宰者乎癸巳發解時以科場殽亂朝廷使捕卒詗覆園公歎曰昔人有見棘籬而廢擧者況捕校乎遂折劵而歸遂廢功令曰吾今四十而求榮是與孟子不動心異矣且親不在誰爲榮乎況科擧事近街鬻士而有志則不肯赴是第一義也甲辰吳醇庵載純以公及沈霽軒定鎭薦壬子拜繕工監々役呈病遞癸丑金左相履素金右相熹聯劄薦付經筵官戊午付軍銜使之陪講公辭以疾有賜亦不受不欲以見職自居也上知終不可屈特命許解己未正月卒年六十六前歲忽誦康節六十六歲詩曰使吾却十年亦可少集事奈何天地間日無再中理蓋言讖也有文集數十卷

任雲湖靖周字穉恭鹿門聖周弟英祖丁未生壬午中進士壬辰拜敎官遷侍直書筵顧問恒屬於公々殫對如響於是經傳常講之外如井地學校貢擧及錢穀甲兵城池關防歷代之沿革得失如誦己言叩之則應上每傾心聽納亟加稱奬曰當今碩儒捨爾其誰其前所著宿預錄金密庵砥行每歎其三代後初有之文云乙巳移典牲主簿明年出監松禾縣爲當路所忌枳廢十餘年戊申叙復温陵令出監靑山縣以治最特加一資付西樞卿丙辰卒

秉執何可自我撓敗侍郞權公載大亦上疏被竄于荏子島其行且過門公以爲罪累之蹤不合相勞但以書問行李而已遠近門生有叫閽訟寃之議即貽書止之十二月上特命放釋辛酉十月卒八十五所著有讀書鎖語禮疑叢話家禮輯解學記章句常變通攷增補朱節彙要大學問太極圖解大山實記及文集三十七卷續集十七卷門人金輿洛撰行狀

與老洲吳熙常字士敬海州人大提學瑗孫英祖癸未生師事伯氏寧齋公允常反覆論辨不明不措庚申拜洗馬陞侍直呈狀丐免上許之移敎寧府叅奉副率屢侍胄筵因文獻規劃切條暢上每隔壁臨聽亟稱其學識爲甲戌選授黃海道都事抄選付經筵書筵官旋授持平兼進善執義辭不就癸未陞承旨叅議並懇辭翼宗代聽初政拜吏曹叅議旋拜贊善爲世孫傅卒年七十一謚文元

其論理氣說曰大要不出於一原分殊動靜體用數語夫一原者理之一而氣亦一也分殊者氣之分而理亦分也自一原而語其分殊則天地萬物俱屬分殊自分殊而語其一原則天地萬物各有一原一原者靜而體也從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分殊者動而用也而從其主宰觀之動亦靜也又曰今人只知於理下得本然字未知氣亦有本然本然處便是神也然理則一定而不移神則萬變而不測即其本然一原而看得不離即其萬變一定而看得不雜也然理與氣離則二雜則一故所謂不離不雜只是形容非一非二難形之妙則毋論主理與主氣亦必就不離而省不雜就不雜而看不離方見其互須相形之義也

朴近齋胤源字永叔潘南人英祖甲寅生生稟絕異肌膚淸瑩性又夙慧纔學語已解文字

天理其義有不容泯滅者而側聽數月未聞有推其義而啓告之者此臣之所未曉也今太
歲重回天道有斡轉之機遺民切感舊之懷其必因人心之所同然天理之不容已者然後
先世子大義可伸正廟之徽號可議也大義旣伸徽號旣上然後國家方無闕典而列聖在
天之靈可以悅豫於於昭陟降之庭矣或有以前日之所未遑而陳請於今日爲未安此則
有未必然者昔肅宗大王之復端宗位號也乃在數百年未遑之際以其事則還奉已安之
位次也以其序則昭穆尊卑之有礙也是以當時議臣多有難之者而肅廟斷然行之者以
天理人情之不可但已也況於今日上無位次尊卑之嫌而下有天理人情之不可遏者乎
或又謂宗統不可干也則列聖朝同昭穆共一位之位次可據非一臣愚以爲今雖行典禮
恐亦非有干於宗統也伏願殿下深燭此理更體正考至情亟擧未遑之典以快神人之情
焉疏入留中三日擧朝波洶大司諫朴來萬按章請配遂有關西祥原之命公聞命惶懍覲
戚知舊鎭日致問有以老境名節推之則公瞿然曰年踰致仕妄觸駭機終恐有打透未盡
處或以神明扶護好去速還爲別則曰千層浪裡能不畏却失守以爲朋友羞未可知也就
辭家廟爲文以告之待金吾吏到押發行送者累數百人面々叙別戒以飭身謹行無以老
夫事自沮孫淵博牽衣啼號拊項慰諭怡然就道至基本之水鐵橋夜半有呼炬喧鬧聲乃
金吾吏更持智島配命來者也一行皆無人色從容起坐整衣明燭徐問朝廷處分吏曰三
司方合啓請拿鞫大臣又聯箚請依允而聖批特以嶋置命下矣公曰法意更重尤所惶懍
明日回駕而南時嶺儒又治疏朝野洶々皆以爲禍將不測或請公貽書寢其議公曰萬人

明年夏旣葬而冠晉平公謂魯襄公曰十二歲歲星一周天道一終人君可以冠公於是冠此非天子諸侯不冠而即位乎諸僚猶不以爲然公以禮記爲證都令厲聲曰言不可以若是也公正色曰朝家行禮欲其出於至正政宜各陳所見若其斷然行之則豈疏賤之所敢知乎明日果行三加公病不參十九日呈辭遞歸朝紳有以因山前退歸爲未安者而行止之間度義已審非外言所可撓也

乙卯正月上親行酌獻禮于景慕宮又上世子徽號判書徐俊輔上疏請正宗大王尊號及景慕宮事而其言未露公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暮而終蔑報效且念我陽坡府君以己卯宮僚腔血未化以遺我後人今當是歲其端已發其可無言乎門生子弟言時義不可公皆不聽遂搆疏呈政院時李承旨源祚在泮以書難之且曰如不可已則疏中所引端廟復位事非今日證援不若換以德宗事遂不呈而還公曰以德宗爲證則是所生之恩重至寃之事輕而又自我啓私親追崇之端其可乎哉遂使家僮直呈其畧曰伏念我正宗大王賁飾治道二十餘年文紹丕圖武綏洪基實維我東方堯舜之君而追上尊號尙不得以致臣子之情者此臣所以追念聖意不覺抑鬱徊徨者也於乎匹夫有屈猶必有伸以我先世子十四年代理之儲君遺臣民百世之憾而以正考篤孝深誠含哀茹痛四十年未克伸其至情者其志豈一日忘哉蓋亦有待於後也且以尊號言之聖人未嘗苟循乎一時必因時以制義蓋在當時人心壅而不洩未有以大慰孝思者此正考所以不許一字之有加獨享美名而徽意之所在實維在此至於今日始發於重臣章奏實聖人之所逆睹也雖人所爲即是

也至則榜諭多士嚴束參佐皆肅然奉行榜出一道翕然稱頌又與族祖大埜健休族叔好
古徽文諸公立門講之規行之十年頗有振作之効壬辰四月選入弘文館除校理上䟽辭
召命兼陳邑弊民隱九月又除校理行至丹陽聞已遞遂取路關東觀越中山水而歸十月
除修撰承召入京職已遞矣翌早遂發還癸巳除校理者再修撰者一皆以在外遞甲午二
月除司諫院獻納尋遞七月除副校理十月赴召入京上䟽辭不允時有冬雷之異公因再
辭兼陳遇災修省之方於是特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公以辭免之章反爲媒進之階冒昧承
當大礙廉防上䟽懇辭上不允仍命則爲牌招公以連章瀆撓還有標榜之嫌未若循例供
職少紓徽分而從容乞退未晚也遂出肅明日入參經筵上問文義諸臣以次陳達至公起
而對曰諸臣所陳已悉矣盖以言驟進之餘嫌於自衒也明日以司甕院副提調承批一日
停經筵公以爲無故停筵不可不啓稟都承旨權敦仁曰自不停止何可啓稟言其不然則
曰令公纔以言語陞擢而若又隨事論列人或不以希覬目之耶時又有雷異公以爲當啓
權曰至月雷無啓發之例公曰至月不啓非古也且今至日尙隔旬望耶權執不可公在直
一旬動遭掣肘歸計已决而適上候不豫難以言私十二日夜奄至大漸受香官出行山川
祈禱祝册以御諱代押而其辭則曰聖候違豫公曰既以御諱代押則非臣子所祈祝也曰
聖候違豫則非上所自禱之辭也且祈禱當在上疾惟幾而今亦後時國家百官備百物修
而倉卒之際謬誤乃至於此乎王世孫以成服日嗣位將行三加公言于都令曰世孫幼冲
恐不可因喪而冠諸僚皆曰人君焉有不冠而即位者乎公曰周成王年十三歲而武王崩

駭懼公略不動循例供億杖其騶從之干覔無厭沈猶禮遇甚勤於其去也公笑謂曰使行不但糾察守令之不法所帶騶從不可任其豪橫沈曰誠然歸即褒聞政治壬寅正月始遞付大司諫因辭疏兼陳恤民隱敦聖學之意行到畿外聞已遞經還不果上二月又除承旨八月除工曹叅議楚人潛模眞像立祠以祭之公聞之亟送人撤還之丙午入高山行鄉飮酒禮因與諸生講玉山講義己酉七月除大司諫癸丑五月因大臣筵對特陞嘉善六月除漢城左尹覃恩三世又除同義禁九月除副摠管十二月除兵曹叅判公歷事四朝恩遇有加又在化理之初而老疾纏綿無以效其涓埃乃竊附古人以言事君之義因辭疏陳勉其綱有三曰先事之戒爲治之本急先之務其目有十曰戒逸豫也戒貨財也戒諛佞也體天意也師聖王也勤學問也恤民隱也修軍政也恢公道也廣言路也因請大山先生建享以示崇儒重道之意凡十萬言遞職未果上

戊寅除司諫院正言行到聞喜以親病呈疏辭歸疏未達而朝廷以過限請拿處上命分揀九月遭叅判公憂時吏議公年八十餘公左右扶將抑哀忍痛終事稱其有無猝求棺材品甚劣公曰誠薄矣然不猶愈於久不成殯以傷親心乎公再從叔父壽靜公鼎文語人曰此君此事尤非人人所及也己卯四月遭吏議公喪公荐罹荼毒幾不自保甲申正月除司憲府持平丙戌二月除正言不就丁亥正月遭裵氏喪二月除侍講院文學以在制呈本府辛卯春拜湖南掌試都事既肅命即發京鄉知舊絕無敢干囑行過完營道伯禮意甚優且曰爲公揀一好叅試別給使役詗察非法盖朝議出於極選而監亦知司其恢公欲贊成其意

甲戌陞六品階乙亥除成均典籍趨肅十餘日呈辭還鄉時宗人柳鼎養當亞銓使人致意曰某家貧親老一麾便養吾且留念盖欲來見己也公以明日促裝南下時當薦歛重親奉養有菽水之憂周親百口皆告饑而無枉己求售之意公嘗言釋褐初遍謁諸先進莫不以前道期之而俛庵李公撝獨以讀書進學勿生躁念爲戒吾一生貧寒而猶不生僥冒希求之心者公一言之力爲多乙未三月趨赴山陵哭班卒事即歸九月除右副承旨旋遞付副護軍戊戌府伯金洙根辟公爲功曹語間金曰往歲令公之論三加也舉朝以己亥一邊疑之今見令公罔不爲乘時己甚之舉者也因與商論邑弊而釐正之民到于今懷其惠六月除司諫院大司諫己亥四月又除承旨十二月除楚山府使時遭淑夫人申氏喪公以年迫遲暮重以胖感不欲爲絕塞縻祿之行伯舅俛齋李公秉運貽書勸赴爲親之待以舉火者望其沾濡公僶勉就道時臺臣以銓官不公劾新除守令六七人公曰雖不及吾名豈可冒往乎即呈辭判堂爲之別白然後乃行氓俗貿々至或父子異居兄弟相訟以天性之愛禮讓之義爲之開曉其不率者刑以糾之擇士之稍有才行者輪番居業于校中有時親詣講座正其句讀曉其文義親寫白鹿洞規伊山院規俾日夕誦習頗有革舊之効訪問境內高年時節存遺有忠孝義烈特加褒奬有一獄囚死在原野無以分手犯與參證公爲之推所請理驗得其實一境稱快使相金蘭淳與公有政院之舊至是大加敬禮每有論報必依繳事至災結則所請之外不惜加給曰民受實惠惟楚邑爲然每以白首橡塞情事不堪請早爲歸計則輒爲之勉留曰吾非不知令公心事者其如楚之赤子何繡衣沈承澤入府一境

因欲笞其婢公止曰楚撻吾所不堪奈何施人自是不復與常賤兒遊温謹端慤不違長者之教東岩挈置左右嚴加操切

金川沙宗德與書曰此兒才質可期遠大今常置拘禁中使方舒之氣壅而不宣非導養之宜也初上學若遲鈍而能尋思推究未久才思逸發見解通敏朝授課使之最後曰先教鈍兒留汝以豁困悶己酉丁先夫人憂哀慕無異成人庇愛幼妹如恐有傷蘆崖公甚加矜愛携與寢處每見其淚漬枕席歎曰此兒至性是根天也癸丑授室于一善金氏婦兄正軒龔昊從弟一齋性昊俱有經行公與之有講磨之樂婦家饒甚公性不喜紛華亦不苟訾特自立確然嘗自甥舘發試行資送甚厚公不固辭至試所輒分與親知之窘乏者丙辰東岩公下世公自以家有大匠而未克卒受纓牖爲大痛恨稟于家庭奉書請教于南損齋漢朝請問爲學之要損翁教以直內勝私使是非利害之念默消於冥々之中公拜受而服膺焉自是函稟書質殆無虛月又嘗拜鄭立齋宗魯于愚山講論經旨有小塾在屋後公日寢處其中每晨與省重闈退對書案俯讀仰思殆忘寢食焉乙丑八月中右道東堂試十月出身公素恬於聲利特以重親期望僶勉隨而非其志也其在試闈意象安閒無異齋閤嘗以小雨既寫券不呈而出或以短於進取譏之損翁聞之曰安知此非進取之兆耶季祖生員公亦計偕入京公以筆墨進曰此有異徵生員公曰何不留爲爾用乎公曰老儒宜先年少非必準擬於今日也及發策條問同場或難其對公停己券而隨條解釋應試諸具逐一整理既出試門即發行宿于陽智族人家榜信追到喧鬧特甚公穆然不爲動丙寅例補承文正字

止親祀大院君爲非未知宣廟所親行者爲春秋正祭耶抑別有酌獻以伸情理耶若是正祭則上奉宗廟疑於比隆請止之言固自爲得若是別祭則有何不可而止之耶其爲無稽信如先正所評殿下所行得失亦決於此而已盖歲一再瞻拜私廟實出於五十而慕如是而已則孰不曰當然哉惟其至情所生徑情直致動駕無常則恐未當云々丙寅擢授吏曹判書袖箚請追奪趙秦耈柳鳳輝崔錫恒官爵上從之旋除右參贊左贊成兼世子貳師丁卯卒年六十八後贈領議政謚文敬上親製文致祭所著有讀書隨箚朱子往復彙編及文集等諸書

其論人心道心曰人之所以爲人者性與形而已矣以其爲人生所有之形故謂之人以其爲上帝降衷之性故謂之道既不可以此爲彼又不得以彼爲此二者之面貌既各不同而且有道心以爲知覺焉故見之於發用而形言如此若無此心而但惟性命形氣而已則其不能自做主張與彼在身之理氣一般何以人其所謂人而道其所謂道也哉退溪先生主於兩邊說下者固不害爲各溯其所從來矣而過於離析有如理發氣隨氣發理乘則語意終有未備且捨人道當然之目以替換四七故有栗谷先生之議所謂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則發藴理氣之情狀云

柳定齋致明字誠伯全州人正祖丁酉生于安東蘇湖之外氏第大山李公書賀于曾祖寺正公稱公骨相之異凡因爲之錫名幼端序已見先夫人有疾輒不離左右躬親鼎爐復常然後已一日與婢輩出遊遭侵褻而哭先夫人責之曰汝好與下賤遊取其侵辱不亦宜乎

秀以公聞癸亥又登繡薦除順陵叅奉不就丙寅止軒尹光顏行鄉飲禮於達城公爲賓介純祖甲戌除洗馬不赴壬寅特除造紙別提忠淸都事陞通政除樞衘衛將敦寧都正戊申卒年八十五所著有夕惕錄古易素溪會話錄居家常儀經書考異圖書衍義經說圖五子旨訣聖學指南自省錄時習錄法塾貽謨家塾雅言學的六禮大畧家禮後編朱門經說尼門旨談等諸書及遺稿二十餘卷

朴黎湖弼周字尙甫潘南人顯宗庚申生七歲始學書不待敎督自能勸勵文詞夙就從傍聽諺書野乘翻以文字手不停毫而辭理粲然人皆傳玩屛絶俗學專精向裏平生勸業山寺而强半在墳菴用寓風樹之慕丁酉冢宰宋文貞相琦薦于朝承諮議己亥除永平縣令旋持平英祖初別諭宣召選經筵官拜執義並上章辭戊午擢授同副承旨贊善戶曹叅議幷䟽辭壬戌特陞嘉善除刑曹叅判始就職入對有曰前判書李縡資質淸明休退多年用力學問訓誨後進如此者曷可以科目而輕之乎韓元震累年棄置恐亦非事宜上曰孟子臣視君冠讎之說似欠蘊藉故予有(缺)元震專攻予身可也上及高皇帝豈不妨於尊周之義乎公曰高皇帝事終是過當今以元震之語及而謂有害於尊周則聖敎恐過矣上曰元震創逸則予果非召卿而不用卿言是欲入而閉門也韓李兩人當快用之即命拜李縡講官韓元震亦復儒選公仍留䟽告退館學儒生上䟽請召還時正言趙重晦疏陳親祭私廟之失觸上怒擬置重辟仍閉閤不見臣僚公纔承都憲除命以不可拘常例不待下諭抗章極諫曰程子論濮王典禮云雖當專意大統豈得盡絶私恩文成公李珥亦以玉堂之請

自警以後屢發箴儆而終歸空言有事輒悔到此崎窮者亦未必非此病之爲祟也

李臨淵亮淵字晉叔廣平大君璵之後父商雲號泥軒亦有文行公八歲畫一圈圈中方方中書人字像三才意也及長識明性理之說淵泉洪奭周薦拜忠淸都事憲宗朝官至六曹叅判性嗜酒喜詩好遊名山水嘗擬傳奕靑山白雲人鄕里以山雲號之一日讀栗谷書恍然曰吾道在是乃以李延平草衣木食爲丁夫之要遂廢煖突不覆衾飢餟松葉口誦手抄雖疾病旅行不撤也族人瞿圃明淵曰人傑也與果齋成近默海隱姜必孝論難往復爲麗澤之友子寅昱字寬之號誠庵亦以學行聞

姜海隱必孝字仲順又號法隱晉州人通溪淮仲之後世居于太白山法田村英祖甲申生性於孝資質不凡自讀孝經小學已有不如此不成人之志及讀鄒書深感乎舜何人予何人一句慨然希慕之是聖人志學之年也嘗一入場屋既出歎曰此利慾場也即廢切令葉請專心爲己之學親旨許之乃往師尹素谷尹公贈以近思錄栗谷集二書因舉明齋所欲編靜退牛栗四賢要言爲近思續錄而未就者勉之以成書公受敎而歸有函筵問答四遊錄詠歸錄等書於是志學之志益堅奮勵曰天既賦我以仁義禮智之性父母生我以聰明男子之身聖賢詔我以經傳性理之訓苟安此暴棄則非徒得罪於聖賢乃所以得罪於父母于天也乃告天以自誓專用力於心近等書每日未明盥櫛衣冠整丌讀之終日夜必聽鷄乃寢理義所未明則思索以至達曙其窮理矻々如此嘗以足背骨高妨於跪坐携卅子跪石上以肄之久而後安闇室中亦未嘗傾倚有惰容己未正廟命薦通朱書人大臣李時

工夫也其於道殆因文而悟中歲以後斂華就實委身斯學用究大業不蘄以小譽見不慊以小行名其論性則曰以理之謂本然以氣之謂氣質一處而兩言之耳以理則人物皆同以氣則人物皆異說者於本然氣質之間又占分殊之本然而謂人物之不同則謬矣論心則曰心與氣質俱是一氣而心是氣中之精爽能爲天理之主宰故心之本體聖凡一也近世所謂淸虛靈濁虛靈從發處說云々其發爲文章峻潔宏肆自成一家言擬倫於古作者而無愧爲晩年著述脫去沿襲之陋根據理義南文淸公有容嘗曰理辭與法咸具譬如禮筵饗賓秩然有序而遊塵不起公又嘗師事渼湖金公元行金公愛重殊絕每進見必設席曰是解榻之意也及歿公白巾環絰居於外寢而後除三山齋金公履安贊公曰朱紘之直玉壺之淸嬰兒之孝處女之貞醇庵吳文靖公載純序公遺集曰志潔而氣銳潔故物累無所入銳故其甚專其學博而醇溯究天人之本性命之原且以躬踐而明辨中洲李文敬直輔曰公可謂識持敬之道者也老洲吳文元公曰晩年成德文章彬々可謂一世之醇儒所著有易解及遺集六卷餘見上成果齋近默字聖思昌寧人正祖甲辰生縣令鼎柱子牛溪先生渾後受業于姜海隱必孝之門純祖甲子中進士壬申仕爲北部都事歷典府郡憲宗戊戌抄選爲經筵官官止刑曹參議壬子歿年六十九後贈吏判謚文敬有遺集八卷
所著有小學齋規家訓雜錄孝經附傳日月錄無忝錄等諸書其言曰修身先驗諸家家人無可疵議吾身然後可以齊也家人心服而外人不服者未之有也修身非別件事只以心無所愧人無可毁爲要切着力處則可謂君子也又曰心弱氣經量狹智淺八字卽吾病痛

又嫌其太畧而復請之汝心時適與學徒講于山寺而稚章書至學徒皆言其不可改草則汝心笑曰豈嫌其學術差殊而沒其善乎時知友多有言不宜作文者汝心書問于余余答曰只以金栁所道者述之微意攸存可想也聞汝心之東行訪稚章稚章大言其師心學之妙汝心乃頗辨明之則稚章忿然至泣下汝心默然不終其說云

沈霽軒定鎭字一之靑松人英祖乙巳生年十七往拜黎湖朴文敬公問爲學旨訣癸酉中司馬戊寅除寧陵叅奉甲午薦拜副率正廟時在貳極亟稱經學高明曰講說甚精好或使越次持被侍講三年諸僚莫敢望焉丙申陞中部都事遷戶曹佐郞拜懷德縣監縣多巨閥士夫奴屬例不得簽丁以故軍額盡虛公慨然諭戒一併充役羅政亦爲癏瘼公不煩苛督而輸納如期屬歲大侵以非尤甚不許公賑公力請于巡使得若干穀捐廩私賑又數爲飯羹饋之如是數月饑民獲蘇巡使勸稍費爲家計公正色曰上官亦出此言耶縣有同春先生所行鄕約乃抄節修潤設善惡籍善者設宴而勸之惡者罰之由是風俗敦厚獄訟簡省有獄囚當死公察其寃竟放之治最一路氷蘗自持一毫不取故去官之日已無食焉癸卯復拜松禾縣監敎曰其是雖儒也今且往予將召之爲治一如懷德殺人在囚者逸百日不得捕法當罷上命屢寬其限又俾討捕營捕之而因竟不得王府讞徒配上曰此即桂坊舊僚將收用止罷職尋敍拜司禦陞通政階兼五衞將丙午卒年六十二公有淸高絶俗之姿於貨財名利超然如蛻食止充飢衣取蔽體居室僅蔽風雨器用几案但取苟完不問家人產業任其自然而已故其於嗜欲不待用力而自無也惟自云少時多怒故平生矯揉極費

之日乎」故不即斥還而洪生之文非哀誄也即罵世之文也此昔人所謂其父報仇其子必且行刦者歟古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酣酒者今其詬罵之習甚於酗酒何也使華西而有知亦必甚惡之矣或云錦儒之攻華者已甚致其徒憤激至此金洪文中曰錦恠曰錦浪是已此則尤可恠也雖對錦儒相戟手之際士子口氣不合如是乃於祭他友之文而借題洩憤其可乎不可乎大抵其所謂論心之說雖或軼程朱而上之其於敎廸後學只宜入者不拒出者不追而已其有與異見而至於相攻者姑勿與之辨而尊所聞所行知可也而不入者期欲援之異見者加以肆罵過矣先輩湖洛學之爭辨未聞其若是甚也特以汝心明於性理之學也故於其生前而期欲援入於其身後而借題洩憤不覺其誣人歟始也受誄於其師之文也已包藏此意歟今其遺稿在焉曷嘗有從華西之學之說乎洪生乃稚章之高弟也而以此文觀之柴棘其口鱗甲其腹恐非善讀書者也讀書種子洵可貴也而乃若是嗟乎惜哉或謂汝心之有此誄竟致此紛紜無或爲過歟余曰然君子之過常失於厚汝心有知嘗受以爲過也無疑而尤有以見其仁也何過之有然卒爛漫於華西學云爾則誣人於身後也此不容不辨也

按李華西家在永平而創爲明德心理之說傳之于金重庵柳省齋諸公所謂心說正案是也金重庵柳省齋加平楊根之人也俞鳳捿洪梅山徐絅堂尹丈藕諸公家在京城而絅堂即鳳捿門人也以明德心理之說有所論辨其後金重庵洪在龜兩氏祭絅堂文中太露稜角故丈藕所以辨之如右也丈藕自註曰華西歿稚章請汝心爲文以誄其師既

者是乃成貞疾故我華翁爲世所綱此心同然曰理曰義本之孟氏而受厚毁公原其指尊仰無斁易簡之善旣象厥德道德之文私擬厥謚君子定論異彼仁智不由公明其孰與此

其文中公原其指一句語意殊汨淪不明原字是原恕之義歟原究之義歟概是卒瀾漫於其學之義也不殆於誣乎哉盖祭人之文爲洩哀也爲稱其人之德美也而今此文舖張其師門之學求質於九原之人不亦異乎此果爲哀汝心而文之乎爲伸其師說而文之乎此已大有逕庭而翌年春稚章之徒洪在龜者又使人爲祭文畧曰

伊昔華翁明人道而排禽獸兮口燥唇焦乎霜氷之將映夫何知德之希兮謷謷起乎京闔外達鄉紳吹覓成風有如鴟梟之誣鳳蝘蜓之嘲龍公如剝三之應陽兮謂夫節惠之宜文云又曰錦浪隨以翻空兮指夫子賊眩乎金鐵過宿嘉陵相竭兩端兮擘否否而卒唯云々

以華翁之排禽獸兮一句爲一篇綱領而終之以始否卒唯是皆稚章之所不道也不止乎誣已矣

金稚章之祭文初宜不受而喪人兄弟（絅堂子相鳳相鶴）亦皆溫厚又有所嘗受訓於其先人也（喪人言昔日嘗以華門明德說敢擬論辨矣先人嚴責曰不知方而先言明德理氣之辨奚可哉又曰某友篤行汝曹百不及一而遽欲辨毁豈公心乎方今讀書種子垂絕之時某承華西純篤之緖大開門戶後生當慕嚮之可也庸詎指瑕况講明不已豈無歸一

京嘉兩派分裂

尹丈藕致珊題金洪祭綱堂文後曰性理之學至程朱而大明然生并洛閩固己有背馳者而嗣後紛然爲新奇之說者迄于今半天下也至若我邦從圃隱以下談性理者一遵程朱而無歧異或有異說而旋起旋熄一何其純也忽於近古有人物同異之論卽湖洛學是已問其學則皆宗程朱聞其論則不翅燕越己斯文之不幸而近又有心尊主理之論卽華西之學是已諸學者譁然攻之則其徒亦曰吾所宗者程朱也反攻之者又甚於湖洛爭辨者噫重可歎也亡友徐汝心明於性理之學者也其恒言曰夫湖學暨華西學特因說經太深所見差殊耳與力排程朱創說新奇者抑有殊焉且先我明辨之者多矣我則尊吾所聞行吾所知而已何用架說爲況華西吾知其爲君子人也胡可并其善行而不韙之歟使南塘今日在者將以其學而慢侮乎哉但不從其學斯可矣金稚章華西高弟而邃學危行人也汝心與之爲道義交甚相敬重而其參對與書牘未嘗語及於心學也華西歿稚章請汝心爲文以贊其師既又嫌其太畧而復請之汝心仁厚人也樂道人之善者也不忍却之復撰次之頗詳其序頭辭云々纔言金稚章柳稚程書來曰云々而最之爲贊辭其曰簡易曰文柔而備曰宜諡爲文罔極贊其德而則曰非余敢贊兮知德者云所謂知德者卽指金柳也其意若曰此乃金柳所所云也非余之贊辭也蓋不沒人之善而筆法亦寓焉凡華門讀此贊者庶皆知之矣此是戊辰年間也庚辰春汝心沒是秋稚章遣人持文祭之畧曰

錦恠初聘疑我吸々卒究源委匪嗔伊褒抑公所存大過時賢人各師友易黨易偏滔々

設八條之敎可謂大順人情哉嘗著井田論以見志及出宰愛民出於至誠有不獲其者所若己致之也必濟之而後已爲政專尙養民以勸農桑爲先務亦勤於興學校明敎化選境內聰俊子弟授大學春行養老禮秋行鄕飮酒禮視吏民如家人父子廉公字惠務存大體自奉常衣四升布夏則炊麥爲飯如農家吏民化之丁丑新經大飢至夏而轉益皇々粟十斛輸川永春分遺諸宗戚故舊計口升斗家無所餘所戲屋一間湫隘難堪而日與朋友講討其中終日咿唔不以爲倦賓客亦不知其廚不烟者已過數日嘗脫新製衣予人家人曰將人人而如是濟乎曰人々而得如是吾心可快未及解紱而歿知舊出力賻助而後始易喪嘗治古文詞甚工議論傳經義體製法兩漢簡勁追孟韓道理得之程朱文章自成一家至簡而遠至朴而文好以尋常言語爲文曰尋常言語至理存焉所以爲至文皆其自得之妙也於物汨然無所嗜惟喜觀佳山水足跡殆遍域中嘗曰名山在百里地而不往賞賢師友在百里地而不從遊其人不足觀也東遊龍門南遊華陽俗離踰嶺觀金烏山三遊楓岳四郡此亦可見其高世出塵之想矣

其問仁說曰仁者不毁人智者不譽人仁者愛人智者知人仁者公公則一不仁者私私則萬殊故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樂聞人之善者喜聞其過樂聞人之惡者惡聞其過喜聞其過故善日積而成其名惡聞其過故惡日積以滅其身

李晤堂象秀曰絅堂非文人也少以學道經世爲心遂寂寥而歿尹丈藕嘗曰絅堂中古人也此皆實錄也余亦曰絅堂古人也其文古文也其詩古詩也今之好之者寡也不亦宜乎

曰然則通者神也理亦謂之通可乎栗谷曰理通氣局何也曰通則一也而所指不同變通有造作神也變通無造作理也栗谷之所謂通其會通之謂乎精思力踐知行之謂也篤學力行亦知行之謂也涑水所以不及於橫渠者何也曰即此二句其不及可知精思者必篤學篤學者未必精思以言乎善則好善揭善同歸於仁以言乎惡則不然惡惡爲義隱惡爲仁者何也曰語性則仁包乎義遺情則惻隱貫乎羞惡

士有貧無以爲學者曰顏子之貧亦不如我使我有一簞食何至於不堪其憂耶金定汝曰未之思耳食曰一簞則所盛之非銅非瓷可知飲曰一瓢則所歠之無羹無葅可知若有銅瓷可盛羹葅可歠則富於顏子矣況顏子簞食亦不常有不曰回也屢空乎其言甚善故記之

徐絅堂應淳字汝心大邱人純祖甲申生庚午遷授繕工監々役俄遷軍資監奏事例陞判官出監永春縣四年陞爲杆城郡守庚辰卒年五十七公姿質金精玉潤力量地負海涵十四五時誦栗谷先生一毫不及聖人吾事了未之語慷慨有大志既長聞俞鳳捿先生講道漢陽城西踵門而受業聞爲學大方遂委己焉其學先立志以定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其始終篤信小學尊尙近思曰沉潛研窮於四子諸經及周程張朱群性理之書而於大學中庸用力最多敎後進常曰士有志於學而疏於大學雖讀破萬卷不足謂士性至孝父母病革皆研指灌血及喪動遵古禮身不脫經帶口不近葷桂內外之際禮防甚嚴事兄甚謹盡其愛敬如溫公之於伯康日相對怡々如也每誦大學絜矩章有長吁永歎之意而曰平天下不過順人情而已順人情之道豈在多哉漢高祖約法三章箕子

論撰表章當一主春秋義理而理氣之說無甚著題至若此四字未必爲人物性不同之證云々碑遂不立公美貌脩幹聲音洪亮訥於發言而論學則纚々不絕剛方典凝望儼而就溫肫々悃愊積中而發外蓋天賦之厚而篤學之力也家而孝友敦睦公而守正愛民而適上官有釁跋則處後故世或謂踈於政事大策長牋世多傳誦故或稱文章之古此皆未窺門墻者也公傳授正而問學功窮理修身以敬爲本博而不駁深而不鑿潛思自得妙契而踐金臺山邁淳贊之曰鑽透重關其文曰繩墨整而地步高本經而辭旨微密載道而不爲空言洪淵泉贊曰十分至正

其論明德之說曰栗翁以天之明命爲合理氣之名吾則以明德爲合心性之名其論理氣神化之說曰理一而氣二二而一者神也一而二者化也程子之說其知化者也張子之說其窮神者也朱子其知化而窮神者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周子妙合程子妙用其旨同也朱子所謂本然之妙者即所以妙之謂也妙萬物者即能妙之謂也老氏之衆妙佛氏之妙有其亦有見乎神然見其能妙而不見其所妙此乃所以爲老佛也其論太極之說曰周子元極而太極一句考不謬而建不悖質然疑而竢不惑周子其後世之包羲乎張子太虛落在一邊邵子太極因襲乎前張子大賢也思非不精契非不妙不得无極而太極況其下者乎（出尹巴江秉鼎所撰行狀）

鳳捿集讀書記曰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兩語其相爲表裏乎往來不窮之爲通通者神也並行不悖之爲和和者道也惟其神通是以道和或

府尹公學於市南先生諱棨凡七世以文學相傳時朝廷將策士從叔父尙州公問可以對策者使公誦而書之自星辰地紀以至我國關防道里烽燧民戶錢穀兵丁軍伍陣制律曆算筮醫藥禮制名物之類以書以圖瞭如指掌尙州公亟稱之甲辰冢宰朴公岐壽以經行薦于朝除繕工監役以監造上號冊寶勞陞長興庫主簿司憲府監察社稷署永禧政令全義縣監縣小而貧吏猾民豪人皆憂之公採須藍田鄉約視吏民若家人凡有訴旣判曲直又喩道理勸士子以小學爲本詩賦爲旬課庸學以月講軍丁之徵白骨黃口者並蠲之捐捧給民使取殖補闕民大悅縣古稱多忠孝人公採忠臣五人孝子二十五人立傳而勸後異趣人與公先世有微嫌者爲監司庚戌考殿歸全民欲立祠監司禁之又啟直指按之坐謫洪川縣施宥還深居罕出日與同志講學談藝戶外屨常滿疾革門人尹秉益徐應淳問所欲言公曰唯諸君須求寂寞之濱守死善道又曰有爲學之方圖與說在可依此爲之己未卒年五十九後贈大司憲成均祭酒所著有洪範演及遺集八卷洞東粹言東儒淵源光山金洛鉉撰墓誌銘曰祖市南道師老湖學惇行孝悌成立禮樂精思妙契文章淵懿

近世士友之以德業行誼文學稱者皆出於公門下如尹公秉鼎徐公應淳朴公洪壽李公應辰金公洛鉉閔公泳穆尹公致祖致聃閔公台鎬奎鎬金公晩枯允植光植韓公章錫南公廷哲其著也(諡狀)

壬子自宥還以後湖中諸儒欲立華陽院碑而尹屛溪撰碑文引宋子書審豈性之語以證人物性不同鳳棲公爲太學諸生簡湖儒而折之引渼湖金公元行之言曰此院隣近皇廟

三往復公亦答辨甚詳語在金重庵傳中

後與重庵定華西先生心說正案又與重庵門人洪在龜柳基一辨論調補師說之事張皇數次及臨歿命門人柳麟錫等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一直而已某於先師心說妄有所疑而區々調補亦欲其不失爲直之道也惟正案文字因重翁教意而爲之者近更思之則體面道理甚有不可者從今還收其文可也遂口呼文使告于先師遺像及重庵靈筵而諸士友間詳說其所以然

又著人物性同異辨

俞鳳棲莘煥字景衡杞溪人少居坡州鳳棲山下故因以自號純祖辛酉生五歲從伯氏進士公受學立課程不待長者勸口吃而對書則讀甚敏聲琅然金石出也自通孝經小學以來已無隻字泛過有疑難輒書諸小冊子雖寢瞰登溷時披閱究索指劃而心契之不得不措也由是識益進藝博凡四部書鉅而經史細而至律曆筭數靡不貫穿而融會長老咸以經術文章推詡之餘力功令長於表策壬午丁柳淑人憂哀毀踰度跣水苦堊動遵禮制時公考復元公宰金化縣往來任所輒與公俱要以寬其哀焉丁亥與靜澹齊李公觀洙兄弟會講自小學至四書一依朱子讀書次弟率一月再會戊子以親命從遊洪淵泉奭周以書贄吳老洲熙常學上溯洙泗洛閩之源下逮四七往復之卞講論多出人意表老洲甚器之視不以齒公嘗曰吾家世傳文學不出家而師弟子存焉吾學於父復元子諱星柱復元子學於祖靖憲公諱彥述靖憲公學於季父持平公諱宅基持平公學於父府尹公諱命一

其旁時金重庵平默定居于臺之東南龜谷里其南即族兄信齋公重植居也辛巳嶺儒再擧斥邪疏京畿湖西關東湖南疏儒繼進皆引金重庵書爲重諸疏旣登徹誅竄相繼而東疏根柢又指目嘉陵(即重庵)物情洶々諫長李源逸疏論金重庵(投書之罪有嚴刑遠)配之典旋又因臺啓安置絕島公從行至京呈文自陳投書之狀請同受重勘判堂申櫶以爲無例還給狀冬陞六品將擬職公即入雪嶽山不出壬午除持平不赴癸巳卒年六十三所著有太極圖說大指小大學說三綱五常說三書衍義柳氏宗法柳氏家塾歌軌範河圖洛書說易說文集等諸書凡累千萬言

其補李華西心說曰先師論心性專就一理上分主宰準則說反復思之畢竟以物則分心性者當爲本分面勢至若心之主宰乃心之本職也心之知覺有得其本職時有失其本職時政是此心之理爲主處固合主理而言然以此之故而遂將心喚做形而上者與性齊頭平看則終似未穩蓋凡言形而上者以道理之本然而爲物所準則者得名如曰道曰理曰性曰德之屬即其大目也其細目則如中正仁義孝悌忠信之屬是也凡言形而下者以事物之具然而在所當整理者得名如曰人曰物曰身曰心之屬即其大目也其細目則如知覺好惡視聽言動之屬是也此其面目形容元自不同所謂道理者有未發見已發見之分其已發見有貌狀者固可即物言之而不可直以當形而下之目所謂事物者有未揀別已揀別之分其已揀別有準則者固可主理言之而不可遂以作形而上之目此其地頭所爭不能幾何而其分則終有不可混者矣於是金重庵以公調補師訓之論爲難愼而嚴防再

以遠避外人之疑云爾則此有大不然者先師說心其所指以爲心者元是與經傳所言心者微有不同經傳所言盖據此心形而下處有存亡兼眞妄者立言就中專指本源眞體者以爲理朱子所謂天理之主宰是也先師所謂心合下專指其本源眞體者言之而若其形以下者則直以爲無與於此心之當體正猶孟子之言才專其發於性者言之故其言曰以氣言之心君子有不心者焉曰釋氏所謂心是吾儒所謂形而下者然則其以理斷心者雖其辨位定名之或欠平實而謂是認氣爲理則大不着題矣且吾儒之所以深斥告子釋氏者爲其不分形氣性命而混謂之性混謂之道也先師平生講道其宗旨專在剖判此兩路矣辛巳春嶺儒李晩遜等萬餘人上斥邪衞正䟽公見其䟽歎曰此日此擧足以使吾東人有辭於天下後世遂致書䟽廳辭氣抑揚往々有峻激處書辭傳播時論譁然遂有島配之命壬午八月始自稱島赦還年七十卒所著有學統考海上筆語更張問答鵩舍雜錄海上錄大谷問答三江問答龜谷問答檗山心說淵源斥洋大義南征紀聞雨村手談鷺江隨錄江上散錄詩說北山問答及文集二十五卷

柳省齊重教字穉程高興人純祖辛巳生于楊根五歲受學于李華西之門聰明悟解若老成與羣兒學習不喜遊戲惟經籍圖書是耽後又受業於金重庵平默年二十一以華西命修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三十一代父叅判公作三政對策丁卯編華西雅言甲戌往拜任全齊憲晦于湖南歷訪柳心齋始秊及洪大心于安城行講習會鄉射禮丙子春授繕工監假監役不就遂挈家入嘉陵紫泥臺再從姪麟錫鳳錫族人重岳重龍與李汝成諸人就居

之理爲至妙之本是皆知者過之之失也朱子曰理氣決是二物此聖賢相傳之決案也羅氏疑之何故也蓋理一而氣兩理無不善而氣有善不善一與兩善不善安得合以爲一也

金重庵平默字稚章淸風人純祖乙丑生於永平玉屛之第受業于李華西之門筮仕至監役不仕公以柳省齋調補師訓之論爲難愼而嚴防之再三往復聲氣俱厲省齋乃上書曰某近日講說太極有主宰之論猶夫前也明德主理之論猶夫前也心有以理言有以氣言亦與前無別惟總擧心之體段而斷其本分明位則只得且據形而下者目之以物乃爲平實以無後弊此爲少異於前耳伏讀批敎於其所守舊者固無異同之可言而其所更改處亦漸次示意究觀前輩於所爭之地見其言有偏重過當不能無弊者則或删之以本書以寓爲賢者諱之義若其言有不得删者則雖存之而不宣揚其文字別自爲說以足其未盡之意是則所謂陰補者也此二者皆事理之所宜有惟存其足成之言而還就指意以其所嘗非之者謂是遺旨而發揮之則深有所不安於心者蓋凡講說隨人各有一副當具面目以先師心說言之以理斷心卽其眞面目也今不敢別引句語只如形氣神理說一篇明是此心辨位定名之公案也其言以火臟爲心之形以精爽爲心之氣以神明爲心之神以仁義爲心之理而以形而上下大分之曰形陰而氣陽形而下之器也理體而神用形而上之道也又曰形與氣局而爲二神與理通而爲一一者何也太一是也二者何也兩儀是也觀此則於形於氣於神於理皆可言心而心之當體神明二字只可以屬形而上而不可以屬形而下矣若謂先師謂以理斷心則有認氣爲理之嫌而或與告釋陸王之見相近故爲此

出一物於一物之外而喚做理喚做氣則天下本無是物非獨看理字不出亦看氣字不出
理氣之分有兩樣以理之本體言則理爲統氣之主而氣爲載理之器此則不可離之說也
以氣之萬殊言則理爲至善至中之準則而氣爲偏倚過不及之緣由此則不可雜之說也
理者一而不二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氣者二而不一者也命於
物而不命物者也爲客而不爲主者也是故在天言命物之則曰天曰帝在人言命物之主
則曰心曰天君在物言命物之主則曰神曰神明其實一理也公又作閭塾講規以課學徒
其講戒曰一凡同講之人勿以備員口講爲事必思反身體驗心通其妙躬行其事一講書
一遵紫陽讀書次第而叅酌石潭寒泉遺規用之一在家則早起盥櫛正衣冠拜省父母有
祖父母則當先謁親不在拜謁于祠扳出就書堂則事師長如禮一同講人相遇必相拜揖
以卑己尊人爲法一一切聲色臭味之欲富貴繁華之想切勿萌心一以講明道義敦行孝
弟忠信爲終身準的一人性本善其目仁義禮智信而已人生有倫其目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朋友而已其理在我至實而不妄其事在我甚近而且切求之必無不得之理行之必無
不達之理云々又曰傭人爲人耕耘所求不過三盂飯耳熱土如釜熯日灼背不敢言熱楚
茨鑽股淤泥沒脛不敢言勞必盡日力乃罷不然擯不得售焉此時不捐一死則不能也又
曰朱子嘗辨諸家之說性曰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盖爲無善無不善則淪於空寂而還
不如性惡之猶有骨子也然則無動靜之云何與此異哉老氏以玄而又玄爲衆妙之玄門而
不知仁義禮之智神爲衆妙之門花潭以一氣之目當妙乎妙奇乎奇之贊焉而不知太極

所舍氣乃心之所乘神乃心之妙用理乃心之實體物皆然心爲要是故於形於氣於神於理皆可言心但理先氣後理通氣局理帥氣後之分造次不可亂此則只爭毫髮

公於湖洛初無偏主而但看其論說則合於洛論者多湖說者少如曰至於偏全之說指偏勝者言之耳如天非無順德而健爲之主故曰乾地非無健德而順爲之主故曰坤若曰天只得健之性而地單具順之性焉則豈爲知道之言乎人物之不同亦類此言人物雖曰不同理未嘗不同即洛論也又曰謂之全則無不全謂之偏則無不偏自其偏者而觀之則陰非陽陽非陰矣自其全者而觀之則物物各具一太極此亦洛論也又曰乾曰健而坤曰順則所謂偏者推可知也乾曰元亨利貞坤亦曰元亨利貞則所謂偏者亦各具天命之全體推可知矣惟偏中識其全全中識其偏此亦洛論也又曰單指其氣則無不全兼指其氣則無不偏此亦洛論也其曰人與物本是一理也一氣也不啻己而就中氣不能無萬殊氣既有不同則是在氣之理亦隨而不同此則湖論也

華西雅言曰自理觀物則理如此故神亦如此神如此故氣亦如此氣如此故形亦如此即物觀理則形成故氣聚氣聚故神會神會故理具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氣也自存諸人而言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氣也若執此而證之曰此氣也此言非不的當非不分明矣雖然若但如此己而則聖人所謂微所謂隱所謂無聲無臭所謂形而上所謂無極太極所謂非見聞所及果何事也此所謂理也此雖無形實爲無形之主此雖至微實爲至顯之體此雖無爲實爲萬事萬化之根本也今之說理說氣不就一物上分看欲竟

公之辨明德記曰栗谷先生之聖學輯要載盧氏之說曰明德本心也本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尤庵先生曰明德心性情之摠稱而心性情有賓主之分此即張子心統性情之說也尤翁又曰心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此又千古論心之斷案也然心有以理言亦非尤翁之言如程子說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啓蒙說心爲太極通書解說人心太極之至靈此類不一而足所謂本心心性情之總稱即此以理言之心也盖心能統性而性不能統心心能盡性而性不知檢心若曰心是氣而已則是氣反統理而理反爲役也所謂理者何足爲萬化之樞紐乎心者人之神明合理氣而包動靜者也性則心之體而理之乘氣而靜者也情則心之用而理之乘氣而動者也以理言則心猶太極之統四德性則猶利貞情則猶元亨以氣言則心猶元氣之統四時性則猶秋冬情則猶春夏又曰分言則心者萬理之總會主宰者也性者寂然不動而萬理咸備者也情者感而遂通以萬理發用者也各有所指不可混也合言心也性也情也一理也渾然無彼此內外終始本末之間此理之全體也以理言則聖凡之心一也舜蹠之性一也堯桀之情一也理同故也以氣言則天下之心有萬不同也天下之情有萬不同也氣異故也又曰心性情由所載者而言則理也由所乘者而言則氣也故心有人心道心之分性有本然氣質之分情有天理人欲之分又曰易者合道與器而立名也單指道一邊則曰太極也心者合理與氣而立名也單指理一邊則曰本心也曰道心曰主宰曰天君曰氣帥曰明德本原曰本體曰天地之心之類皆指理一邊而言也又曰心包形氣神理四者形陰而氣陽形而下之器也理體而神用形而上之道也形乃心之

計也益斂以其門徒傳襲既久自不覺利盤托出焉崔公因辭敦寧都正訟其誣曰臣師李某命世之賢當洋賊猖獗與病陳疏其至誠惻怛陳善閉邪可以質古昔俟百世而無疑諫官所謂釣名沽譽云々豈非蜀犬之吠日越猇之嘷雪也公之爲學以小學家禮爲本以大學語孟中庸爲主而後及於經史循々有序其專心致志飮食不知其鹹淡衣服不知其厚薄居室不知其溫冷夜分而寢侵晨而起俛焉孜々不知老之將至事親篤於孝親癠一月不交睫疾止省候亦無定時未嘗解衣安寢居喪哀敬備至小節必愼既當室昧爽必謁廟退至內堂與夫人相揖幷坐子弟家衆拜謁於前乃命各從其事男讀女織夙夜勤勞無一人遊惰祭祀盡其誠如牲殺果蔬器皿屛席之屬皆分職責豫有措置較如畫一四時必祭正至朔望非時家宴子弟必獻壽冠必三加昏必親迎接賓客待舊故禮賢德無不各稱其情有篤志向學而貧不自給者或割粥分衣或設館接眷以遂其志死喪之際吊賻必厚其於宗族賙卹備至割田立莊歲時祭祀給物有差其於鄉閭患粮絶失農爲設社倉而賑之又以繇役甚繁戶有流亡捐其錢本付之本里以資廳給墻下人戶分田均給秋成不受粟華玉殁傳二世而嗣絶割產置田守護其墓謀於辛宗竭力立后至如告君之節不隨俗放過敎育成家甚有本末至其自奉則撲陋殊甚人所不堪而處之泰然盖其立身處世幽顯細大夷險常變不可勝書而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嗚々乎無纖芥之可疑也此其力行之大畧也每日晨起必誦抑詩敬齋箴以爲常少嘗隨衆吸烟茶追覺其燕居無事害於儼若思工夫絶不復吸如作字之類一畫不敢放心雖忙裏小札必注神着力若當大事然

聞船退乃止於是金相炳學請召公公即力疾登程或問曰此行可濟亂否公愀然曰誠淺
病篤何望其有濟只伸奔問之義如有不幸繼之以死而已到闕外上疏辭職附陳所懷若
曰今日國論兩說交戰謂洋賊可攻者國邊人之說也謂洋賊可和者賊邊人之說也未知
聖明果能如權討虜斫案勇夫也至如戰守去邪之說則戰守常經也去邪達權也常經人
皆可守達權非聖人不能臣願殿下脫有事變寧守常經無遽以聖人之事自況也優批不
遞公乃肅辭登對然病益甚入闕神氣昏塞不能仰備淸問袖進小箚請上勉學正心建立
大本仍論朝廷節制將帥之非尋陞工曹叅判仍命入侍經筵再疏辭既遞絶口不言時事
既而又除同義禁遂疏陳病狀且言土木之役爲害於民請罷歛民之政言及屢々數千言
及亂平留疏徑出都門還檗溪乞遞政府禁吾職名繼請萬東廟重建遂遞付護軍先是大
院君使人來戒無得復言土木聚歛事及請復萬東廟怒詈益甚聞者爲公危之公去國人
莫不慨惋丁卯有經筵特進之命戊辰卒年七十七有大星隕於東南赤光亘天燭地良久
乃滅所著有華東歷史合編綱目六十卷檗溪雅言十二卷文集六十卷朱子大全箚疑輯
補又命刪繁就要補以按說別爲集箚一部又命門人金平默爲二程全書註解數十卷名
曰集疑命子埈及門人任圭直草創箚疑編輯宋子節要又有門人語錄八卷周易釋義闢
邪錄辨等諸書論文散

戊辰冬華西門人崔益鉉疏請停土木止聚歛革當百禁門稅語甚激切司諫權鍾祿論劾
以春秋無將漢法不輕溯本於公以爲年前請停宮役可謂不量之甚而即亦釣名沽譽之

後連遭內外艱服闋盡棄俗學求仁爲己用志不分鄉士翕然尊之郡學設講座邀之爲師公力辭長老以書固請曰先生不起其如後學何年長三十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書舍常不能容憲廟庚子別薦經行之士吏曹啓十人而公爲首授徽慶園叅奉不就日與學者講服經禮嘗定學規會者常百餘人又著講戒一通每講訖令善讀者抗讀者一遍春秋與鄉黨老成行鄉飮等禮如南睡翁啓來栁栗里榮五李醇溪正履權龜岩儀諸公一往一來迭爲賓主士多興起雅愛佳山水所居檗溪朴思庵金三淵故居也城市隔遠泓崢幽凈有樂志岩噴雪潭鳴玉亭舞月臺之勝花柳佳辰携二三子徜徉而樂之嘐然有浴沂之想又或匹馬周遊於楓岳雪岳四郡三神諸名山

壬戌七月逆獄起公名(華西李恒老)出於亂招捕卒圍居室禁郞且至子孫門人皆痛泣公笑曰讀書之人何庸陋乃爾有罪當死無罪當免但當順受天命捕卒知無實勸入辭家廟公據朱子奇了翁之聞命即行而不滿於伊川之請見叔母不辭而就縛旣詣鞫供對明白言笑從容諸公注目嘖々焉比當白放府中知蒙尤使卒脫枷公以不見尤下明文執不脫自未至戌待明文入府然後乃釋枷其處困而亨正大不拘如此及放還門人栁重教問臨危不動心有道乎曰今人平時放意自在故臨危便動若常存敬畏則安危一致矣甲子上王新即位左相趙斗淳筵白行義由掌苑署別提轉全羅都事不就冬除令旋遞丙寅特授同副承旨時洋舶卒入西江公聞變即與疾奔問年已七十五寢疾且歲除或難之公曰儒者一命以上平時當以退讓爲義脫國家有難當以奔赴爲義此義聞諸竹村先生矣尋

設一書齋于高明樓之東名之曰悅樂使來學者肄業其中
公登對于龍驤鳳翥亭時上問學問之要對曰學問之要祇是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者而已朱子亦云學問之道莫先乎讀書窮理讀書窮理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求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是爲爲學之節度也
李華西恒老初名光老字而述碧珍人世居楊根之檗溪里在靑華山西故稱華西友鹿軒晦章子正祖壬子生三歲通千字文六歲受十九史畧著天皇地皇辨當時文行之士如辛華玉耆寧南雪下紀濟李白石正儒李華益正仁每至輒置酒談經史友鹿令公侍側而聽之一日南公至忽曰天地間萬事只一箇氣而已公進前曰恐是一箇理而已南公笑曰非爾所及也盈於天地者氣而已復有何事公曰一向主氣竊恐脚下有當街打人者其平生主理之見蓋已根柢於九歲矣十二歲受尙書於辛公至朞三百傳辛公辭以未講公乃退處靜室潛心推究窮晝夜不息夜必掛席于戶遮其燈光蓋恐友鹿公憂其生疾也如是十餘日悉通其數嘗患瘧自始疾每日盥櫛正衣冠危坐一室自力看書自力愈猛而病愈篤幾不可支吾然不欲中變其志首尾二百直未嘗一日偃臥其勵志不懈如此幼治擧業十七赴泮試聲譽大振有時宰使人相要公不悅即日束裝東還明年入漢師謁顔西任公魯既勝冠入砥平拜李竹村友信竹村叩其學業大驚曰吾畏友也遂顚倒談論家甚貧夜不得繼晷搜祭用黃蠟燭爇之曰奉先固重與畏友一夜講論所係亦不輕矣公自此益聞義理之要足跡數及其門道臣方薦士竹村爲誦公之賢公聞之愕然不敢復往純廟丙子以

洪梅山直弼字伯應唐城人正祖丙申生公生有異質不妄啼笑儀形魁偉濶額長面聲如洪鍾自幼不好嬉戲屹然有巨人度先輩長德撫頂稱賞以人傑期之四歲受千字文於季舅紫閣朴公聲漢朴公嘗曰吾數爾千字未一月而畢後能了然無碍塞處人予錢則不受長者令予人錢則承之以器而不以手自幼疾惡過人嘗見廊下有磨碑役知其爲鄭順朋墓所竪告其考判書公曰小人之碑胡爲乎吾家之廊請逐之公雖責其過峻心益奇之又有權倖家在比隣公往後園高處呼其名而數罪其人大恚誣告以判書公指使禍幾不測賴正廟聖明得以無事年十七始志于學受學于朴近齋胤源之門刻苦下工冬不處溫室飢則餐松葉危坐一榻學業日修庚午除敎寧叅奉不就甲戌除洗馬上京肅謝旋遞己亥除黃海都事及主簿軍資監正辛丑趙相寅永奏薦經筵官旋除持平執義癸卯三月純祖召見于龍驤鳳翥亭乙巳特拜成均舘祭酒哲宗辛亥特拜大司憲明年特拜知敎寧刑曹判書卒年七十七謚文敬有遺集五十六卷　公子一純撰其總論曰府君以間世英豪之姿早師有道淵源端的謂聖人必可學謂斯道必可聞精思力踐不知年數之不足理貫乎天人而猶恐見有未至有華國之藻而不以自多蘊經世之才而不要槪見窮作陋巷韋布而不見其戚位躋熙朝之賓師而不見其泰勇於衛道嚴於闢邪必欲擧一世偕底大道使天理明中國尊斯民淑此其一生苦血所存也嗚呼當府君之時四方人士莫不宗仰以至異趣者亦無異辭聞風而悅服覿德而心醉云公常有遺世獨往之志至是猶以市囂不遠擬卜林壑一區晚年藏修之所以未及就名所居屋曰蘆獨精舍室曰博厚樓曰高明又

說理說氣何其滯也其言大槪以混淪一塊無適莫沒主張者爲理故理發二字爲今日學士家一大禁避語而纔見有段落行變化成條理者則曰氣也問孰主張是則曰其機自爾非有使之者問所謂理者落在何方曰乘之矣初旣無使之然之妙末又非有操縱之力寄寓來乘做得甚事有無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關不過爲附肉之疣隨驥之蠅嗚呼可憐矣究厥端由原於乘字失其本旨駸々致得理輕而氣重直至氣奪理位爲萬事本領而後已一字之失其禍乃至於此乎

把氣與理對擧喚作理氣始於何時愚意此必非聖人之言何以言之理之尊無對氣何可與之對偶其濶無對氣亦理中事乃此理流行之手脚其於理本無對敵非偶非敵而對擧之何哉說本原宜莫如孔子孔子之說宜莫如大易言理時必理以率氣說氣時便即以明理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太極生兩儀是也十分停當罔有滲漏曷嘗見一處對峙而雙擧者乎形而上下非對擧乎曰此節眼在上下字上下乃的對也欲爲千萬世開分別道器之門戶其言不得不爾雖然而上而下以形字爲冒頭不可分開之意自在何嘗如今各立窠窟各自頭腦耶今人纔見理字必覔氣來作對偶於是理之流行一大事盡被氣字帶去作家計所餘者只混淪也冲漠也此雙本領之履霜也悲夫

乘字不作元來所乘看而作隨寓輒乘看不惟認主爲客安在其理無蠢動乎大旨已失且乘字自有來歷盖自形而上下之上下二字咀嚼來乃出不可分開處分開底說話今人作隨寓輒乘看則乃本是二體而合一底說話於本旨燕越矣

聖凡之心未爲割着膈處而又或以爲天地之妙用良能降於人而爲心非人生氣質一定之後始聚而爲心者尤透遠矣至若心本善之說以湛一氣之本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等說斷之便自眞的但南塘必欲藏淑慝種子於未發以爲發後之根柢則亦未如之何矣

右湖洛諸賢之論多有不可曉者每自恨其蔽痼之甚而莫之解也病中納凉畧草所疑蓋備考閱以求鬪非欲纔得一說終身不改也又非敢與當世專門爭是非也此外尙有不勝其可疑者而心力有所不能及焉苟有同志者不辭與之屋下商確云碎紙中得鹿門任氏一段議論苟言異則非但性異命亦異也苟言同則非但性同道亦同也此言驟看外面殆若鹿邊者獐獐邊者鹿而其實說得道理源頭無有滲漏伊川理一分殊四字賴此公而一脉不墜於東方歟恨不得其全書而攷閱也

奇蘆沙猥筆曰氣之順理而發者氣發即理發也循理而行者氣行即理行也理非有造作自蠢動其行明是氣爲而謂之理發理行何歟氣之發行實受命於理命者爲主而受命者爲僕僕任其勞而主居其功天之經地之義是以言逝者如斯時直言逝者未嘗言乘氣如斯言乾道變化時直言乾道未嘗言乘氣變化言太極生兩儀時亦然言誠者物之終始時亦然濂溪圖說傳法於此故劈頭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見一氣字非遺却氣機也主之所向僕豈有不遂者乎其言光明直截無可疑貳而到過不及處不得已而有說氣時蹶者趨者氣也是也蓋過不及雖亦本於理而末流害於理則不可無區別耳我東方近世

一之未嘗無分於此固可見矣
又曰物我均五常者理之一也五常有偏全者一中之分也蓋自統體一極理分圓融而無間故其成性於萬物者又如此是故先覺論性有言理同者有言理不同者非相戾也所主而言之者不同曷爲有此所主之不同共公以論其妙則挑出而言之眞的以指其體則即氣而明之挑出則理本一故理一爲主而萬殊涵於其中即氣則氣已分故分殊爲主而理一存乎其間自是話有兩般何曾性有多層諸家於先覺論性處非講貫詳密而特緣理分一體處未甚着眼以致理氣相姤同異相攘說異則欲獨擅五常說同則乃低視偏全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豈不信哉

有一理便有五理故有一氣便有五氣一言乎其總也五言乎其蘊也非昔一今五之謂也有一而無五則無四肢百體而有人之說也欲獨擅五常可乎以一視五五者同一以五相視分於是存雖散殊之無窮皆本分中事欲低視偏全可乎一部易正是畫出此理世豈有鶻突一塊可以樞紐造化根柢品彙者乎

論心亦然心雖氣分事而乃所具則性也心具性吾之心與聖人之心同心不能盡性吾之心與聖人之心異其同其異其所重在性也夫其體段則同而作用則異者固緣氣稟之美惡用事於其間然聖人之於此常主其同者絀其異者不把氣稟作大事看故曰雖憂必明雖柔必强曰惟狂克念作聖南塘乃忘却其同者主張其異者以聖凡異心說爲法門其亦矛盾於聖人意矣與南塘辨者亦不言其所重之有在區々較其光明之分數欲以此爲同

各家議論以前事其同其異必有天然自有體段豈必隨人指頭而爲之低仰乎僭論至此尤無所逃罪也

朱子之論人物性固多矣其見於四子註說者則手筆稱停非記錄易訛書蹟倉卒之比其言人物五常凡有三處曰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者大學或問也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者中庸章句也此二條皆不區分人物一例說去粗通文理者初不難辨且得以爲性得以爲德之云皆屬成性以下而非繼善以上事則朱子之意明以人物之爲同此五常矣豈復有他說哉獨於孟子生之謂性章集註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粹然者豈物之所得以全哉此爲區分人物處然而只曰物豈得全不言物莫得與則此亦人物同五常之說也竊嘗思之古人之剏語命物各有本旨仁義禮智四字本旨分明是因人而名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等人字若代萬物字則便不襯貼此可見四字本旨因人而名也若乾卦文言无妄大象中庸盡性一章皆可見物我一理之意而猶於物性未嘗打破立說非謂無此理但詳人於畧物　分固爾至圖說二五妙合一段始徵其端及乎程子無獨有對之語康節四片觀物之法而窩藏畢路矣至朱子始以五常明言之朱子之爲此說豈喜爲剏新之論以同人道於庶類哉雖然一而無分非吾所謂一也故庸學或問即言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彼賤而爲物者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此言人物之性雖同此一理而理中之分限不能無也氣所以承載此理故不離形氣而言分而

者而本然之性永無懸空之虛位即將安用彼性矣於是不得不質言之曰本然之性豈明德之所具也似此道理眞七聖皆迷之地所貴乎正通者以其得本然之全也若與偏塞者均之爲非其本然如藏穀之亡羊則何正通之足貴乎盖以無分爲一其弊必至於此其以各正之性爲落分殊犯形器不足以爲一原與甲邊之議恐無異同玆又難從者也總而言之豈非理分相離之蔽耶

偏全指善一邊而言善一邊也者如孔隙雖有大小而月光自若盤盂雖有方圓而水性無恙若此者豈不是本然氣質是兼善惡而言兼善惡也者如和泥之水稍淸隔窓之月明暗多般以偏全爲氣質豈不低陷了偏全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全爲人物偏之性君子亦有不性者焉乎

又曰或有難之者曰江門論分殊自因氣各指以下諸先生之論猶或岐而不合今子乃言一原之中已涵分殊所謂如水益深何乃以是而反疑舊論哉其得罪也必多矣曰一而未甞無分殊而不害於一者乃理之自然命之所以不息而誠之所以不遺非吾之一時頰舌所能移易也知罪一欵非吾敢知若所妄論其於舊論乃相反非益深也如吾之說則理分圓融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者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同異不須論也知舊論之意則理分隔斷乃是體用二本顯微有間同者自同異者自異終無會通之期矣賴各指單指一話頭僅得排定其層節各指單指非無此理亦是皮面說玆乃註釋家分䟽前人見成說話之法如曰天地之性專以理言氣質之性理與氣雜而言之是也至若裡面一着此理之實體乃

奇蘆沙納涼私議又曰五常之在人亦何嘗有形象聲臭不過因用而推之耳其在天地獨不可因用而推之乎是故太極之本然無聲臭之妙深探而究言之則不過五常之理也太極是五常之理而五常反爲因氣之性可乎本然云者對今始然之辭五常之德匪今斯今本來已然故謂之本然若先有無分之一後生因氣之分則乃本不然而今然者也猶復以五常爲本然者何也天命爲本然而五常爲氣質亦一串貫來說不去處天之所以命人物五常之外無他焉五常被氣質所占則天命乃虛殼子也雖加以本然之美稱畢竟果是何物乎天命不可據以爲性故所占不得不落在氣質此甲邊議論所以難從也至若乙邊同五常而說本然是着實的一原不比甲邊超五常而立一原於空蕩々地故下梢層節之猥穰不至如甲邊之甚而但以偏全非本然之說觀之却恐同五性之同字已自帶病了曷謂之同只五常便是同處五常之隨物而偏全乃此理之本分何可同也偏全不同而猶謂之同者如盤盂刀劒爲銅鐵則同之同非以混同無盤盂刀劒而謂之同也偏全之性非本然離盤盂刀劒而求銅鐵之說也偏全形而下者偏全之性形而上者形而上者不得爲本然則夫子所言形上之道只說得氣質一邊耶故一箇性也自其分之不害於一而謂之同五常可也自其一之不外於分而謂之偏全之性亦可也雖其名言之間若有抑揚之勢而實如一幅布中或經或緯一人身上有名有字初非偏全之上更有同五常之一位也今日彼爲本然而此爲氣質則是經稱布帛而緯可菅蒯名呼貴人而字曰皂隷也何可哉天下之性不全則偏固未有不全又不偏之性也偏全皆非本然則天下無一物能性其本然之性

但能於萬殊處截斷得道器分明則理之不一非所憂也是以學者平生博文約禮皆是分殊上工夫而至於理一處一以貫之一句己是多易之卦爻彖象皆是分殊上說話而至於理一處太極生兩儀一語己是多及至後世人之識慮益下而後賢爲人之意轉緊必待分殊明而理自一則蓋遲乎有無限極矣且理圓而語滯理濶而語窄勢不可以當句竭盡兩端乃取理一分殊常々雙關說去或以理氣分雙關或以天命稟受分雙關或以一原異體分雙關每同一邊屬之上一段異一邊屬之下一段蓋上一段乃夫子太極一貫之旨也下一段即夫子形而上下之說也夫子之所兩處言之者後賢一時並舉蓋欲學者識其原委彼此相形去々來來本體躍如也後學乃反包羅不周執言迷旨往々以理爲無頭脚沒着落之一物懸在冥漠之間而中道被有力者驅使倉卒排定成出萬殊來不亦誤哉不謂近世賢儒之論性亦復近於此也蓋既以無分爲一則無怪其別立一層本然於本然之上以爲萬物之一原無怪其以仁義禮智爲因氣各指之性而有人物性異之論既以分爲因氣而有則無怪其以人物同五常爲本然之性而偏全之性爲非本然有人物性同之論噫性異者吾非曰不可而異處乃在五常之帶氣則大本有所不明矣不得不別立一原則是理外有分也遂主異以廢同則性即理也一句爲虛語矣性同者吾不曰不然而以偏全之性爲非本然則是分外有理也遂主同而廢異則性爲有體無用之長物矣理者一實萬分愈異而愈同者也一以分非實理也異而同乃眞同也兩家之言同異同異不相容若此蓋其所言異者而是實異同者非眞同也

無成壞實非有兩事也天下無離氣獨立之理分殊之外曷嘗別有所謂理一者耶須知只此分殊便是理一處分殊之爲一理亦無甚難曉者如屈伸翻覆一手也行住坐臥一身也屈伸時一手翻覆又一手而謂有兩手可乎行住處一身坐臥處又一身而謂有兩身可乎理一之不外於分殊者然也分殊之早涵於理一亦不過由此而一翻看耳設言此物之未始有而必先有此物之理萬物之未始有如一物也萬理之必先有如一物也是必有一手而藏屈伸翻覆者矣一身而含行住坐臥者矣如曰不然則程子所謂冲漠萬象朱子所言已具先有處不止一再是皆何謂耶此又可見原頭一理非無分之謂也

奇蘆沙納凉私議續曰請復以一淺事喩之今有一塊銅鐵是一太極可以爲盤盂可以爲刀劒是分殊之涵於一所謂粲然者非東邊可爲盤盂西邊可爲刀劒則渾然及其入盤盂爐而爲盤盂入刀劒爐而爲刀釼各得其本分之一爐是氣化各得其一分是各一其性之分殊是分也非臨時排定是本然雖爲盤盂刀劒而脫不得舊時銅鐵銅鐵伎倆依舊自在是分殊中理一初非盤盂刀劒之外別有一塊銅鐵是一太極只在分殊中也惟理無對豈有切譬但其一與殊未嘗相離大概如此一而未嘗無分殊而不害於一其妙蓋如此是豈先有無分之一後生因氣之分理自理分自分如諸家之意耶孔子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日用形器莫非此理之所寓而百姓識慮相淺眼中但見形器更不見形器上面有一段事聖人有憂之分別箇上下與人看道器之說於是興焉然上道下器皆以形而言之一形一理即所謂分殊者萬殊一理之說聖人初不數々然何則理也者不期一而自無不一者也

就官平叅判有遺集數十卷

其納涼私議曰諸家言人物之性其歸雖殊竊意其蔽一也曷言蔽之一蔽在理分相離曷言理分相離詳諸家之意一是皆以理爲無分之物分爲因氣而有限理一於離形氣之地局分殊於墮形氣之後於是理自理分自分而性命橫決矣性命橫決而論性始爲天下裂矣以膚淺所聞分也者理一中細條理理分不容有層節分非理之對分殊二字乃對一者也理涵萬殊故曰一猶言其實一物也殊非眞殊故曰分殊言所殊者特其分限耳一句兩語相須爲義除一箇不得故說理一時可知分之已涵說分殊時已見一之自在初非沿理而下添一料而方成分泝分而上超一步而方稱理之謂也有朱子兩句語最分明易曉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夫象數未形則未破之一矣而其理已具則非分之已涵乎形器已具則旣定之分矣而其理無朕則非一之自在乎非有以離乎形器而其不雜乎形器者善觀者不妨其卽形器而得之也此所謂太極之本體有見乎此則理分非對峙相礙之物而二氣五行男女萬物之各一其性玆乃一太極之本色者不待辨說而自明矣苟以理分爲兩截事則一礙與殊之相反若冰炭其逖絶若天淵層級橫生各占一位以爲本然而同異之論紛然而起信斯義也吾懼一是儱侗無物而不足爲一原分亦臨時排定而不得爲本分同異猶屬第二件事其於實體何如也此所以諸家論性節々推去終多難從者也

象數未形一句以言乎微也形器已具一句以言乎顯也若有兩節矣然物自有始終理本

以至性理大全心經近思問以家禮儀禮禮記諸書諄々敎導行之歲餘孝悌禮義之風日長於鄕黨一時文人才子徒以詞華自高者環聚而嘲戲之有校生洪千璟者自矜文翰一不入校公告于牧伯施罰遂致含憤未幾柳牧遞去公亦辭歸家金誠一來代以禮敎請公牢辭不至　宣祖累徵不起拜典牲主簿上疏言道德立本之敎上嘉之際谷城縣監半年辭歸時有難上憂之問誰可任將者領相朴淳薦曰鄭介淸旣以儒術致名而實有將帥材其人眞可任將朴公家素多書公嘗求觀書朴公心賢之待以客禮公素不與鄭澈之爲人或言其有淸白操公不答但曰其人飾情僞行非正人也澈聞之深怒之未幾有鄭汝立上變事澈令郡邑廉問罪人黨與羅州人五六輩有發告公與罪人通狀公與罪人初不識面而校正經義時得相接而已澈客丁若壽洪千璟等共爲羅織云及按問皆無實上意始解澈曰介淸雖自言無究嘗著排節議論惑亂人臣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考問之南方之俗好氣任俠不循法度爲高公作東漢節義晉宋淸談以警俗澈以此激上也初配渭原澈改慶源六月至河山堡卒年六十一後柳相公成龍白上曰鄭某平生以經術自勵偶然因一著論卒至滅身云所著有隨手記九卷愚得錄三卷所著東漢節義晉宋淸談說畧曰東漢節義較以功名則其高尙猶可以激頹起懦晉宋淸談視之謀利則其氣岸亦足以矯情鎭物其未知從事於聖門而不循義理之安張皇義理之發以至於亡人之國而不自知其爲非也則亦無所補於世敎也較然矣

近世湖南儒學有奇蘆沙正鎭字大中幸洲人正祖戊午生中進士壬辰薦授康陵叅奉不

七十九所著有鳳巖集五卷詩文學則性命理氣說等
李龜巖元培字汝達鏡城人英祖乙丑生其先公州人十一代祖謙坐事被謫因居鏡城世爲北路大族公天姿聰頴貫穿經傳涉獵百家無不究通正祖戊午上問九經疑義六十二條應旨釋明仍受褒賞純祖辛酉除義禁府都事移尙衣別提莊陵令翌年壬戌歿有遺集十六卷其門人玄翊洙等輯刊
劉汝豪字道悅江陵人世居北靑從學于李陶庵縡戊申亂作弟子皆倉皇奔逃陶庵勸之歸汝豪曰北路則寇難不及吾父母可保無虞吾則只知有所在致死之義及陶庵奔問入京汝豪杖劒從之須臾不離側亂定隨其師歸鄕旣數月陶庵遭羅橫逆將入窮山汝豪泣辭曰非欲後也不敢也陶庵送以詩曰出谷鶯知止乘春雁識歸鋤時帶小學造次莫相違
林宗七亦以儒林著名
洪理禹號晚柏與從弟理鎬號松墅皆梅山淵源有重望而鼓山任憲晦肅齋趙秉悳處以畏友鼓山手書吾道北三字以寄之理鎬嘗曰士當以孔明淵明爲法及歿加麻者百餘人有遺集
湖南儒學自李一齋金河西以後有鄭因齋介淸字義伯鐵原人中宗己丑生篤信好古隱居敎授率諸弟子行鄕飮酒之禮於大安學舍時公爲羅州敎授州牧柳夢鼎往觀歎曰三代之禮在此此州之人人材之府庫而徒務詞章須得先生可以變化士風遂封跡上聞除公爲州訓導辭不獲强起赴任嚴古人師弟子之禮而施敎自小學及呂氏鄕約聖經賢傳

公贈以鞭曰馬甚疲非鞭不去賊相與謂曰此必黃固執不可犯也遂指路護送晚年爲敬陵叅奉陵有松虫公默禱忽有鵲千百爲群集啄而盡陵祭時有浮浪人詐曰願得餕餘以供老母公親授曰君有老母誠可貴其人泣而去自是遂爲善人嘗因事來京聞親友有喪傍人勸其吊問公曰吾以他事來京吊問親友非情實也遂下去更來吊問其固執盖如是也

關北儒界有崔鶴庵愼字子敬會寧人閔老峯鼎重爲咸鏡監司巡歷時一見奇之勸愼就學宋尤庵門遂成儒者官至縣監爲師辯誣與柳弼明同被詔獄刑訊流泗川庚申見釋又爲金夢陽彈劾流光陽甲戌放自會寧移居南方嘗獨上䟽請李沃之罪被逮同鞫杖流慶興

李松巖載亨字嘉會定宗別子德泉君厚生之後七代祖世良坐事謫鏡城子孫遂居焉公顯宗己巳生自幼沉潛重厚動止有法纔弱冠聞金農巖昌協以評事到北公遂往學農巖授以近思錄及退溪集曰爲學門路在是自是益奮勵專篤以爲持身之符晚又得朱子大全語類日以孳々夜則爇繩照字讀之其終身受用者盖在此嘗語學者曰爲學貴在篤志志不篤讀書雖多義理終不浹洽於吾心金三淵昌翕嘗北遊訪見退而歎曰所謂知行幷進者眞斯人也吾仲氏之道其在北乎肅宗丙申金夢窩昌集以大臣始擧之爲南部叅奉歷敎官副率英祖丁未始下召旨居數歲陞主簿論道臣朴文秀親往勸起文秀馳奏言李某負一時重望專事黨論恐壞一方人心不足煩敦遣然上心猶未忘庚申特授持平不至

韓鳳巖夢麟字泰瑞淸州人世居鍾城肅宗甲子生學問甚高與松庵李載亨並稱儒師北方科第多出其門以遺逸薦拜叅奉不就讀書山林講究經傳及程朱全書英祖壬午歿年

朝鮮儒敎淵源卷三

關西儒界有鮮于遯庵浹箕子後裔也字仲潤太原人宣祖戊子生少從鄉先生朴子守金台佐授詩書易春秋及長溫尋四子及濂洛關閩諸書求其心性理氣之說入龍岳山講談數十年克紹洪範之遺緒啓發理學之淵源關西士子能知斯學者實其力也朝廷屢召以職而不起至孝廟朝復除成均司業以禮敎召始上疏辭謝而歷陳治心窮理之要因請立賢無方之道上並嘉納仍促令上來乃詣闕謝恩即還上責喉司以不以其去上聞也從遊於張旅軒金愼獨齋之門首倡關西之理學實自公始也世皆稱關西夫子俞市南棨李白軒景奭皆敬重之癸巳歿年六十六所著有太極辨解太極問答性理書易學說諸書

張和庵世良安東人以熙川郡守居卜于平壤外城子孫世居公受業於鮮于遯菴門學習于龍岳山下常有一虎來直於門外晝夜不離遯庵以家犬畜之公義理精熟造詣卓越又明於易理人比之禹易東嘗還家覲親父責之曰卒業文武以榮家國可爲人子全務性理不事舉業我不取也公俯首奉命翌日謁遯庵告以情遂赴舉登文科累典州郡所至皆有成績

黃執庵順承字得運齊安人幼時人饋以新果輒辭不受曰廟既未薦親亦未嘗吾不可先食及長受業于權遂庵事親至孝嘗糞斷指種果供滋味植栢護先壠中夜遇盜盜奪其馬

李炯庵德懋字懋官又號雅亭英祖辛酉生幼穎異絶人正祖己亥選拜奎章閣檢書官々至積城縣監常帶檢書之啣與朴齊家柳得恭徐理修世稱四檢書所著有嬰處稿靑莊館稿耳目口心書士小節遺訓淸脾錄蜻蛉國誌記盎葉記寒竹堂涉筆禮記臆釋宋史補傳磊々落々書及雅亭遺稿八卷歿後三年丙辰正祖令傳旨於孤子光葵徵其遺稿下內帑刊行

以上自柳磻溪丁茶山朴燕岩洪湛軒李雅亭諸公特以儒敎兼經濟考據之學實漢儒學術也

趙蘿山有善字子淳稷山人居開城松村翼周曾孫英祖辛亥生正祖戊申以經行薦拜參奉官至郡守純祖己巳歿渼湖金元行門人徐花潭以後最以經學家推重有蘿山集十二卷金初庵憲基字穉度熊川人居開城佐郞就行子英祖甲午生憲宗己亥授敎官不仕壬寅歿學問最高世稱花潭後一人有文集十四卷後贈承旨

朝鮮儒敎淵源卷二　終

干有司酒酣耳熱亦或縱談譏斥當塗貴人及僞學欺世之流不少容以故久無所偶正祖初洪國榮用事先是公爲洪相樂性所重國榮圖洪相疑公爲其黨將中以禍有故人白永叔者覺之夜見公告以故曰子其隱乎公舊嘗以家貧營居于金川燕岩之峽故人以燕岩號之乃馳出國門先潛寓開城然後至燕岩而國榮計卒亦不售遂得無事然困頓憔瘁極矣俞公彥鎬公之所善也時當得外任聞公狀歎曰豈可使吾仲美至於斯耶乃爲求得開城留守以振之開於燕岩地相比也居數歲公緦兄錦城尉明源以使赴熱河要公與具公慨然諾之至熱河館於太學與鴻臚寺小卿趙光連布衣王民皥等談論跌宕而歸時正祖四年也後六年除繕工監役累官出爲安義縣監爲政淸慈屢理死囚人稱其明初公之歸自熱河也作日記數十卷頗以諧謔洩其感憤正祖得而覽之至是正祖見奎章閣南公々轍文病其体奇定罰収贖仍曰是皆朴趾源之罪也令南作書報公使著進一部醇正文以自贖公答書謝之後數歲改守沔川郡會正祖下教中外求農書公舊有課農小抄一書詳記農事乃就繫按說附以限民名田議一篇以進所論皆精切明確蓋以自贖也正祖覽而嘉之亡何正祖崩而公亦老矣陞襄陽府使未幾以老自劾而歸年六十九卒後贈判書諡文度有遺集六卷續集三卷行于世

洪湛軒大容字德保南陽人正祖朝蔭仕補榮川郡守博通經史又精於律曆始泰西人論地球而不言地轉大容曰地一轉爲一日早自廢擧絶意名利隨叔父檍奉使如燕之行交遊海內知名之士如陸飛嚴誠潘庭筠咸推服焉

牧民心書欽々心書雅言覺非物名考醫學要鑑等數百卷皆經國濟民之術至言要道之攸在也

公爲谷山府使時凡納布者納于官庭眠抱布至吏進厥尺視其兩端明烙印問曰此何尺吏曰布政司所頒也公促召校奴索五禮儀布帛尺圖較之此尺々加長二寸於是使吏詰之曰三軍罔鑰尺即五禮儀之尺也汝之烙尺出何處吏叩頭自服於是準五禮儀作尺々其布々爲四十三尺也齊其兩端餘在七尺斷而還之

嘉慶巳未春勅使張承勛到黃州語監司云俺妻父曾到黃州其時觀察贈以土物朱檠五合歸遺其女歲久壞損適俺作此行室人有求敢以箱溷監司恐其爲後弊辭拒之上聞之令罔夜造趣其歸路給之於是監司令谷山星火磨造而敕使之歸只隔三日站距府產木處三百餘里監吏哀呼將欲自盡公密遣人至京貿朱檠來納之伴使金思穆監司曹允大愕然稱神不悟其京貿也

朴燕巖趾源字仲美潘南人英祖丁巳生總髻而孤大父知敦寧公憐不授書公既歿十六娶婦李婦叔敎理君知公失學戒曰焉有士夫而不學者乎公曰諾校理君抽案上信陵君傳授之句讀公受而退輒作論說數百言校理君爲之大驚自是發憤力學三年不出門周流百家之書而托裏於經兵農錢穀一切經世之務無不講究旁及于天文地理與洪大容演泰西地球之說以爲地一轉爲一日一時文學之英如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及李相書九之倫皆傾慕而師友之公魁顏貌意氣軒豁磊落視天下無不可爲然不肯碌々爲時文以

十二有白氣亘天見者異之特贈執義李相公瀰作隨錄序曰問一赴擧成進士用王父命也見慧星知辛亥必大饑節食畜穀以賙救窮乏親戚鄰里多賴之英廟甲戌進士盧思孝等䟽進隨錄至庚寅縉紳議公相繼聞于朝上徵其稿覽之大加嘉賞命鋟梓廣布不佞適按節嶺南掌其令役

磻溪隨錄二十六卷今行于世英祖十三年其孫柳薰之所刊行者其隨筆大槪田制田制後錄田制攷說田制後錄攷說選之制敎選攷說任官之制任官攷說職官之制職官攷說祿制祿攷說兵制兵制後錄制兵錄攷說續編諸書

柳磻溪後以儒學經濟聞者有丁茶山若鏞公字美庸羅州人英祖壬午生又號俟庵又號別樵正祖己酉生員文科以抄啓文臣庚戌與金履喬同薦翰林因崔景岳臺䟽不赴試後膺召試又不供職配湖沼旋放壬子正月與韓旉山致應同擢本館錄明年陞同副承旨又以兄若鍾共看西學事乙卯七月左遷金井察訪放歸即除谷山府使丁巳復除承旨因上䟽自明云臣幼而至壯賤而至貴六年於泮宮之試三年於內閣之課玷學士之選躐大夫之資臣雖木石忍負是恩自謂生平大恩無踰於金井一行而曾未改歲巳募恩宥生賤江漢穩處城闉重八脩門俾與考校之役上下優批曰萌善端之萌如春噓物茁及正祖昇遐純祖辛酉坐兄若鍾西學獄被謫康津戊寅放還凡十九年丙申歿年七十五贈吏判謚文度公識博古今志存民國凡名物度數百家技藝無不精通文章經學亦逌絶世倫眞曠世之偉才古來罕睹之碩孺遺世迍邅在謫數十年所著書甚富有著經講義與猶堂集疆域考

漂泊耽羅皆福建人不薙髮公往見操漢音問中朝事有能文者鄭喜曾勝等流涕言永曆帝保有南方四省今爲永曆二十一年云取裝中曆書示之果然公悲喜作詩性愛山水足迹殆遍東方名勝嘗曰古今此天地此人物先王之政無一不可行者君子之爲天下自是天理合如此又曰治天下不公田不貢擧皆苟而已雖爲善政徒爲虛也

柳磻溪所著有隨錄四十餘卷又有正音指南武經四書輿地全誌郡縣制理氣總論々學物理經說問答記行日錄續綱目疑補東史綱目條例東國歷史東國可攷朱子纂要東國文獻紀效新書節要書說書法參同契抄地理羣書等諸書皆經國濟民之書也

吳樂山集曰其分野之說京畿以北爲尾箕以南爲箕斗者前公千百年未嘗有道此者閔驪陽兄弟於公爲從叔欲薦行誼公正色曰叔非知我者也遂不果薦後數三宰臣薦公曰潛心義理孝友出天公不樂曰我不知時宰々豈知我也公魁顏廣顙身長骨秀聲音宏亮美鬚髥眼光映人威儀動止絕異於人少日入場屋邂逅者心醉至有棄試券而相就者許眉叟首許以王佐才確論也

洪啓禧作傳曰居最濱海常置大船四五制極便宜畜駿馬日可行四百里藏良弓美箭鳥銃數十以敎家僮及村氓至今愚磻一里多有以善砲名者嘗裒聚水路朝天記及漂海人所錄以記諸帖某處夷險歷々如指掌至於文藝詞章兵謀師律陰陽律呂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算計方譯之類亦皆旁通而天下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海外蠻夷之俗無不周知雖道釋異端之說亦必深究而別其是非十年苦愧己嬰奇疾癸丑春卒年五

成化育而宋德相洪啓能韓翼洪暠海有儒名而前後罪死金本庵鍾厚以願留權奸見棄清議金果齋斗默以近出凶逆坐倡儒選士大夫一恥以學問名駸々然入於流俗矣

學在仁祖之世有以儒學兼經濟之學者別有一派柳磻溪馨遠是己公字德夫文化人寬之後光海壬戌生公生纔二歲能悲哀號慕不食肉三四歲凡遇日用事物必問本末至其極處草木禽虫皆不忍傷害五歲通筭數就學於伯舅李監司元鎭姑夫金判書世濂一讀輒誦七歲讀禹貢至冀州翻然起舞問之對曰不圖二字之尊重至於此也十歲善屬文通經傳百家論難出人意表李金二公歎曰此等才古或有之耶十三四歲慨然有慕聖賢之志專心爲己之學於舉業不屑也丙子避虜亂將王父母母夫人及兩姑以行王父年老三家々屬仗公一丁男時年十五有強盜出山谷攔道一行懼公挺身曰人孰無父母爾無震驚我父母行裝從汝取去盜感其言散去二十一歲歎曰士志於道而未能立者志爲氣惰之罪也作箴四以自警在京名譽蔚然一時名士皆願與之交若貴要者求一見不得也讀書忘寢食馬上嘗沈思馬或從他途不覺也甲申以後連遭喪故南歸于扶安縣愚磻洞居焉公既志學甚早又自神州陸沉超然遐舉專精於學問刻意覃思夜以繼日枕上有妙契者夜三四起取燭而疾書之每日暮曰今日又虛度矣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古之人以何誠力所成就如彼每日昧爽而起盥洗衣冠謁家廟退坐書室必有常處室在松臺下竹林中藏萬卷書竹扉常掩麋鹿晝行公顧而樂之曰古人云靜而後能安能慮旨哉言乎每月夜彈琴而歌々用周詩音用漢語聲律若出金石其衿韻飄灑眞天下之高士也丁未有唐船

奉公馳肅命就職三日即歸官至僉中樞年七十一卒所著有十戒三箴及遺集數十卷

鄭立齋宗魯字士仰晉州人愚伏經世六世孫以文學行誼屢薦于朝官至掌令所著有昭代名臣言行錄及遺集五十卷其門人康儼字思彥號謹庵進士所著有觀書隨錄二十五卷

南損齋漢朝字宗伯又號樗翁宜寧人英祖甲子生九歲孤從舅氏金素庵鎭東學聰明强記十行具下編通諸經子史常脫畧蹤廣遊物之表一日忽喟然曰人之不能有爲習害之也作袪習以自警見李大山先生歸以四子洛閩書一撥便轉粹然一趨於正年六十六卒公自小弘毅英達有膽畧倜儻多大節

南痴庵景羲字仲殷英陽人李大山門人一日方看書夫人告糧絕不應又語及家事不應看書如故穉女方五歲在傍曰母氏何苦與痴人語公不覺失笑投卷而起曰名我固當因自號痴庵文科官至正言

黃下廬德吉字而吉檜山人英祖庚午以遺腹生二十作座右銘與兄拱白堂德一師事安順庵順庵授以粹語服膺眷々益勉爲己之學年七十八卒所著有東賢學則道學源流纂言十七編四禮要儀東儒禮說濂閩文粹異端辨說四書輯錄道東淵源錄及遺集等書拱白堂德一字莘叟英祖戊辰生早歲棄擧業專精學問篤志力行年五十五卒有遺集八卷

按沈雲稼道學源流說曰當時又有宋閑靜文欽李雪川鳳祥安可洲重觀金秋潭偉材而或浮沈祿仕或從事文章成己成物全体大用之學鮮能久矣正廟在宥以君兼師作

學往拜黎洲朴弼周問爲學旨訣戊寅除叅奉薦拜副率時正祖在東宮甚敬重之亟稱經學高明日講說甚好官至懷德縣監後陞僉知

宋剛齋穉圭字奇玉恩津人尤庵六世孫生于安東之九潭大耳脩準天姿近道受業于金過齋正默之門官至刑曹判書諡文簡

李俛庵瑀字穉春韓山人小山光靖之子英祖己未生于善山省谷外第姿貌端潔性不好弄甫受學聰敏絕記十餘歲做長編大論壬子夏嶺士章甫萬餘人將申明某年大義齊聲叫閽推公爲䟽首上御熙政堂命入侍公進伏上命縉紳章甫數三人同爲入侍上曰予之含哀忍痛者已經三十霜許多日月何日非含哀之日而不敢以義理明言之又不能刑政快施雖使大舜周公當此即未知如何而以予識見亦不外乎素所講定也

純祖乙丑右相金達淳請壬子䟽首島配之典領相徐邁修等交口請之丙寅春有古今嶋之命舉家驚惶公怡然曰禍福自有定分若究得命時與垣道一盤入島後所居湫隘蒸溫人不堪苦而公不以爲意讀心經日有程課既而上察達淳貿亂義理狀竄極薪智島於是右尹崔獻重上䟽頌公寃上曰李瑀事豈待卿言而知特命還家年七十二卒卒時有一絕曰不知年不足但覺前路悠俛焉日孜々盖棺事乃休

柳蘆厓道源字叔文全州人景宗辛丑生李大山門人四歲識字甫受書出語驚人年十三次百韵詩甚工而嘗有薄進取重道學之意雖黽勉應舉中司馬非其好也時宰聞其名願見公不應英祖戊申用叅議公倡義功特贈秩下敎曰柳某有學行屢登道剡特除明陵叅

書至六十病且死記平生讀書之數以示幼孫曰余讀中庸最多萬後不計數書與易各數千讀詩論語孟子各千餘讀小學百餘讀禮記春秋左氏傳各五十讀三傳半之周禮儀禮孝經各數十讀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心經近思錄性理大全終身所閱沈氏所撰百家類纂數十讀而其中道德經陰符南華參同則讀至數百漢魏叢書中如大戴禮王氏易例焦氏京氏易文中公詩說之類各數十讀史記昌黎集抄讀或百遍或數十遍其外單編小文讀不及數十者不記嘗曰聖賢之書不讀萬遍不知其義譬如欲伐百圍木必須大斧破之然後可以下手聖賢之語其義理之深奧豈可以大木較之哉必須多讀然後畧知其義云公左相守勤八世孫博覽群書年十三四如道家佛事兵書無不探賾二十登進士遂廢學業專精聖人書所著有象辭新編易通義西學辨等數百餘卷蓋星湖之高弟也

金正庵亮行安東人閔蟾村遇洙門人以遺逸官至贊善謚文元

宋性潭煥箕字子東恩津人尤庵五代孫以遺逸官至贊善

宋雲坪能相字士能恩津人受業于韓南塘之門以遺逸官至掌令

金三山履安々東人渼湖元行子以遺逸官至贊善

朴近齋胤源字永叔潘南人聰穎絶人一讀下數十行時吳醇庵載純以公及沈定鎭薦于朝上問於金鍾秀對曰胤源以經學聞於世貧甚所居不蔽風雨常與吳允常講磨拜繕工監役不仕

沈霽軒定鎭字一之青松人天姿秀潔神氣清瑩博觀六經諸子百家年十七有志爲己之

薇曰孝悌而己達之則可以優天下矣特除英陵叅奉不就年七十卒

安順庵椽軒隨筆曰李進士仲章往候之遜慶寓村舍往其田採栗根將欲爲爨覩室之地而他人之田一不犯手此果是東漢篤行孝廉之士也弟民慶以捆屨織席以供兄之貧窶兄所履麻屨必繼之兄憫之以爲麻屨堅硬不如藁屨之便常著藁屨以行之

安順庵鼎福字元鎭廣州人肅宗壬辰生受業于李星湖之門以儒林師表顯于世逸薦繕工監役英祖壬辰兵判蔡濟恭薦除翊贊甲午復除衛率丙申拜木川縣監年七十五卒贈左叅贊追封廣成君謚文憲

公在桂坊奏曰蓋帝王之學固不以文辭爲貴必用力於帝王之文章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樂刑政無非文章之具也講能東宮問宋鑑帝昺航海己久而史家必以正統歸之者何也公曰正統之義不以土地之大小享國之久近而先王之統緒不絶則其統猶在也是以雖無尺土之可言而趙氏之一脉猶存故正統歸焉必也帝昺死而趙氏無系屬者然後元氏始承正統此史家之例也東宮曰然弘光以後正統之不絶明矣東宮又問曰退溪栗谷理氣說各不同君從何說對曰性理源頭不敢論列而但栗谷自得之見雖好退溪之說本於朱子語類輔廣所記輔氏是朱門高弟必不誤錄退溪說有來歷源委故臣嘗從退溪說所著有下學指南讀史詳節家禮註解家禮翼椽軒隨筆東史綱目列朝通記天學考婚禮酌宜李子粹語及遺集五十卷

愼河濱後聃字耳老又號曰遯窩居昌人英祖庚申生毋夢驪馬入室而有身自五六歲讀

爲漆溪先生正宗戊戌除莊陵郞特命印給四書選爲左翊贊年八十二卒以孝行旌閭公六十居憂葬前凡六朔晝夜伏柩傍啜粥以哭朝夕拜墓有時虎交迹雪沒膝而不之廢家有三庫在八公山中又設呂氏鄕約民皆勸業終歲不見吏禮儀成俗完然有三代遺風嘗刻敬字牌揭壁觀省取朱子百弗知百弗能號焉子周鎭子公甫號東溪李大山門人

朴南野遜慶字孝有咸陽人肅宗癸巳生幼時動止若成人有新恩挾優至爲戲於庭公端坐若無覩專精故學識益博而一益新諸先進皆推爲不可及少好爲文辭而峻其格不欲出古作者下而已曰是誠何有於我哉遂盡棄去日玩心性書爲向裡之工蓋公之道一言

之數而與河圖位次不見有著落王氏蓋亦未及也余則謂後天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排列洪範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排列先天以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排列各有其義後天以陰陽少老爲主乾九坤六之類是也先天以數之多小爲主故一二爲震巽三四爲坎离六七爲兌艮八九爲乾坤々々三索而得六字則其勢宜然在河圖則陽數自北而至於西其縫在西北陰數自南而至於東其縫在東南內外交結此太極圈子也分以爲兩儀則縫在西北者退居東南縫在東南者進居西北故爲震坎艮乾巽离兌坤之序震居東北爲陽稚乾居南爲陽長巽居西北爲陰稚坤居北爲物長至於四象則陽中包陰々中包陽故坎與离相易艮與兌相易爲先天之位此又先儒之未發者也

李大山象靖字景文韓山人李密庵栽外孫肅宗辛卯生天姿英睿詞學夙就乙卯中大小科後拜延日縣監刑曹叅議年七十卒

公從密庵得聞爲學之方及長益自奮勵閉絶意名利門讀書常曰天之降衷人受之生若一循天理則人亦天也窮此理於學問思辨存此心於端莊精一主敬精義造次體驗涵養久熟踐履篤實發揮洛建退陶旨訣提綱挈領極其要妙居大夕山下故扁曰大山書堂

弟光靖字休文號小山肅宗甲午生以經術薦除溫陵叅奉後除司圃署別提年七十六卒

小山公天分甚高才性過人少頗留意古作者汎濫百家語及受業於密庵得聞爲學大方處家未嘗爭較曲直一以恩義爲主著虞槼全書牧隱年譜

崔百弗庵興遠字太初又曰汝浩月城人肅宗乙酉生隱居篤學東南儒士翕然師尊之稱

自殷始也按麗史忠宣王尙元公主幣用白馬八十一匹餜用本國油蜜果皆婚媾之常今閭里之婚必用白馬古俗不廢據洪範八政此久司徒之職也以此求之苟非箕子當時遺敎此俗何從而有乎此亦禮失求野之一證也

後天祖河圖說

星湖僿說論易象後天祖河圖一篇可以窺其學問之一斑矣其說自北而東陽方也生數居之順數而至於東南隅自南以西陰方也成數居之逆數而至於南方陰陽交而後萬物生故東北之二與西南之八相易天道人事感應必通故八庶徵之肅乂謀哲聖即二五事之肅乂謀哲聖乃其明驗自得千古之秘也及見魯齋王氏說可以相發其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々々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生數不動以成數之六與七相易而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其意盖謂天一水地二火天三木地四金自是不動直坎离震兌四卦九居西北六居西南七居東北八居東南乾坤直九六艮巽直七八矣此說大概有得其或下或上必有其義不可但以上偶下奇爲自然也以河圖言圖交爲方則四成數宜居四維六居東北八居東南七居西南九居西北其勢即然也東北天生而地。成西南地生而天成天地不交萬物不成故推東北之六與西南之七相易而其餘六位不動此又洪範之五事庶徵相易感通之義也此後天之卦亦本於河圖之證先天奇偶之數後天配合之數洛書生成之數而河洛卦範相爲表裡亦可驗矣然王氏之不言先天之所以祖河圖則以舊說爲據也舊說只據自一至九

周因箕子而始闡然帝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惠疇即天錫之九疇也遂因平水之功命爲司空使宅百揆命稷播穀食貨之任也命契敷敎司徒之任也命皐爲士司寇之任也此九疇之中八政之槪也舉王之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如此餘疇規模豈有他例若曰唐虞之際洪範無跡斷無是理矣自玆以降夏殷同然以其時行如飢食渴飮而不爲之特著也殷道之衰天下貿亂惟哲人君子守而不失苟非箕子之一着此道幾乎泯矣文武雖有聖質西東草創所傳聞不詳如何能一々不忒乎及首先訪問得其要而服行一如夏殷之世也以何爲證小旻之詩作於周末其或聖或哲或謀或肅或乂一用洪範本文嗟歎其舊傳之堙廢則周家常行之例可見所謂大獻即洪範也先民即箕子也武王豈傳之而不行箕子亦一豈語焉而自廢之耶今史傳無所表見但東史所錄只舉八條而又失其五後人模索不着强以五倫當之非也洪範之絕於天下行於東國自箕子始箕子豈不能曉其先後之序耶五行五事之外首先當施者八政也八政之急先當設者非司寇之任耶東俗所傳三條不過如此東人以爲八政之外別有八敎者訛傳而無人辨得出也後張良得之爲漢家草創之制意者前代樹國定亂之時規模如此而箕子述之也以箕子而設洪範何物不備自此東俗相傳尙有可驗如平壤四區之田的是殷制而通國白衣亘古不變天子失官學在西夷非虛語也婚禮之作自殷王始故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泰之互體爲歸妹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其丁寧屬後如此殷制尙白故賁之六四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々々白馬

澤一世之不幸著書而亦足嘉惠百世之幸天之意無乃在是歟

其學說曰生之謂性出於告子己經勘破程子若不的見道體固不敢復道此也當彼時孟子主理告子主氣生則理與氣合主理說亦得主氣說亦得孟子特斥所主言者不是也程子既云生之謂性繼之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即合字意理何有惡謂當有善惡也若曰天理有善惡則未穩故朱子謂伊川　得亦未甚盡蓋性是氣稟以後事伊川又云才說性時便己不是性伊川豈不知而妄言既有此定論則宜亦有別白他日朱子又曰程先生亦是認告子語脉不著果如此孟子何必排之其本旨可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之雖善成之豈不是陰陽中事歟識得則橫說亦得豎說亦得不得則說理亦非說氣亦非也

星湖所著洪範說如左

洪水之世堯舜臨下大禹受命治之皇天眷顧錫以洪範九疇々々者洛書也天既以此錫之豈更有可錫之九數耶何以爲證洛書之位生數之二與成數之八分明相易而洪範二五事之肅乂哲謀聖與八庶徵之肅乂哲謀聖亦爲相應範與書之初非兩物可知也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之錫人非如人之口耳相傳如河之出圖伏羲演之爲卦此便是這物洛之爲範亦猶是也然則洛書自一至九凡九字即洛書本文洪範之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合六十五字乃大禹演出者其實一事也範之排列位次不過依洛書而爲之其二一八互易之類明有脉絡可尋此豈偶然而然者耶或疑大禹洪範不見當時而歷殷至

海秋風滿袖寒遂謝病歸自後連除職不就年八十三卒
琴氏姑在鳳城此距家二十里公常往來有一狗隨之一日糧不繼而身適病無僮可使
語其狗曰爾能傳吾書否狗搖尾而前若解意者遂爲書係其頸狗直走琴氏家琴氏得書
函致糧以濟(出樊巖集)

李星湖瀷字子新驪江人肅宗辛酉生幼聰穎絶人博覽群書及仲兄剡溪潛罹禍無意於
世棄擧業從兄玉洞遊慨然有求道之志除監役不就年八十三卒所著有治水辨洪範說
朔望明魄後天圖說著卦考啓蒙翼傳日月蝕黃赤道潮汐曆日歲差律準量衡貢擧選擧
學制用人朋黨均田田制水利賦稅戶口糶糴兵制奴婢釋放錢幣政治更張等說凡於改
革舊制無有餘力又尊慕退溪先生編道東錄李先生禮說四七新編四書三經心近家禮
小學疾書及藿憂錄、僿說、稻譜、鄕居要覽、並遺集等諸書

公嘗曰百世無善治由於三孽尊君抑臣自嬴政治漢不能革用人尙閥自魏晉始晉不能
革文辭科式自楊廣始唐不能革三孽不去不足以言治三者之中科擧尤害歲飢則設豆
粥一盂豆漿一盃黃卷菹一椀與族人終歲歡然名曰三豆會天文星筭律曆無不精通改
井田法與洪範洛書相通之義命門人安順庵鼎福撰東史綱目

蔡樊巖濟恭曰嘗按畿輔行部郡縣歷拜先生於第先生時年八十一端坐矮簷敝屋下
眼彩炯然欲射疎髯下垂至帶末拜已肅然起敬卽之則樂易寬廣談說經傳揚扢今古
蓋退溪我東夫子也傳之寒岡寒岡傳之眉叟以接退溪之緖又墓銘曰抱道而莫能致

玄冠峰尙璧字彦明寧州人官至洗馬精於禮學有道集十卷其他如成秋潭晩徵崔梅峯徵厚李華巖頣根以上幷皆所謂江門八學也江門者權遂庵尙夏居住淸風黃江故稱曰江門也

其同時又有宋閒靜堂文欽李雪川鳳祥安可洲重觀金秋潭偉材諸氏而或浮沉祿仕或從事文章成己成物全體大用之學鮮能久矣

尹明齋門人有成南平至善韓漁村永箕朴定齋泰補尹松陰周翊閔誠齋以升尹一庵東源李樂齋世珩鄭塤叟萬陽鄭篪叟葵陽諸氏朴定齋以忠節顯于一世

鄭塤叟萬陽字景醇延日人顯宗甲辰生與弟葵陽（字叔向顯宗丁未生官叅奉）入晉賢山中潛心講究天人性命之源禮樂文物之著兄弟驩然志同道合凡有著作必使聯編號塤篪錄作塤篪器譜所著有困知錄尙志錄慕賢錄等書甲辰除順陵叅奉不赴年六十七卒

弟篪叟葵陽天姿英敏甫成童遍讀經史與兄塤叟早謝場屋篤信好學講究大業規模宏博心法嚴密更唱迭和相磨互益年六十六卒

李訥隱光庭字天祥原州人肅宗乙卯生己卯進士英祖甲寅趙監司顯命禮致公爲安東都訓長講論性理書以孝廉薦曰文學行誼山南第一上曰南國是我鄒魯旣是南國一人則謂之今世第一人可也後金相在魯以嶺伯還薦公上特除厚陵叅奉公赴直見徐花潭成聽松亦除是仕不赴吟一詩曰二老高標不可攀白頭孤直愧生顏明朝掛帋東南去江

兪兼山肅基字子恭杞溪人金三淵門人蔭仕官至判官有遺集二十卷
閔貞庵遇洙字七元又號蟾村趾齋鎭厚子肅宗甲戌生金農巖門人晩年講道于驪州江
上以遺逸屢徵不起官至大司憲諡文元
又有金魯巢信謙閔夙夜翼洙沈靜坐潮諸公皆隱求修道以儒學著
李陶庵之門人有朴謙齋聖源字士洙潘南人任鹿門聖周字仲思豊川人肅宗辛卯生與
季弟雲湖靖周妹弟允摯堂共有文名天質高明學問醇篤兪大齋彦鏶字士鎬杞溪人以
隱逸官至持平楊白水應秀亦以篤行稱
韓南塘之門人有權山水軒震應遂庵之曾孫字亨叔金肅齋謹行字常夫安東人宋雲坪
能相字士能恩津人宋尤庵玄孫肅宗庚寅生英祖時以遺逸官止掌令有文集十卷金寒
澗漢祿字汝綏淸風人
尹屛溪門人有金剛村明輝金密庵砥行字幼道安東人朴立巖峻欽字德汝陰城人與李
陶庵縡朴黎湖弼周相與講論晩學于尹屛溪門篤信師說傳習不懈屛溪喜曰見識行義
卽此世未易覯不可待以師弟之禮暮年寓居安城山中與兪大齋彦鏶講磨金最窩奎五
字景休以上幷湖洛諸派也
蔡鳳巖之洪字君範又號三患齋仁川人肅宗癸亥生逸仕至諮議英祖特除扶餘縣監踰
月棄歸挈家入九雲山中以誘掖後進爲己任年五十八卒有遺集十七及雜著易學十二
圖解讀書塡補性理管窺等諸書

子之親主仁君臣之忠主義父子之間亦不無義所發者君臣之際亦不無仁所發者然其仁中之義々中之仁亦本仁本義隨事互發非仁而兼義々而兼仁固仁自仁而義自義也虎狼之仁蜂蟻之義以其氣偏故彷彿而可見者只是仁與義也以其具五行之理故其能好生惡死而飢食渴飮各不無限節者亦皆有水火之理而然也然聖人初不以此謂其禮智之性而直以虎仁蜂義偏言之今必欲於虎而兼做義言於蜂而兼做仁言之其可彷彿而成說乎此等義理政好不信己見信師言而已程朱豈非百世之師乎切勿自用己意穿鑿傳會一循程朱之說斯可爲寡過矣

韓南塘所著有經義記聞錄朱書同異考退溪集所疏釋儀禮補莊子辨解禪學通辨陽明集辨居觀錄韓氏婦訓家禮疏義篇論家禮源流疑所錄近思錄註說伊洛淵源錄心經附註劄記春秋別傳古事便覽文集三十卷

其答崔成仲書曰以理言之則人物之性無不全矣以氣言之則人性全而物性不能全矣故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栗谷曰天地之性人與物一也又曰萬物則性不能稟全德蓋就理上看則理無不同就氣上看則理絕不同而實則同者不外於異者々々不離於同者矣若氣上看而草木禽獸皆稟盡仁義禮智之德而與人一同則朱子何以曰理絕不同栗谷何以曰物不能稟全德乎五行之氣闕一則不得生物故萬物雖皆均受五行之氣物之所受極其昏濁其理只行昏濁之理而已豈可以此而與論於仁智之粹然哉

元於夏而曰稟正通之氣之精爽該貯方寸靈々昭々能知覺能運用矣顧此精爽即五氣之精爽故因其五氣之精爽而仁義禮智信之稱立焉漢孺木之神曰仁金之神曰義云者朱子引之於論語或問而勉齋以爲金木氣也神靈也仁義理也仁義禮智特是靈昭神明上所有之理名也不可以凡言木氣之理皆謂之仁金氣之理皆謂之義是以目與肝俱是木氣鼻與肺俱是金氣都是人身上五行之氣而目肝鼻肺之理元無以仁義稱之必於心氣上稱之者其意可知也朱子以仁義禮智爲人性之綱而與天道之元亨利貞對待言之盖人爲萬物之靈而與天地參爲三才聖人別稱其性之目以言之也禽獸草木非不各有其性而聖人不勝其各名其性只言牛之性馬之性而已必欲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混然并稱於昆虫草木之性此何義也若虎狼之仁蜂蟻之義云々亦有由焉人物之理本一理也非天之賦人以奇特底理賦物以等閑底理也只是物無人靈昭之氣其性不得以稱仁義也雖虎狼之稟有木氣之一點子通明而其父子之性彷彿於人性之仁故仍以仁稱之蜂蟻之稟有金氣之一點子通明而其君臣之性彷彿於人性之義故仍以義稱之亦非於虎狼蜂蟻而私與之仁義也元來一般之理各因一段通明之氣而能有此彷彿者故所以名之也物之初無些子通明者則并與其彷彿者而亦不可得以稱焉朱子謂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又曰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之今通萬物而言之則其無者既多其或稱之者亦彷彿於人性者而言之以明理同之實而已亦豈盡如人之克已復禮以爲仁善々惡々以爲義耶且以仁做義不得義做仁不得爲非本然之性以大體言之則父

之說一直前往深冀望

又答伯剛書曰氣局即氣局之理者有前言可考耶只言理通氣局四字則理通者一理無物不在故是謂之通氣局者氣本異而各成形體故謂之局也若言性理之分理即理通之理也性即氣局上理也栗谷既曰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又以理一分殊與理通氣局對言之理一乃理通也分殊乃氣局上理也氣局上理本同來理通之理也曷嘗有異既就氣局上論之各隨其形氣自爲不之理也只是與理通之理其所主而言者異也如異體上理元是一原之理而至曰異體上不同之理則與一原之同者不可謂無所分別不犯其氣故謂本然之性者來說誠然但此非理通上言者也在氣局上不兼氣而單言者也須育之也

又曰理本一般而既散在各體上則因其異體而理絕不同故聖人不得己因其不同者而別立名稱於春而曰亨木上稱仁金上稱義此朱子所謂四德氣上標名者也初無春夏秋冬之氣謂之理一字可矣何必以元亨利貞四字之分稱也性亦然矣心之精爽初非木火金水之精爽則又何有仁義禮智之分稱耶今言健各具健順五常順各具健順五常仁與義亦各具仁義禮智然則健順仁義元無各該之義而渾然無別矣聖人何以多小字紛紜立名耶蓋陰陽五行化育萬物故萬物亦莫不備陰陽五行之氣而生焉有氣則有理雖昆虫草木之微夫孰不稟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稟陰陽五行之理以爲性也至於仁義禮智則名稱自別惟人受天地正通之氣以生己與禽獸草木之橫倒者形氣己別而況心是所

言故謂之不同也然不可以其見在之不同者而謂本不同也又不可以其本同也而指隨物見在者並謂之同也此所謂同中見其異々中察其同者盖天命之性章句旣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云則其爲異體之理者明白丁寧今言性卽一原之同也此何謂也自天言之在天而未及賦與之理謂之一原也卽一本也其賦與萬物而爲成之者性謂之異體也卽萬殊也其隨形氣成性之性雖是異體上絕不同者而亦各其單言者故此謂本然純善之性也來敎云雖曰單言理旣言偏全則已爲氣所使非本然之性而乃氣質之性此左右以萬物一原爲本然之性人物異體上理爲氣質之性故也語類先生論中庸健順五常之性曰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卽健順之性虎狼之性仁蜂蟻之性義卽五常之性但稟得來少不如人稟得全又於孟子犬牛人性集註以爲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此皆論本然之性而不嫌其偏全也況匠來謂物皆具健順五常之德者莫不以朱子此章句爲大證案而朱子自釋章句之意以或健或順此仁彼義言之者如此其的實而猶此之不信何也至於氣質之性此性旣隨在形氣也氣或用事則本然純善之性亦不免揜取而反有善惡之相雜故有此氣質性之別稱朱子論性相近註以爲此所謂兼氣質有善惡者也由此觀之本然氣質兩性元來一箇性而其所以異者只在於單言理兼言氣與純善有善惡之不同也而必以成性之雖不能同而單言之純善者一例與兼言之有善惡者同科而論亦何也此不顧前賢定論只快己意扛脅拶去大言胡論也誠可歎也左右高才妙年發軔正路區々之期與鄭重惟恐初程之或差而終謬千里也須勿硬執己見愛護先人循依先賢己定

意至是而還復亂昧矣

尹屏溪鳳九字瑞膺又號久庵坡平人肅宗癸亥生母李氏夢見一女子來語曰吾乃家翁前室也前者繼室待吾兒甚薄奉先無誠故吾無考處之今君懿德感乎幽明必生貴子二人其後果生二子長鳳九以遺逸官至判書謚文憲次鳳五文科官至大司憲

公卜築于德山加耶山中玉屏溪上與學者講道修學時南塘韓元震以太極圖未發善惡人物五常說與巍巖李柬講論矛盾右柬者皆洛下諸公而元震居湖西結城主其識者皆在湖中故謂之湖學此湖洛分源之始而鳳九實其主論之一也門人金坔五安鼎坧最著云

其學說（答洪章海書）曰一原之理同氣異者概言理氣之本體也異體之氣猶近而理不同者從成性後言之也今者人物五常之同不同其後將以異體後言之耶以未成形前言之耶字書從心生性朱子言纔說性時便是此理已墮在形氣中者也栗谷以爲理在氣中者謂之性若不在氣中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以此論之不論本然氣質既曰性則其爲理之在形氣者也形氣具而各稟此理則此爲異體上理而其絕不同可知也今就形氣上單指其性曰此何物也曰即理也又曰此物々之理同耶異耶曰此既係異體之理不能免其絕不同也曰然則與一原理同之理別爲一理而各自不同耶曰不然卽同是一原之理也曰如何而以不同者與同者而謂之同也曰天下之理何嘗異也只是因其地頭所主而言者有異耳其曰同者指理之統體未分而言故謂之同其曰不同者隨其形質之位各殊而

陶庵答曰心說得荷開示其於義理頭腦尙有未盡契者心固屬氣而從古聖賢言心必合性而言之未嘗專言氣字其言至虛至明神妙不測處亦未嘗分聖人衆人而爲言其意蓋不偶然今欲析而言之則心是氣也而氣則不齊就稟賦上言則聖人衆人豈有一齊之理乎然是氣也對理而言則固二也其本則亦一而已矣衆人所稟雖有濁淸粹駁之不齊於其駁濁之中本體之湛然則蓋未嘗不在又況氣之爲物變動不窮非如形質之一有局定而不可易者故苟加澄治之力則濁者可淸駁者可粹自非然者變化氣質之功安所施也但其稟質所拘物欲所蔽湛一之體未易呈露惟於未發時綽略可見矣愚於中庸首章每謂未發時不可着氣質二字今玆之論亦不但如來敎所謂心不可離乎性一段而已矣氣質本然之性前書既曰此兩言正如此云々則是不過借彼明此耳然以來敎論之聖人之性亦何嘗離乎氣質而顯無偏駁之可言故氣質之說專爲衆人說就心上單言亦猶是也況未發時湛然之體聖人衆人既一也則謂衆人無本然之心者其可乎竊聞湖中士友多非明德分數之說心竊憂歎久矣來敎則不然豈傳者過耶然明德是本心也高明之見既於心上主張氣字太過則雖欲專以德屬性々亦不離於心矣終恐不免有分數也

陶庵又曰蓋嘗妄謂天地之間有理有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而氣勝理則亂理勝氣則治要之聖賢千言萬語都不外於理爲氣主四字矣孟子之功莫大於道性善一言蓋於氣質之中拈出性字使人知人與堯舜之本無二性今高明之論則專以氣爲主使至淨至潔之理全然墮在氣窩中去了此於人身心上有何所補苟如是則孟子之辛勤道得一性字之

屛溪又問曰心是氣也其理則性也其發則情也分而言之心與性與情也各有所指統而言之學心而性情包在矣以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也張子所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也從古聖賢論心多在此統言分言上此則來敎誠然矣第今日所論就其分言之中只指單言氣之心而其氣之淸濁有無聖凡同不同之別矣蓋氣者不齊也原二五稟賦之初則淸濁粹駁千萬不同聖人所稟二五均停純淸純美其心即均停淸美者之精爽故獨能淸明純粹衆人所稟二五不均淸濁相雜其心即不均相雜者之精爽故剛柔昏明各自不同萬物之中人之所稟得其秀而其心靈焉吾人之中聖人之稟又得其最秀而其心最靈此說已詳於蔡氏之傳矣

屛溪又曰是以上聖純粹淸明之心從其所欲而天理直遂不踰規焉下此一等則必加澄治之工使濁穢漸消淸明日昇而復其性焉蓋衆人相雜之心雖不及聖人之精粹惟其精爽之故本自活化不如肝腎肺脾之氣一於偏而不可變矣若能察之精而採之有方則濁化爲淸駁變爲粹柔而能强昏而能明所謂變化氣質於此可言矣彼以單言氣之心謂無聖凡之別而淸濁粹駁則移靠於軀殼血氣至以心本善之說有若上配於孟氏性善之功果如是說者孟子何故而獨言性善而無一言及於心善程朱又何故而至有纔有淸濁氣稟不齊之論相反於心本善之說耶心者一身之主宰也恁地主張專在於此心性本同善而心又無別則衆人之不及聖人何也若以聖凡之別亶在於軀殼血氣淸濁之分云則是重在於血氣而心反無所事矣其可乎哉

三官紀尊攘錄遺集五十卷

公嘗以早年登科爲不幸。退修花田洞廬至老讀書雞欲鳴則輒起誦念嘗曰靜庵栗谷我師也其中庸講說曰或問人物之生雖因稟天地之理氣而氣稟不同性有偏全之異故栗谷曰若萬物則性不稟全德今此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稟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此則似不分人物之分然則栗谷之說不是耶陶庵曰章句則就子思本旨泛論統體栗谷就其中細分別出來雖似不同而實未相悖也

尹屛溪心說問曰心專言則統性情而單言則氣也是氣也雖所稟之精英該貯於方寸者氣者不齊也隨所稟之不齊各有淸濁故以聖凡所同之性而凡人之不能如聖人之直遂者只爲淸濁所拘而不能不異也必能加變化之工無些子査滓至於淸明純粹然後可以盡其性卽與聖人一也此一說也聖凡所同不正心亦同也心之本體湛然虛明初無聖凡淸濁之可言其所不同者軀殼血氣有淸濁粹駁之不同濁駁之掩本體之湛然者不能發見始有聖凡之異也此又一說也是非文義訓詁之異同實係心學源頭不可不一下辨明况其各所主張者又不是一二蒙學偶然說出者則在後生從違之道亦不宜一任其紛岐陶庵答曰竊謂心固氣也然必合性與氣言之其義乃備故從古言心未嘗專以氣斷之然若就其中單指氣言之則理一也氣二也聖人衆人之心容有不齊者然氣之爲物雖有淸濁粹駁之不同其本則湛一而已矣心又氣之精爽而又合理言之則不可專著一氣字故其本體之湛然則聖人衆人一也

之所同得者也但其正通大分又不無淸濁粹駁之異此則血氣之充於百體者所謂氣稟是也蓋以本然氣質對待論性而性理實明矣心亦必以是二者備言之心體之實庶務餘蘊虛靈不昧本然之心也氣稟所拘氣質之心也所謂大本之性就其本然之心單指者氣質之性就其氣質之心兼指者也雖同一方寸而界分自在安可都無分別而只以兼指單指滾說一處乎

南塘遂作辨說一書略曰大學或問曰惟人之生得其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澈萬理咸備此所謂明德也其下即言正通之不能無淸濁美惡而又言淸有濁美惡爲智愚賢不肖之別其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者實由於心之氣之淸濁美惡之分也高明以本然氣質對待論心自謂發前人來發而所見之差實在於此性之以是二者對言者只以性與氣離合說而有是二名雖有二名無害於爲一體也高明所謂二心則以虛靈氣稟分作二心皆以氣言又力主界分部五之不同必相對而言氣質居外而虛靈居內心上安心以心包心此果非二心乎二心所具之性又果非二性乎南塘前後論說不啻屢數千言皆傳習師論而非朱子之言即栗尤之旨也自是二公辨論行於世々之爲學者靡不言心性之辨而人見不同未有歸一之論

李陶庵縡字熙致牛峰人　肅宗庚申生壬午登文科丁亥中重試選湖堂典文衡官至吏判　英祖丙寅卒年六十七諡文正所著有宙衡四禮便覽檢身錄近思尋源五先生微言三官紀尊攘錄遺集五十卷

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昧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承喻云々胡氏知言正如此說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碍矣

李巍巖柬字公擧禮安人　肅宗丁巳生師事權遂菴尙夏于黃江之上即江門八學之一也年三十四拜叅奉不起後拜諮議懷德縣監未幾棄官歸年五十一卒諡文正

公與湖學議不合與韓南塘屢書論辨曰本然者一原也氣質者異體也以一原言則天命五常具可超形氣而人與物無偏全之殊是所謂本然之性也以異體言則天命五常具可因氣質而不獨人與物有偏全聖與凡之間又是千階萬級也偏全性命俱偏全處性命俱全是所謂氣質之性也

南塘曰太極無加無對者爲一原而理同也自一而分爲二五則是爲異體而理不同矣太極之理乘陰陽則爲健順之德乘五行則爲五常之德其曰超形氣而爲二五則是健矣順具於無陰陽之地其言性也不亦懸空駕虛之甚乎率性之謂道此通人物而言也物旣此此同人之性則又必循之而有同人之道然後方可謂率性也今謂有同人之性而未見有同人之道則惡在其率性乎率性之道不同則其所率之性元自不同此已可見矣

公謂南塘不識心故不識性也以爲人得二五正通之氣靈貫於萬物即明德本體實聖凡

襲其謬復以氣質之性對之也竊謂論氣有四般理同而氣異者以偏全通塞而言也類之所以異者也氣雖相近者以知覺運動而言也異類而同者大學序所謂氣質之禀或不能齊者以昏明强弱而言也同類而異者也兼同類與異類而總言其異者中庸章句所謂氣禀或異是也告子以異類而同者直謂之性故孟子擧類之所以異者以折之論氣則一也所從言之實相燕越南塘所瑩乎此徒知氣之非理而不知裡面條貫種々有不可混者非但見理久詳見氣亦未可謂精也

或曰人之性之性與性善之性不同歟曰同性善之性非本然之性歟曰本然之性曰子以犬牛人之性爲氣質之性以性善爲本然之性而又言其同何也曰單說人則本然也與犬牛相形則氣質也

本然者理之一而已偏全者隨人物之形氣而有不齊也美惡者偏全之中各自有不齊也美惡可變偏全不可變偏全美惡雖有可變不可變之分而其爲氣質則一也其爲氣質則一而所指則不同湖中以偏全本然混而言之理與氣混者也洛中一偏之論以偏全美惡混而言之氣與氣混者也氣與氣混小錯也理與氣混大錯也

初宋尤庵以朱子答徐元聘書爲定論授農巖々々又授之陶庵即洛論之宗旨也其書曰承喩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正所當講者而考訂精詳又見志意之不衰也慰幸々々某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禀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

仇讎章講義至有削逸之命朴贊善弼周言乎上始除掌令公曾撰遂庵行狀總論以理氣說爲主意而結之曰朱子歿吾道東矣其任傳道之責者惟栗谷尤庵兩先生爲最著云最著二字原於朱子行狀而沙溪後孫以爲沙溪見拔於傳道之中群罵衆嘖無復顧藉至於陳章聲罪年六十九卒贈判書謚文純

李巍巖居雖在湖主洛論以爲禽獸稟得盡五常之性公以爲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名之性是理墮在氣中以後之名則禽獸與人安能同其全乎巍巖又言人物均受五行之理今論氣之有偏全分數則可五者之中謂一有一無則不可兀一草一木莫非四德中物也況較靈於草木者寧有不盡稟五者之理氣哉公又曰天命超形器而稱之五常因氣質而名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以其形之殊乃在於其形之殊知覺運動之所爲人與物雖同仁義禮智之所賦人與物不同何可以吾人至貴之性降同於禽獸類而與較分數多寡欲以是爲人獸之別哉

湖洛學派分裂

湖學始於權遂庵而韓南塘繼之洛學原於金農巖而李陶庵守之金三淵昌翕李陶庵縡朴黎湖弼周居洛下故謂之洛論韓南塘元震尹屏溪鳳九家湖西故稱以湖論門戶分裂幾成黨論而李巍巖柬玄冠峯尙璧以湖西人其論與洛下同

臺山金邁淳闕餘散筆曰南塘以孟子所稱犬牛人性爲天命本然之性朱子尤庵定論明々爲在冊子上而非但不肯從又礙論曰無其言曰以氣說性正告子迷謬處孟子不應反

按尤菴之學專主氣而未嘗主理故其言曰心是理而性是氣氣即陰陽而理即太極也又曰大概性是無作爲底物心是運用底物情是不知不覺闖然出來不由人商量底物意是較計謀爲底物又曰此之心器也性器中之水也情是此之瀉出者也

金厚齋幹字直卿淸風人朴玄石門人 仁祖丙戌生以學行薦仕諮議贊善右參贊壬子卒年八十七

申直庵暻李敬庵行泰姜志庵錫朋並朴玄石門人

魚杞園有鳳李正庵顯益申白淵無逸幷金農巖門人

韓南塘元震李巍巖柬尹屛溪鳳九蔡鳳巖之洪李華巖頤根玄冠峯尙璧崔梅峯徵厚成秋潭晩徵以上諸人號稱江門八學湖洛之論於是起矣

韓南塘元震字德昭淸州人肅宗壬戌生八歲始入學口讀甚鈍過數年文理大進應口顯悟一覽輒誦父欲禁其閑遊更敎百餘行即使背誦不錯一字又抽諸書中小兒難解者以試之無不通曉大奇之曰昌吾門者此兒也公十八欲治應擧先讀大學病世之治經者不識文義細究經旨仍翻然自喜曰學問窮格之工不過在是即廢學究業便脫然以聖賢之學自期公之志學實始於此公才智超詣識解明透深究易詩書四子書至如太極圖說通書啓蒙經世律呂諸文字無所礙滯又謂天文地理兵家筭數儒者亦不可不知汎濫諸家盡得綱領遂從遊黃江之門歷拜金農巖於三淵農巖曰君聰明不患不足但發得太早肅宗丁酉除寧陵叅奉 景宗辛丑除副率英祖初年以書筵官召見後因孟子臣視君如

尤庵題其居室曰遂庵取薛文清語也又命之曰寒水齋盖用朱子感興詩秋月照寒水之句意也及尤庵受末命也公往迎中路尤庵握手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當主孝宗大義尤庵嘗有意於祠享明神宗毅宗在濟州以此托公故以毅宗殉國歲甲申正月建萬東廟於淸州華陽洞　肅宗又欲廟祠國中以問公力贊之今大報壇是也所著有太極說陰陽五行說四七理氣辨楚山語錄華陽語錄等諸書

金農巖昌協字仲和文谷壽恒子宋尤庵門人　孝宗辛卯生己酉進士壬戌魁文科官至大提學禮判戊子卒諡文簡嘗受業於妻父靜觀齋李端相天姿穎悟學問高明文章醇雅與弟三淵昌翕齊名而三淵以詩勝所著有江都忠烈錄農巖集諸書弟昌翕字子益號三淵兄弟俱以道學文章有大名於世公官至進善痛父非命一不出仕終老江湖孝宗癸巳生　景宗壬寅卒壽七十諡文康有文集三十六卷

李直齋箕弘字汝九全州人　仁祖辛巳生宋尤庵門人以遺逸官至執義肅宗癸巳爲尤庵疏辨謫富寧年六十八卒

李芝村喜朝字同甫延安人孝宗乙未生靜觀齋端相子宋尤庵門人肅宗初以遺逸官至祭酒景宗甲辰卒年七十諡文簡有文集三十二卷

鄭丈巖澔字仲淳延日人　仁祖戊子生松江澈玄孫宋尤庵門人甲子文科官至領議政諡文敬　景宗壬寅以事謫楚山又放還祭夢窩金昌集文復謫薪智島　英祖朝放還拜相丁未又坐事竄梁川後入耆社年八十九卒

生故舊不以一言半辭自見其意而反逃後學之語初若不相知者然若如此而已則朴友之狀足矣更何以徵惠於門下耶云々明齋辛酉擬書云竊觀門下以晦翁之道自任而大義之名自樹主張太過故己不能虛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獻疑而發難於是尙同者見親而替否者被疎匡拂者有患而將順者無災此所以大名壓世而實德內疚者也此則發於行己者也嘗承教以爲退陶之學一摸晦翁而其剛毅峻截處終似欠闕以此病退陶而自處則又不覺偏於剛峻一邊自克勇者爲剛而今以責人猛爲剛理勝慾者爲剛而今以力服人爲剛是以見於酬酢之間者其於克己躬行實地用功之處鮮或及之而譏誚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開口肆筆痛切深刻攻人勝人之語不絕於語至於引繩從遠於一言之同異一事之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精義棄之如遺則又類於少恩之申韓此則發於接物者也云此書旣成明齋弟農窩推力挽之更問於朴玄石羅明村而皆止之故遂寢之懷（尤庵居懷德故曰懷）尼（明齋居尼山故曰尼）懷尼之事自此始矣老少之論自此起矣右宋者爲老論金淸城錫冑金光南益勳金退憂壽興金光城萬基金文谷壽恒閔老峯鼎重李畏齋端夏李西河敏叙諸氏主老論右尹者爲少論南藥泉九萬吳西坡道一韓時窩泰東趙迂齋持謙朴玄石世采尹東山趾完崔明谷錫鼎朴白石泰維諸氏主少論自始儒學之界移爲政黨之紛爭歷數百年而至于今遂爲難救之痼弊曷勝慨哉

權遂庵尙夏字致道安東人又號寒水齋　仁祖辛巳生宋尤庵高弟顯宗壬寅進士後以遺逸官至右議政謚文純

籍實爲聖母致慰安之道故己卯賜還辛巳全釋其本情之無他於此可見臣知殿下於己巳等事付之先天而窃慟以臣之故辱及師門跳入當路擿抉付之先天等語以激天怒設鞫庭必欲殺之趙顯命䟽論以爲朝廷不以逆律勘玄逸而以護逆罪聖鐸不幾於罔民乎至先天之說豈有別般隱情可以限死鞫問者乎朝廷之名論太勝於是三司攻顯命爲名義罪人並遠竄聖鐸字振伯號霽山義城人文科官至校理丁巳鞫配濟州到光陽卒

公之母夫人受學於家庭有女士之行即敬堂張公興孝之女也張公即鶴峰西崖之淵源則公之學問本於敬堂也公之子栽字幼材號密庵逸仕主簿躬行篤學與從兄顧齋（官參奉）同受家庭之訓著有禮說密庵外孫李大山象靖小山光靖兄弟並爲一世名儒

尹明齋拯字子仁坡平人美村宣擧子　仁祖己巳生幼學于俞市南棨及長從宋尤庵學因事絕之丁丑亂母李氏殉節江都故平生不赴擧亦不就仕　顯宗辛亥除進善連拜大憲吏判左參贊己丑爲右議政皆辭不出年八十六卒謚文成以遺命銘旌但書以徵士

宋尤庵撰尹美村墓碣有曰惟玄石朴和叔之狀該貫遍包據以爲說云又曰允矣玄石極其揄揚我述不作揭此銘章云故明齋與尤菴書曰窃觀此等文字全以總論爲主先人之於門下得托以講劘之義者四十年矣平生本末宜無不相失者今乃曰吾則不知而朴某之言如此云々豈非遠於人情耶先人平日論議出處與門下儘有不盡相合者今欲不沒其實則以爲某事某事不相合於幽明情義却無所妨今以黃鵠壞虫窺闖闢奧等語外而疎之不但不肖奉托不朽之意竟歸落莫抑恐使後世或得以議門下之淺深又曰今於平

二尊之義理勢然矣第以六年母臨之尊還爲嬪御無所差別於後宮之列者在古無徵於禮無據若於退處之後其所供奉之節講求前代可攷之禮博詢議定務歸得中則有何四尊之嫌而今乃不然反以此作爲邦禁諱言其事臣未知其何也所著有四七理氣辨

李玄逸字翼升號葛庵載寧人仁祖丁卯生二歲時廚婢失匙能步至蓙蒻間搜出與之六歲時偶言人兩眉分坼正似坤卦九歲始屬句語輒驚人嘗驅東里中群兒登高爲壇折丹楓爲旗布八陣勢羣兒謂其戲笑不應申令三驅按笞隊長衆隊摺伏號令　肅宗丁巳招授掌樂主簿旋拜持平己巳擢爲成均司業特除吏曹參議禮曹參判遷大司憲癸酉陞右叅贊尋拜吏判甲戌竄鍾城己卯正月放歸甲申卒年七十八所著有栗谷四七書辨愁州管窺錄洪範衍義尊周錄新編八陣圖說永慕錄葛庵集等諸書

己巳因灾異言事䟽曰廢妃閔氏不循壼儀自絕于天然六禮所聘定位中宮殆將十年今廢黜至置閭家絕其廩食未克適當請依宋仁宗郭后事處之離宮爲之設防衛謹糾禁給廩料使用所賴則其於處變曲盡云甲戌掌令安世徵拈出自絕糾禁等語啓請拿問其原情曰聖上即中宮之所天故自絕于天等語致宛轉委曲之意委官南九萬尹趾善等以爲本情似非謀害荐棘嶺北辛巳崔錫鼎曰玄逸決非謀害上放之

權荷塘斗寅撰行狀曰安世徵嘗語人曰始吾誤聞人言發論請逮及覩其容貌辭氣匪直无妄眞有道君子吾遂以爽實自劾坐是補外然不恨也遂歿於謫

英宗丁巳其門人金聖鐸上䟽論事以及朋黨之害於是申寵等交章擠斥聖鐸上䟽曰領

用心於內從眞實地着工夫晚年所造心與理會本末相應表裡如一云
尹明齋與李草廬書曰炭翁事其本心則決非爲尹善道遊說也固以爲上爲國家下爲朋友至誠之發耳每以爲君臣之間情義交孚則當使言吾過失者日陳於前然後方可以盡天下之善而有裕於天下矣至於李員外之跡極其攻擊而門下進對說話始大驚懼奉質於尤春二丈則曰讒人得志戕害士類如𡨚貞之爲炭翁必不爲其黨而將反救士林同被其罪無疑也
朴西溪世堂字季肯潘南人　仁祖己巳生　顯宗庚子文科官至判中樞府事性恬退一不出入者社致仕卒年七十五謚文貞著思辨錄凡論孟經傳註蹟與程朱說頗有異向
朴玄石世采字和叔潘南人　仁祖辛未生從金清陰學博聞篤行朝野推重視爲儒宗辛卯進士以遺逸仕至左相年六十五卒謚文純配享　肅宗廟庭享祀文廟
又號南溪所著有南溪禮說二十卷六禮疑輯三十餘卷範學全編六卷春秋補編諸書其範學集古今洪範註釋諸家之說或間參以己見發明洪範之學義又附以河圖洛書皇極內外篇及箕子傳記事蹟以闡明之有功於範學大矣又有南溪外集心經標題心學至訣讀書記朱子大全拾遺等諸書
丁愚潭時翰字君翼羅州人隱居原城談性理之學不樂仕宦課農以自食以遺逸累徵至進善皆不就每入皆骨山輒數月忘返釋子輩慕其風儀稱爲地仙己巳上跣陳廢后事甲戌又以執義上封事數千言獄情太濫又言禧嬪事曰坤聖之復位禧嬪之降號出於國無

令天地別有所爲於萬物之外則亦是爲一物矣何能貫包萬物而爲無窮乎聖人非別有所能於夫婦之外而夫婦之知能亦有所不知不能取於夫婦故大同於天下萬世此乃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是以語其大則與天地侔而語其小則夫婦之所能亦有不能者矣下與夫婦同故不可破上與天地叅故莫能載

又統論庸學曰庸學聖人之書也當與周易叅看若能精究此書而推科措行則用之天下用之萬世儘無窮也雖至方術少技亦可以此推究得之理無二致也若但誦章句而不能推移措行則乃一塲無味說話豈不悲哉加減此一書一字具不可得無異於易春秋之嚴精也小子乃於是乎聖人之道至大至精聖人之才不可量也

又曰中庸者人之常道也天地萬物之情安於常而已矣常故可繼可繼故可大可大故可久可大者德也可久者業也

又作論語註解孟子源安針砭周易詩傳尙書洪範說禮記家語孝經諸經傳註解與朱子說頗有異同故宋尤庵斥之以斯文亂賊

又著尊堯錄有遺稿若干卷

權炭翁諰字思誠安東人(孝)宣祖甲辰生有聰明穎悟絕異於人人以比顏子弱冠已有盛名丙子牛薦拜大君師傅連除諮議進善承旨皆辭病免顯宗朽召拜漢城右尹上疏言事忤時議罷歸仝春宋公言於上曰某愛君憂國老而彌篤不可終棄遂復拜左尹壬子卒年六十九上特贈左叅贊從朴潛冶知誠遊禮必以木實爲貴道必以孝悌而推是以其學專

敎道道也敎行也出乎性而不由乎外故不可離也凡道心陽之四象也可蔽而不可滅故曰心性人心可克而滅焉如陰之四象也故不謂之性其云氣質之性非也夫人陽爲性而陰爲志陰陽之交曰心故性不可變而志可易性動而志靜無所偏係曰動有所專主曰靜

此言心性也與記曰人生而靜者不同盖記謂天命之性也

尹鑴又釋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章曰四端心之極而對人心爲儀而情者心之交于物而爲心之四象者也欲者如土之無專位也喜怒哀樂如四行之數焉喜怒哀樂未發無所偏着巳發如未發之時不根於心心平而不動謂之中也所以能因其事物之當發而發焉皆中其節而無乖戾之失謂之和君子之學必自情用力七情中節則中正立于心矣視聽言動中禮則中正立于身矣此是正心修身之工也情不敢妄發則久而邪心滅而道心獨全如道家之煉形是也心正則身修矣立其中而泛應乎四方故曰大本和合于天下而通行焉故曰達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所以爲中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之行于外而成也曰中曰和文之互也中卽和也

又釋君子之道費而隱章曰費廣大也隱約小也夫婦之與知能行隱也聖人之不知不能費也雖聖人與夫婦同道雖聖人不能獨知天下之事獨能天下之功聖人之所能不過夫婦人之所能聖人亦有不能盡知夫婦之能而惟其不自用而取於夫婦以天下萬世之夫婦治天下萬世之夫婦也故與天下同大其所以過於夫婦者以其能取於夫婦也天治地之休徵災沴因人以生而不能常治常安故人惟有所憾而此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若

於一人之手則必作於同席之人矣且知中庸先作而大學後出矣其言皆着々中窾可據而的也非如無實而逕言浮浪枚疑者也非聖人孰能撰之嗚呼以爲聖人有他乎哉無他也

又作中庸序說曰氣之始生曰太極陰陽分曰兩儀氣合搆形曰四象太極生之主陰陽兩儀分太陽小陰少陽太陰四象合陽陰兼體用太極爲氣氣生性性有二焉利害分爲兩儀之性利害合一氣之性四端爲四象之心二心爲人道之心情喜怒哀樂爲四端心者氣之搆形也情者心之交于物也

其釋中庸曰庸謙也中和謙庸相附而並行者也忠恕曰仁爲道之本禮以節文之義以裁制之禮義者所以爲中庸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釋曰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而肖其性故曰天命忠恕以率之禮義以節文裁制之知信以裁行之是謂四德四德者何處得來耶天不能以其所無命人不能無中生有以爲道稟乎天地而爲天命之性者如天之有太極也稟五行之氣而爲心性者如太極之生四象四象者氣之交于形也心性者亦氣之交于形也故四端如四象之數焉此謂道心也土爲形之極而寄治於四行信爲心之極而編爲四端之基故只言四端焉木之氣柔善慈愛而爲仁之端火之氣宣著限節而爲義之端全之氣肅殺斷而爲義之端水之氣流行通達而爲智之端是心性之本善也人有此四者之知覺而其蔽于形質而有所不照者爲人心養其道心而充其人心則可以擴充而爲四德四德成而中庸在其中矣以是率性曰道修治乎是曰

伊尹十愆其乎及其臨死歎曰朝廷不用儒賢則已何至於殺乎人以賊搆殺之而猶以儒賢自居有是哉洿也其言亦足悲乎哉其罪案只是照管慈聖復設體府也照管慈聖乃用韓琦語也彼譏釋之曰照照勘也管管束訊也刑二次賜藥死尤庵有書曰蓋其人姿質之美制行之高立論之妙能使一世風靡輻湊心悅誠服云許眉叟答尹鑴論中庸洪範書曰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非僞作者所能言今以爲僞書而去之自以爲經文已正程朱氏從古文二典爲誤所毀改經文蓋亦古之未聞如此不已則六經無全經古文無全文經文之害焚滅一也破壞二也豈不大可懼也又不獨此也旣一侮聖言孔子三戒其一畏聖言自以爲經術博覽而其貶論則聖言毀壞則聖書竊不知此侮聖言者乎畏聖言者乎

公建議大王大妃爲　孝廟當服朞以重尊君之義引魏晉故事爲言眉叟答曰凡喪服爲天王斬非並舉父母而言也母爲嗣君斬此魏晉故事非周公之禮也毋與群臣同斬恐不然毋爲臣子臣毋而大倫不亂乎

宋尤庵答權思誠書曰希仲其理氣説有超詣穎脫洞窺前人所未到處幸乞轉示以破昏謬又答李泰之書曰大概起於驪徒所言亦有實事自門下以外以希仲爲無然狀者何恨弟獨以其自樹立可愛故力排衆議只以去就爭之云

尹鑴作大學解說曰大學與中庸相爲表裏中庸已論道之始終體用而獨不著其次序故復著大學而足之然後聖人之道燦然可考更無餘蘊矣且二書無一言相襲以是知不出

宗已未生屢擧不第歎曰豈可捨已甜桃巡山覓酸梨經亂來家計益落々而閑田曠土不曾分外營占草屋三間蕭洒絶塵終日靜坐看書客至則呼童命酌或黃冠野服採山釣水以自適年八十四卒

趙浦渚翼字飛卿豐壤人宣祖己卯生三歲排棊成卦五歲隣老解衣令守視日暮猶守不去事父母至孝父僉樞公喪配獨居壽過九耋公亦耆首位登台司晝夜不離側飲食坐臥便旋之所皆手自扶持丁憂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爲糜而不執匙者三月三年不脫縗涕淚所漬枕席皆腐爲學不階師承一以聖賢爲法讀書有疑輒成劄記有庸學困得論孟書經淺說易象槪畧居業錄開惑淺語道村雜錄家禮鄕宜伊洛精要朱書要類朱書要抄等書行于世壬寅擢第官至右議政年七十九卒謚文孝

尹白湖鑴字希仲南原人　光海丁巳生　孝宗朝除拜皆封還誥命宋尤庵與李泰之書曰驪公封還誥命其高若此宜其下視一世如壞虫也閔驪陽兄弟每見必傾倒人或問其故曰其人觀其氣貌則座上春風也所其言論則出入經傳貫穿今古使人娓々不厭吾何爲不傾倒鑴嘗於經筵進言曰經傳註解甚浩汗人主萬機不可遍覽不如專意於經文之簡要而已　肅廟庚申賜藥死年六十四官至贊成

南夢賚曰懷書曰鑴於經筵勿覽朱子註又曰鑴近日排斥程朱自比於大禹抑洪水之功
　其在論劾方張之日以司僕調尙勸諸道牧場公事人或止之則曰征北之日馬政最急
吾一日在職安敢不盡一日之責以六經古文毀改無難則其視曾子子思固已淺尠矣

居鄕由自是連除官皆不就引江都臨亂不死以自咎孝宗名以進善詣闕下四䟽陳情以
辭命以士服入對留䟽退歸顯宗初召拜執義赴哭闕下過大葬而歸己酉卒壽六十後謚
文敬有遺稿十卷

李草廬惟泰字泰之慶州人　宣祖丁未生以遺逸官至大司憲壽七十卒

俞市南棨字武仲杞溪人宣朝丁未生癸酉文科丙子以斥和罪編配林川　仁祖昇遐以
謚號事竄穩城後官至吏叅卒年五十七謚文忠

許觀雪厚字重卿陽川人　宣祖戊子生　孝宗特除持平曰剛方正直聞之久矣朝廷不
用故特除云又號素巖又惺齋又遯溪年七十三卒著大學口訣禮義田賦兵律筭數天文
地理無所不究云

趙澗松任道字德勇咸安人宣祖乙酉生從學四十年潛心洛建之業自治甚嚴居喪至孝
有風樹吟孺慕歌　光海時鄭仁弘嗾列邑生張䟽攻斥退陶公引蓬萊庚公之斯距之甚
確爲所惡避地漆原江上躬漁以養親年八十卒官至大君師傅

申懶齋悅道字晉甫鵞州人　宣祖己丑生十餘歲通經史百家甲子文科官至牧使年七
十一卒有朝天錄仙槎志聞韶志

金鶴沙應祖字孝徵豊山人宣朝丁亥生癸亥文科官至大史諫年八十一卒

李畏齋厚慶字汝懋碧珍人　明宗戊午生與兄子道孜從寒岡先生學寒岡曰子吾之畏
友也仍命以畏齋　仁祖丁卯拜陰城縣監庚午年七十三從子道孜字至之號復齋　明

市一華人撫之歎曰小國乃生此大人篆體學神禹碑蒼勁古法爲東方第一所著有記言五十卷

宋尤庵時烈字英甫恩津人　宣祖丁未生癸酉魁司馬拜敬陵叅奉尋爲大君師傅孝廟初召以禮曹叅判旋陞吏判舉國而聽之世以昭烈孔明擬之上昇遐遂反初服　顯宗初因禮論安置長鬐後移巨濟庚申赦還己巳復栫棘濟州竟賜死甲戌復官右議政謚文正配享文廟所著文集百餘卷行于世又有朱子大全劄疑二程書分類語類小分問議通攷諸書歿後門人權尙夏等以遺敎建萬東廟于華陽洞

嘗曰退溪理發一句大誤理是無情無運用造作之物理在氣中故氣能運用作爲而理亦賦焉又曰性是無作爲底物心是運用底物情是不知不覺闖然出來不由人商量底物意是較計謀爲底物

宋同春浚吉字明甫恩津人　宣祖丙午生幼聰穎絕人喜讀書好習字未十歲李竹窓時稷素耆書見之曰汝已勝我矣甲子中司馬兩試壬申拜敎官孝宗初首先召公連除掌令進善陞承旨贊善己亥特拜兵吏判右叅贊進太極圖說壬子卒壽六十七謚文正　從祀文廟有文集行于世

尤庵曰公天資絕異精明溫粹瑩澈無瑕色夷氣和於先儒最慕李延平之質慤於本朝則以李退溪爲終身師法之地故有夢見之作豈精神感通而然歟

尹美村宣舉字吉甫坡平人光海庚戌生癸酉中司馬兩試丙子抗疏請斬虜使丁丑後屏

章註實弟子兄弟之子此之字即弟字之誤大學經一章註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此止字即至字之誤今古諸儒皆不能看得出也但曰一字致疑則妄也考較參互則罪也朱子之文尙如此況古經乎東人之學雖免魯莽矣中世李晦齋改換大學章句有補遺書李栗谷謂中庸章句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有病有聖學輯要皆已刋行或爲進講然則儒門禁錮後來轉急矣

鄭寒岡退陶嫡派也其門人有許眉叟穆徐樂齋思遠黃柃溪宗海文茅溪緯李畏齋厚慶鄭桐溪蘊朴大庵惺諸公而惟許眉叟承其傳以儒學著

金沙溪栗谷嫡派也其門人有金愼齋集宋尤庵時烈宋同春浚吉張谿谷維李草廬惟泰諸公而惟愼獨齋宋尤庵宋同春承其傳以儒學著

金愼齋沙溪之子也沙溪尤庵同春皆師事之其門人又有尹渼村宣擧兪市南棨諸公而以儒學著

張旅軒門人有金鶴沙應祖全沙西湜柳修庵袗趙澗松任道盧雲堤亨弼許觀雪厚張晚悔慶遇鄭守庵四震申懶齋悅道諸公而皆以儒學著

許眉叟穆字和父陽川人　宣祖乙未生　孝宗朝薦除叅奉不就後拜掌令庚子以服制疏黜補三陟府使東海有水爲患撰東海頌水爲之却不復爲害肅宗初特拜大司憲進心學圖及堯舜禹傳授心法圖又纂進皐陶謨益稷三篇陞拜右議政壬戌卒壽八十八謚文正生有長眉故號眉叟又曰台嶺老人石戸丈人有文在手曰文在足曰正幼時乳媼負往

學者名齊山斗者極多且圃隱之學始以洛閩爲範至于本朝一副成法若學問少與洛閩有異則譁然斥之爲異端公獨不以爲意專以講究於姚江良知之學以其篤行孝悌如金如玉人皆仰之無異辭焉朝鮮學者之內花潭稱橫渠學霞谷稱陽明學只此二家而已也有文集藏于家

星湖有言曰自宋以還儒學轉深轉隱一字兩字之義深究極討辨說盈篋人便汨々沒々又不免急於知而緩於行與聖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致氣象不侔矣如讀太極說既知這一句爲無形有理之義然而後朱子許多人必各有許多說如大學有章句有或問有章句語類有或問語類有大全諸子說人却去窮詰於同異得失而無暇乎及他亦世敎所以每下也朱子晩年亦以門人之繳繞文義爲憂此正吾輩常深慮且大學一書劈初頭以格致誠正爲難曉余謂知者臨欲行之也行莫先於孝試以孝之一事言之格致其當孝無復餘蘊然後誠意而誠意如好々色則却去行之而已何必言心復正耶如此書初不言格物只以致知爲首又去正心只言誠意且云誠心則意亦心也後人其能就其中認其闕却二條目耶且格至也格物而物格如誠意而意誠窮至其物物便窮至矣身中有心心中有知苟欲致知先極其物理亦宜然然致非有他路不過格其一物二物至於無不格而已聖人言簡雖去此一條亦不憂致知之不格物也又格窮至也只言格物而物格則致知在其中苟使如此或除後學之一段爭競

又曰看經豈不難乎朱子以後箋釋之備具莫如庸學二書其深義與訣置不論中庸十九

曰農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商皆然此似枝葉世衰政亂安坐而食戚惕而奪使隴畝之人不得奠居不得用力又不得自食其力之所出與佛老何干惜乎退之々說不得爲通論子曰富而後敎之敎者五倫爲要三物興動八刑申戒此豈有難知之義而異端之所能亂者也彼佛老之學絕嗜好貴淸淨一生辛苦于窮山非常人之所悅若果富庶而樂業其一種幽禪之外必將生老於環堵之間何患道之不明況我邦無道流惟喫菜行脚之徒莫非逃賦役之氓今讀書談道之士紛爭於句字之間辨析於毫芒之際無非尊程慕朱趨々步々雖些少差誤了不見異端之岐惑從此而登公登卿然民不蘇而國不治何與於道之明不明耶君子屈治成敎化之世明道爲重斥異端所以明道也至後世則立法爲急立法所以優民孟子所謂政刑是也

又曰五穀未熟不如稊稗今世聖人之道雖謂之已絕可也搢紳學士遊談孔孟而其實斷無一毫遵奉之意冠紳起居莫非利名利爵也楊墨異說今無存者耳聆目視滔々是楊墨之罪人也饞貪進趨承順喉氣於形勢之塗者楊見之必掩目矣贓斂虐害不恤一已之外者墨聞之必塞耳矣爲我兼愛奚暇論哉余見閭閻之間不敢爲大奸惡者非聖人之化多是畏佛冥罰山藪之上習徑參禪之徒尊敬釋迦眞心至誠死無餘悔其事可尙今之儒士其於聖賢苟有剝膚利害必將毀滅如土芥耳

鄭齊斗字士仰號霞谷延日人 仁祖己丑生肅宗時抄選官至左贊成丙辰卒壽八十八諡文康公以圃隱之後門戶赫烏寅平尉齊賢之弟也靜觀齋李端相之連姻也是時山林

詖淫邪遁之說畔道非聖無所畏憚欲排窮理之學則斥朱說於洪水猛獸之災欲除繁文之弊則以始皇焚書爲得孔子刪述之意其言若是而自謂非狂惑喪心之人吾不信也使若人者得君而行其志則斯文斯世之禍未知其孰烈於秦也邪說之陷人一至於此可勝歎哉

又按朱子晩年見門弟子多繳繞於文義果頗指示本體而有歸重於尊德性之論然是豈全廢道問學之功泯事物之理如陽明所云者哉而陽明乃欲引此以自附於朱說其亦誤矣況入大學者先小學欲格物者務涵養此固朱子之本意而見於大學或問與答吳晦叔書若此類甚多不啻丁寧反覆三致意焉何嘗使人逐外而忌本原哉

張谿谷謾筆曰中國學術多岐有正學焉有禪學焉有丹學焉有學程朱者有學陸王者門徑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識挾筴讀書者皆稱頌程朱未聞有他學焉豈我國士果皆賢於中國耶曰非然也中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蓋中國人材志趣頗不碌々特有志之士以實心向學故隨其所好而學不同然往々各有實得我國則不然齷齪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於此可以見吾東學界之拘束而儒學之不進也

李星湖僿說曰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雖禁其專治而未嘗排去甚嚴猶在小道可觀之內也孟子距楊墨則比之洪水猛獸水墊人而獸噉人必驅除乃已又至程朱斥佛老則惟懼如脂膏之汚人爲其彌近理而大亂眞聖王不作世治不復斯民之窮厄極矣仁人君子思所拯救是爲目下之急務究厥由來恐非異端之爲妨也韓退之作原道以繼孟子其言

寒而謂之行則所行者人心耳非道心也且痛而知痛饑寒而知饑寒塗人乞人與禽獸皆能之若是而可謂之知行何貴於學問爲哉夫以知痛痒識饑飽爲性此本出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說陽明所見正慣於此故信口說出以飾其辨然而其說但可施於形氣之欲而不可喩於義理之知行故於孝於弟不曰知孝已自孝知弟已自弟但曰人之稱孝稱弟者必已行孝行弟則與前後語意不相諾應終言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處未免只依舊分作兩個說盖道理本如此終湊不合得故也

又曰洸謹按陳白沙王陽明之學皆出於象山而以本心爲宗盖皆禪學也然白沙猶未純爲禪而有近於吾學故自言其爲學之初聖賢之書無所不講杜門累年而吾此心與此理未湊泊脗合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心體呈露日用應需隨吾所欲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始渙然自信云此其不盡廢書訓不盡鑠物理大概不甚畔去但其悟入處終是禪家伎倆故雖自謂非禪而其言往々顯是禪語羅整庵已言之而其高弟賀克恭亦謂其師有過高之意後學從其善改其差可也至如陽明者學術頗忒其心强狠自用其辯張皇震耀使人眩惑而喪其所守賊仁義亂天下未必非此人也詳其所以至此者亦只爲厭事物之爲心害而欲去之顧不欲滅倫絕物如釋氏所爲於是創爲心卽理也之說謂天下之理只在於吾內而不在於事物學者但當務存此心而不當一毫求理於外之事物然則所謂事物者雖如五倫之重有亦可無亦可剗而去之亦可也是庸有異於釋氏之教乎哉持此而揆諸聖賢之訓而不合則又率以己意改變經訓以從其邪見乃敢肆爲

而陽明信以爲人之見善而好之果能如見好色自能好之々誠乎人之見不善而惡之果能如聞惡臭自能惡之々實乎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又曰我未見惡不仁者盖人之心發於形氣者則不學而自知不勉而自能好惡所在表裡如一故才見好色即知其好而心誠好之才聞惡臭即知其惡而心實惡之雖曰行寓於知猶之可也至於義理則不然也不學則不知不勉則不能其行於外者未必誠於內故見善而不知善者有之知善而心不好者有之謂之見善時已自好可乎見不善而不知惡者有之知惡而心不惡者有之謂之知惡時已自惡可乎故大學借彼表裏如一之好惡以勸學者之毋自欺則可陽明乃欲引彼形氣之所爲以明此義理知行之說則大不可故義理之知行合而言之固相須並行而不可缺分而言之知不可謂之行猶行不可謂之知也豈可合而爲一乎陽明之見專在本心怕有一毫外涉於事物故只就本心上認知行爲一而滚合說去若如其說專事本心而不涉事物則心苟好々色雖不娶廢倫亦可謂好々色乎心苟惡々臭雖不潔蒙身亦可謂惡臭乎陽明亦自知其說之偏故以不分知行爲知行本體以分知行爲私意隔斷然則古聖賢爲知行之說者皆私意耶

王陽明傳習錄辨　下

至如知痛已自痛知寒已自寒知饑已自饑其爲說亦可謂巧矣然痛與饑寒乃身心所値之事緣境而得名者耳非義理知行之稱也知疾痛而處得其道方可謂疾痛之知行知饑寒而處得其道方可謂饑寒之知行若但痛而謂之行則所行者血氣耳非義理也若但饑

朝鮮儒教淵源卷二

王陽明傳習錄辨　上

退溪之時王陽明之學始入朝鮮退溪痛加論辨作傳習錄辨傳習錄者王陽明門人記其師說者今擧其辨論於左

徐愛（愛字曰仁陽明門人）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陽明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弊久矣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々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功用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曰人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意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聖賢敎人知行要復那本體大學說如好々色云々

退溪辯曰陽明謂今人且講習討論待知得眞了方做行的工夫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言切中未學徒事口耳之弊然欲救此弊而強鑿爲知行合一之論此段雖極細辯說言愈巧而意愈遠何也其以見好色聞惡臭屬知好々色惡々臭屬行見聞時已自好惡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以此爲知行合一之證者似矣然

隱於名山皆花潭門弟之流而亦頗好恠故世以朴爲仙去聞花潭之風者大慨如斯

牛溪續集曰朴守庵尊丈非但詩學甚高學問見識殆非近世人物切願躬詣而精選如右丈雖老而倦勤旣與先生相知必不辭却矣

眉叟記言曰守庵與北窓鄭𥖝交相善古玉丈人師事之又曰北窓常言聖人重人倫老釋盖大同而小異常歎曰言不見信行不見知放歌自戯托娛遊方之外而未嘗自異於衆矣其與人居無一不出於孔子之術者盖其悟類釋其迹類老子其敎人一以聖人爲宗云按花潭之學退溪已辨之詳矣澤堂亦論之確矣朝鮮儒學之術專尙程朱之學而花潭特以氣數之學追蹤康節故別開一派如土亭守庵皆以數學傳孤靑又從遊土亭者也其學彷彿故澤堂所以云々也自後其學無傳焉

不到登漢拏山而還士亭令就學于李履素之門受大學中庸三年始返于鄉公歎鄉風鄙
悪欲行呂氏鄉約作講信書堂里中悪少潛火其室遂挈妻子入智異山紅雲洞人迹罕到
處結廬力田以供朝夕猶不繼春夏之交煮山梨以充飢講學不輟遠方之人聞風負笈各
作書堂于其側弊及隣寺公恐緇流生怒居四年罷出又卜居公州鷄龍山孤靑峯下孔巖
之洞家焉州之士莫不尊師之來者日益衆諸生爲公營搵衣所告州伯作書院州伯亦出
資以助不日而成公日至于院諄々敎誨十八年沈潛經史樂而忘食晩年所得益高明年
六十九卒

白沙曰其爲人頗能文恬靜自守决非俗流

眉叟曰徐起博學爲文章四方士爭師之入南嶽燕谷山寺終老後出山以壽終湖西之
人立徐孤靑祠

朴守庵銘其墓曰噫待可生于東动墳典貫厥躬一片石守幽宮江有月山有楓

朴枝華字君實號守庵雄善人嘗受易於徐花潭好修鍊之術入金剛七年而返弟子請問
其術枝華曰遺世獨行之士或爲之非學者之先務也花潭終日觀數公問觀數何如花潭
曰天下數中國先受其敗又問東方何如不答歷三世至崇禎賊陷北京公嘗守靜不以事
物經心性簡潔文章亦然公嘗爲吏文學官旋棄之有學力以禮律身博極群書所見精確
避亂春川地聞賊迫近遂投水而死

澤堂曰朴枝華庶人也博學能文章亦有理學之名徐起賤人也明經授徒兩人好山水

嘗澄心默坐家庭肅穆年德益卲學徒競進遠近學者洽然宗師之克承李文成以來嫡傳門人稱愼齋先生尹宣擧諸公主喪事一以禮制

愼齋夫人兪氏左相泓女不慧遂以李栗谷庶女爲小室賢而且善女工先生甚安之及兪氏沒沙溪命諜後娶先生曰前人不慧爲終身之恫昔今雖改娶安知必愈前人耶盖安小室而無他意也沙溪秦信愛先生故亦不强之宗事遂不成

朴玄石與宋尤庵語此事玄石曰何不取兄弟之子而子之尤庵曰愼齋意與兪氏無夫婦之道不過爲兪家一處女云遺命與己各廟然愼齋旣生而養之家死而爲之服獨於合廟後而不然則未知或有其義否耶

尤庵集神道碑曰盖自栗谷先生講道石潭出則以君民自任洙泗洛建之道大明於世老先生（指沙溪）專於朴實頭用功以得其宗而先生又承旨訣門路甚正庶幾傳之無弊云

先生嘗曰吾於色欲分數甚寡或有以敗身者則鄙之若將浼焉故其爲學要在言行相顧幽顯一致

愼齋之門人有尹美村宣擧兪市南棨李草廬惟泰尹石湖文擧諸公而沙溪沒後尤庵同春亦以師禮事之

徐起字待可號孤靑樵老利川人中宗癸未生家累世寒族自少力學百家衆技之說無不涉獵而尤慕禪學二十餘遇土亭始知吾道之正盡棄其學而從之與土亭周遊四方無遠

明齋集）
盖牛栗兩先生道同德齊故及門諸公如鄭守夢趙重峰中晩退李延陽皆出入兩先生之門如退溪南溟之門也牛溪門人又有吳楸灘允謙黃秋浦愼姜睡隱沆諸公而睡隱 宣祖丁酉被俘於日本口誦七書謄行之日本人歎服放還睡隱字太初晉州人文科官至佐郞

金集字士剛號愼獨齋嘗愛眞西山獨行不愧影獨臥不愧衾之語以自號沙溪先生子生甲戌纔學語以指竪口曰此中字也五六歲知讀書作大字從宋泉谷宋龜峯學從沙溪於連山守制之廬饘奠祝贊無不恪行十八中進士庚戌授參奉光海朝歛迹連鄉仁廟初元直拜扶餘縣監歳餘遞歸自是除拜皆不就庶弟杲爲人誣告事將不測先生詣闕待命上曰杲罔妄言其父兄皆賢故特原之拜承旨入侍講筵多所規切旁縣賊有謀亂者謂其徒曰金承旨廬不可過上聞之曰凶徒亦知賢者之可畏也孝宗已丑除吏判時金自點嫉士林登庸行纔北虜謂先生與金淸陰爲首於是北使六人出來又以兵壓境擧國震先生怡然曰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上親爲彌縫諸公竭力遂得鮮先生蒼黃退歸翌年超崇政拜判中樞卒年八十三特賜謚文敬配享孝宗廟從祀文廟
先生姿禀端方審密温雅和粹事親愉色婉容朝夕必拜沙溪有出則必扶鐙歛衣隨行三十步而止及還迎拜馬首鐙整衣如前沙溪嗜眞魚食醢木麥麵每飯備盛食擣于楪麪則三日一進爲恒式而家貧躬執網罟漁于前溪而供之及喪哀毀過制鄉人過廬莫不流涕

門鎖閉已數年草沒庭階與李月沙相視抆淚時大旱閉南門公曰不須閉開門若開閉門則天必雨爾瞻大怒將啓稟有人謂爾瞻曰似是一謔何至以言殺人爾瞻曰謔者泣乎然怒稍解得免　仁祖反正　光海將遷江華公言於大臣曰廢主雖自絶于天群臣曾所北面當哭送左右失色甲子适亂議守城去邠公厲聲曰此豈大臣囁嚅時耶都城濶大難守江都在海中不若南幸公州取三南士馬以圖恢復上從之拜大憲年六十三卒贈諡文肅公少時英銳頗使才氣早從師友痛下心工絶去病痛務爲莊重性至孝父喪三年不脫衰經背肉皆爛淚目成瞖至於義理上事業折衷羣言多有前人所未發（月沙集碑）

安邦俊字士彥號牛山又隱峰竹山人牛栗門人生癸酉少牛溪三十八歲年十六赴鄕擧耻其紛雜遂棄之而專心爲己之學即自南方執贄見牛溪於坡山與先生之子滄浪文濬終始承敎律己以約不務矜持視勢利紛華若浼師道被誣闢之乃已嘗入城爾瞻致言曰一見我則當伸師誣纘男再來訪皆避不見丙子倡義勤王至中路聞圍解罷還上疏論致寇之由專在和議言甚痛切　孝廟朝趙浦渚〻請致公爲矜式拜持平不赴後陞工議年八十二卒所著有抗義新編湖南義錄三寃記事師友鑑戒錄混定錄貿還答問等書申應

矩字子方號晚退軒平山人牛溪門人生癸丑少牛溪十八歲年十八受業於牛溪及栗谷庚子拜利川府使時牛溪被誣至於追奪公棄官歸杜門講學光海朝拜廣州牧使上疏伸師誣及大妃遷西宮歎曰綱常絶矣流寓藍浦海曲　仁祖朝入爲承旨論興學圖治之道尋卒年七十一稟性剛方篤行孝友從事正學終士望實甚隆棲遲下位而終士林痛惜出

栗谷曰汝式嘗以爲唐虞之治可卒復不知變通以至騷擾族其鍊達然後可大用權石洲曰先生能見未形之亂於數年之前獨不辨邪正於目前乎

休窩雜纂曰重峰以言獲罪終以死義世共憐之然其垂名靑史貽贈異數亦非不幸也世言重峰有忠言嘉猷鬱於當世厄窮枯槁澤畔行吟及至板蕩名節著見向使其言早信大關安危之機矣每惟　宣祖之聖明不能容受逆耳甚至焚疏而遂令忠鯁之士顚沛若是及觀疏辭乃與耳食之異雖其懷此慷慨諤々敢言不量其力其志有足悲者然其明天人分際指陳災異非若京房之言又無深思異計足以鞏固邦本者而以疎遠小臣一朝欲以斥退執政大臣如搏孤雛變易朝廷如着奕碁豈不難且危哉蓋其天姿啄鯁剛敢自用抗首强聒訐々不已不知私於偏黨而自反於師旨亦其蔽也不然炳然一心根於義烈眞古之諍臣者歟

公於占候推測之事亦皆旁通壬辰四月聞東南有聲如雷驚曰此天皷也彼兵必渡海及起兵嘗夜觀天象北向拜哭已而又仰天歎曰吾以爲禍及行朝更察之二王子入北者其被虜乎

安牛山邦俊編公遺稿名曰抗義新編

鄭曄字時晦草溪人嘗夢朱子書示盈天盈地勿忘勿助八字公悟而自負書之揭壁因號守夢生癸亥少栗谷十五歲三歲學文字稱神童李土亭見公大稱賞曰他日必擅大名公訪宋龜峰仍出入牛栗之門磨礱習端嚴自持癸未釋褐薦玉堂南床光海時過慶運宮宮

日常存敬懼云者是兼動靜未嘗不戒懼也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云者是雖未有見聞之可而亦不敢忘其戒懼也於謹獨旣常戒懼云者申言上文所謂戒懼者是兼動靜也於此尤加謹焉云者是就動之端尤致其謹也

趙憲字汝式號重峰白川人中宗甲辰生少栗谷八歲十歲喪母哀毁如成人及長沈潛經史至忘寢食擢丁卯經科出爲坡州敎授請學于牛溪先生先生叩其所學稱以畏友爲正字䟽論命入佛香之非曰臣口讀聖賢之書進封供佛之香所不忍也忤旨削職往拜李栗谷李土亭學日進嘗以質正官朝京還䟽論聖廟位次癸甲以後黨議橫潰上萬言䟽伸牛栗嘗激昻自誦曰天生男子夫豈偶然家甚貧衣屨盡弊徒步從師不避風雪終夕孜孜不撤講讀最好朱子大全一皆成誦受易於牛栗之門俯讀仰思至老不倦其學一以踐履爲主每誦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敬未嘗不三復玩味日用行事專務居敬着實謹獨之工未嘗間斷壬辰起兵殉節年四十九後贈領議政謚文烈從祀文廟

公爲全羅都事未幾鄭松江澈爲觀察使公即日稱疾將去松江固請見曰公以我爲兇險小人故將棄去信否公曰然松江曰留與共事見其爲眞小人然後去未晚也公不聽遂決去松江乃介於牛栗兩先生願與共事旣而交義日密曰始吾不明幾失公矣己丑夏又持斧伏闕極言朝廷得失群小誤國之罪謫吉州盖公篤信牛栗二先生只以擯斥二先生者盡爲小人以尊崇二先生者皆爲君子論議奮發時有不中以至讎怨堵立云　(以上出尤庵集行狀)

上變人曰金某亦與知否其人曰金某賢者某等惟恐其聞知也先生獲免還鄉屏居不通外人惟潛玩經訓以自適　仁廟即位卽授掌令不就特除成均司業訓迪多士且命輔元子先生懇辭不獲每叅講席隨文規勸仍陞嘉善拜刑叅不赴年八十四而卒後贈領議政謚文元從祀文廟先生敦厚朴粹自然近道其立心也專而確用力也密而篤玩索踐履交致其功故德器渾成睟面盎背四方之士論成德君子必以先生爲首先生於禮學用功最深考證精博人有變禮疑文必取正焉及論國家典禮獨排衆說以至上咈上意下與諸公牴牾確守初見終不少改云每讀書有所得輒有劄錄有經書辨疑八卷近思錄劄疑二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雜錄若干編家禮集覽三卷喪禮備要一卷

先生嘗曰理氣混融元不相離權陽村以謂兩邊出退溪李先生以爲互發皆見有所未透而失之二岐也栗谷先生云々理者太極氣者陰陽今曰太極與陰陽互發則不成說話矣謂理氣爲互發者豈不謬哉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也

又曰金寒暄微言未著至道未暢靜庵先生以誠明之學立君民之責其遺風餘韻足以聳動百世退溪先生能沉潛經傳講明義理之功可謂大矣至明白純粹洞澈無滓眞知實踐得聖人之宗旨考之言行而無瑕措之事業而合宜惟吾栗谷先生而已

嘗論物格曰朱子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者謂物之理詣其極而無復可格者缺皆以爲吾之知到極處若是則是知至也非格物也以物理言之則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雖是一事言各有當又論戒懼謹獨曰戒懼是兼動靜說謹獨單就動靜說集註於戒懼

學出於西厓西厓之學出於退陶先生退陶平生所尊信者朱晦庵公於書無所不讀最深於朱書故晩年選朱文酌海十冊與節要相表裡云

宋同春集行狀曰章陵之議寔是千古變禮衆議盈庭惟藉公一言爲重由是上咈主意下與時宰相忤公直道自信終不少撓沙溪先生每稱愚伏自是質直人禮學淹博過退陶當今可與論學者惟此一人公文章出於六經根乎性理絕不使險語奇字尤長於疏劄渾厚典雅明白簡到有足以感動人主論者稱近世大家數者未能及之云

宋尤庵集答鄭晏叔書曰愚伏謚狀禮學勝似退溪非愚說乃沙溪先生說也沙溪頗知退溪禮學疎漏處如承重者之妻退溪以爲當無服故人家或有不服者愚伏則謹守家禮故此等議論云々

仁祖初年公不離論思地者十餘年凡遇事必精白論思要以引君當道上亦虛已而聽猶恐公之一日不在側雖絺灌許史之輩莫得間之嘗下敎曰賴卿輔導懲窒遷改多矣及訃聞東宮將擧哀禮官啓以賓客無擧哀禮東宮曰此人多敎誨之功擧哀爲宜及其葬也遣宮官致祭且令看葬曰鄭賓客半生喫禮官官無失禮

栗谷門人有金沙溪先生趙重峰憲鄭守夢曄諸賢而承其嫡統者沙溪也

金沙溪長生字希元光山人明宗戊申生少栗谷十二歲自幼莊重不妄語不戲狎初從宋龜峯學長游栗谷備聞道義之要栗谷甚重之戊寅薦除參奉辛巳陪父祖明京壬辰以定山縣監戎事旁午先生策應撫綏各得其宜癸丑獄起庶弟慶孫等並拷掠以死光海親鞫

金敬窩烋作畫像賛曰心涵平理貯月秋水德發於容滿室春風如岳之喬莫知其高如海是臨莫測其深行莊在已進退惟義濂溪洒落邵子安樂許觀雪厚輓曰圖書妙契羲文旨傳訓昭融孔孟心濂洛源流通左海巖廊咫尺負商霖

鄭愚伏曰張旅軒有古大臣風度

宋尤庵答沈德升曰張旅軒淵源後生有所不敢知耳

鄭愚伏經世字景任晉州人　明宗癸亥生生有異質自能言讀小學一卷總訖其餘迎刄以解書過目輒誦徵詞奥旨一閱領其趣年十八受學于柳西厓之門二十四登第薦入玉堂湖堂李鰲城每自講筵退曰鄭某眞侍講才也　仁祖反正首拜副提學請罷內需司先薦張顯光柳袗旋與勳臣不協乞退南歸仁獻王后喪上欲行三年服公請行不杖朞進喪禮六條己巳拜吏判兼大提學初士之爲文以奇恠相高自公提衡時文一變尙典雅年七十一卒所著有思問錄朱文酌海喪祭考及文集諸書後贈領議政謚文莊

李蒼石埈曰公與人言必思以對所言精毅有致臨事愼重不輕發胸襟坦然不以恩怨缺諸心平日惟泉石之勝寓興焉

趙龍洲集神道碑曰公嘗在玉城書院諸生會者數十人諸家禮時上下敲赫汗流被軆皆不勝堪公端坐終日髀不動搖色無少倦持敬然也又曰悟里李文忠每語人曰鄭某豈惟今之第一古亦難得任叔英才高眼空一世獨於公心服膺間蒼石李公嘗稱曰愚伏聰明絕人識處極微見處極高雖五賢如退溪先生或有所讓處矣人以爲知言公之

柳西厓先生飽聞名屢薦于朝及相見謂子䄃曰此人凝定確固渾厚沉潛志不可奪量不可窺對之令人心醉異日爲名世大儒主盟斯道者必此人也使之就學

趙澗松任道就正錄曰先生膂力過人身若不勝衣識慮超世言若不出口林居八十年不言朝廷是非時政得失人物長短韜晦自藏人莫能知又曰先生德容充完疎髯秀眉神彩秀益氣厚質重聲宏色和威儀風度凝嚴舒泰儼然人望而畏之飢餓困頓容貌不變終日讀易未嘗餒乏性喜靜安儉庭無雜花只丌尋窓梅淡然相對而已平生不服藥餌一以存養節愼爲度

政院日記曰丁卯金兵之來也姜弘立問今在朝者何人或對曰鄭經世爲吏判張顯光爲叅賛弘立曰此二人在朝必不以非禮道君遂退兵

仁祖致祭文曰五百應期大東偉器天地之大性命之奧研窮體認豁然通曉眞知實得不差跬步天不憖遺大老云亡朝野驚心士林摧膓

正廟親撰祭文曰淵源有自陶山退水爰曁寒岡契道同志氣緯理經立言垂示旅翁胸次勉齋心地鄕俗敦朴士林興起

許眉叟祭文曰其可以出則出可以隱則隱軒如冕如浮雲囂々畎畝之間爵祿不入於心雖千駟萬鍾不以易其介其道無他此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萬物之所以並育堯舜得之以爲君伊傅得之以爲臣孔子得之以時中伯夷々逸柳下惠得之以逸者也此聖人賢人之所以生而負一世蒼生之望沒而可師於百世而不沒者也

閔純字景初號杏村驪江人少花潭三十一歲少有志於學未知其要初從申駱峯光漢學爲文章後謁花潭聞爲己主靜之學專心講習晨興盥櫛衣冠獨處一室正襟跪坐如泥塑人守道不仕安貧寡慾學者尊之　成廟朝拜持平　仁順王后國恤改定白帽三年之制

李之菡字馨仲韓山人所居室築以土平其上故號曰土亭少花潭二十九歲氣度異常孝友出人平生罕讀書開卷必竟晷達夜經傳子史無不貫穿下筆爲文如水湧出平生寡欲於物無吝滯能耐寒暑飢渴冬日赤身坐烈風中十日絕飲食晏如也韜光混俗不露圭角其爲學以主敬窮理踐履篤實爲先論義卞是非光明俊偉通暢發越引物連類毫分縷析晩應徵辟宰抱川牙山二縣卒年六十二後贈吏判諡文康
諸家術數無不通曉乘一葉舟四隅繫大瓠三入濟州爲鐵冠脫而炊飯洗復冠之自號鐵冠子

張旅軒顯光字德晦仁同人　明宗甲寅生早孤力學十九作宇宙要括帖二十三以才學被薦鄭寒岡謂人曰他日爲我師者此人也　宣廟朝除報恩縣監與父老約月朔月半之會令各言民瘼闕失補益糾正敦孝悌勵廉耻一郡化之　仁祖反正特拜成均司業不赴甲子聞變赴闕拜掌令旋拜承旨上疏論追崇非禮丙子虜亂論父老擧兵勤王出力助餉及聞圍解入立巖山不出年八十四卒前夕大雷雨山崩水溢先生沉潛渾厚崇深博大所著有易學圖說圖書發揮易卦總說經緯說（性理說）晩學要會錄疑俟質耆戒文集諸書等著述甚多官至右叅贊後贈領議政諡文康

進曰正志曰講學曰敬身曰克己曰親君子曰遠小人爲大司成草學制七條一學令二讀法三置經行齋四擇師儒五選生徒六貢士七取士專以修明德敎與化育才爲本而不果行己丑之獄坐譎會寧而無幾微見於色搆小庵扁曰完齋以退溪手書思無邪毋不敬毋自欺愼其獨十二字貼諸壁上日讀書其中撰續綱目十五卷壬辰始蒙宥直上義州行在進備禦機務七條癸卯卒年六十四後贈領議政謚文貞

公與鄭寒岡志同道合交誼深至及公之歿也寒岡爲文祭之備述德業道義後旅軒張先生即其祭文公發揮之云々

石潭日記曰正言宋應同欲論劾李珥代人製疏之失大諫權德輿不從應洞乃獨啓避嫌德輿亦同僚避嫌金宇顒時爲校理大言曰宋應同必是小人也欲乘此機會陷害君子當劾遞應洞而獨存大諫以下可也同僚不從爭辨自午至昏宇顒極言曰處置失宜則吾等亦將得小人之名豈可爲一宋應同而皆陷於小人之域乎同僚多右應洞議久不決兩司既遞而新臺諫亦疵李珥不已執義洪渾尤忿曰豈可遞應洞以防言路乎至欲上疏爭卞宇顒聞之曰憲府之疏若上則我亦獨疏斥其害賢之罪而我亦退去矣是時東人必欲害珥恠論百出而賴宇顒正色折之故竟不能害

徐花潭終是理數之學而追踵邵康節與退栗諸先生學說差別其門人閔杏村純李土亭之菡朴守庵枝華朴鼎山洞鄭困齋介淸朴思庵淳及其他諸公以文學名節著名甚多惟土亭守庵以數學稱

看賀晉閭言行錄果謂朱子此說不是當是未定之說考大全集中此乃與張敬夫書文公註云此書非是存之以見議論之末其看文字不泛如此

權好文字章仲號松巖安東人少退溪三十二歲生而穎悟自學語能讀書受業於退陶先生已知趨向之方文章發越年十八遭父喪廬墓三年哀毀過禮退溪寄書曰勉加自救期於勝喪終孝服闋卜築于青城下洛江上名其齋曰无悶　軒曰鳶魚摹寫宋群賢像晨興肅容端坐澄心讀書慨然欽慕春和景明時與溪友山翁共酌飄盃徵釀後著忠正冠或登松壇或棹煙艇有青城十九曲辛酉登進士屢除官不就著閑居錄以見志具柏潭鳳齡歎曰終老林泉之志堅確不移何必强屈也少時與朋友論志曰着新錦衣登百尺高樓洞開八窓憑臥錦几不使些少塵埃汚千金之身臨歿證曰吾死題吾基曰青城山人權某之墓卒年五十六退陶先生嘗許之曰章仲有儒者氣像又曰有蕭洒山林之風西厓亦稱之曰江湖高士又有評論一生事　堪作百世師之句

鶴峯誌公基曰公隱德人也名不登朝行不著世世固無得以稱焉然幽蘭楊芬澗松含翠節也澤珠媚淵山玉蘊輝德也

金宇顒字肅夫號東岡義城人少南溟三十一歲丁卯登第始仕槐院諸公欲例試俗戲公以爲非士子持身之道不從而歸作南風詞以見志後入經筵每當講論演繹敷奏亹々乎敬義存心之要剖析天理人欲之幾指陳剴切一時推以講官第一上嘗下御書存心養性四字令作箴以進又曰爾以平日所聞於師友及所自得者作箴以進宇顒退而作六箴以

城中不事交遊人無知者安敏學相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渾々入城委造焉永慶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悅退言于白仁傑曰吾見崔某還時忽覺淸風滿袖矣吳德溪爲史郞見守愚爲同僚金孝元曰吾見當今第一人物孝元遽答曰見吾崔丈耶

牛溪與松江書曰聞崔之死不勝傷歎此人晩節放倒不能守其本分然要爲高亢之士旣無情犯則容而置之可也而臺論復作竟至再入牢獄而死其可以服人心乎

黃俊良字仲擧號錦溪平海人少退溪十六歲生有異質出語驚人以神童稱爲人穎秀明敏有風標眉目如畫才調華贍丁酉登科爲新寧縣監創白鶴書院爲丹陽守祀禹易東爲星州立孔谷書堂鹿峰精舍與吳德溪健揀取弟子分四等敎授每月一會講論難疑義考其勤慢第其賞罰身死之日衾裯不具貸布以歛年僅四十一

退溪曰始商山周侯世鵬爲豊守公以後進多與之往復論卞其異同從違之間已知其見識之明其在朝唯以文辭名其後稍從師友間聞性理淵源之說始知爲學

南致利字義仲號賁趾寧海人少退溪四十二歲生八歲而孤能辨志勵業不待敎督甫踰冠慨然登退溪門得先生奬許先生歿愈感奮不懈益專心爲己之學其於讀書窮理之功日有所見其進甚銳親病湯藥憂悴旣喪哀毁過禮未葬患○部拳攣不能起朋友視之家無甁粟死無歛具朋友致襚乃得歛年纔三十八

嘗以通書誠下章靜無而動有下註引朱子所論未發之中此條恐非出於朱子以爲疑後

號泣而禱曰願活我父居喪如成人人稱孝童貧無以遠遊求師搜家間得故紙中庸大小註兀然端坐讀數百遍音訓已熟復思索字義又思索句義又推之章義篇々如是積歲月移之大學論孟入淨水寺讀書十餘年閉門危坐晝不動膝夜不交睫未嘗與寺僧接語或問連日危坐何以耐久曰在習久則自不苦退溪與之講論庸學嗟歎曰此皆吾未思索者聞公所論極是極好他書則吾於公容有一長處至於庸學吾知其不及於公遊太學士大夫有經術者栢從詰磨釋褐之後爲星州敎授揀取儒生分四等而訓誨之與州牧黃錦溪志同氣合對討朱書不廢寒暑入爲吏曹正郞遇事直言無所回撓人多怨怒乃棄官歸從南溟講學以終年五十四少南溟廿歲

崔永慶字孝元號守愚堂和順人少南溟二十七歲　請學于南溟時丁國恤永慶執笋爲贄來拜門下南冥一見異之許爲高世人物性至孝篤行宣祖召拜持平不就後拜司畜時黨議已成連己丑獄竟瘦死獄中後贈大司憲廩給其妻子先生卓犖有高氣白髮鬚眉儀狀甚嚴使人望之可畏李鰲城恒福時爲鞫廳問事郞嘖々曰因門囚得見巨人金左相命元亦稱之曰雖在縲絏之中凝然使人起敬云臨終諸弟子因獄卒請一言敎無他答但書一正字遂絕字不成聞者悲之

柳西厓手記曰予爲嶺伯造其廬々在萬竹間布衣與一鶴處其中長身美髯風神偉如也設酒相對酒酣語及當世事驚人云

石潭日記永慶淸介絕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取事親甚孝親歿傾家貲葬遂致貧窘家在

趙穆字士敬號月川橫城人少退溪二十三歲天性謹嚴深厚踐履端實十二盡讀經書十五始就退溪縱學無不觀律身動以禮先生深器重之壬子中生員仍廢擧專意師門不懈益勤遂成大儒用薦仕前後除官至四十餘次就職者無幾後爲工曹叅判不赴卒年八十三著困知雜錄

退溪書曰公雖自負於剛而不盡爲剛善反多出於强戾暴悍之病少無謙恭遜順虛以受人之意其害德妨物有甚於琴君之爲又曰士敬如今始得義理溪徑眞個難得但不免時有太執不通處云

孟子梁惠王上篇觳觫下若字世皆按下無罪七字爲句公乃上接觳觫三字爲句退溪以爲極是凡經書句讀釋義因公稟質改正者多

音溪紀聞曰趙月川性執無才嘗爲陝川郡守問去就於西厓西厓曰人之去就如食之寒煖人自知之月川怒及西厓之退歸也以書逆之曰寒煖二字還送

朝鮮儒敎界程朱氏性理之學至退溪而始集大成已有先儒氏定論矣學于退溪以道學文章德行事業爲一世名公者甚多如鄭寒岡逑趙月川穆奇高峰大升柳西厓成龍金鶴峰誠一黃錦溪俊良南賁趾致利權松巖好文諸賢皆著顯于世

曹南溟門人有吳德溪健河覺齋沆金東岡宇顒崔守愚永慶趙大笑宗道鄭萊庵仁弘諸賢皆承受道學以名節顯唯萊庵仁祖初以罪死

吳健字子强號德溪咸陽人天姿渾厚氣像弘毅天性孝友十一歲父疾革日々跪庭再拜

慕兩臣也特其迷溺之甚者猶未變也

鄭寒岡逑字道可淸州人少退溪四十二歲八歲修大學論語通大義十二受易乾坤卦於吳德溪謁陶山李先生講心經得聞爲學之方遂棄擧業專心經學以古聖賢自期慨然有復古之志　宣廟癸酉金宇顒白上曰有鄭逑者遊李滉曹植之門明於經術可以布衣召問治道授禮賓叅奉不就後拜昌寧縣監上引見問李曹學問氣像對曰李滉德器宏厚踐履篤實曹植器局峻整才氣豪邁及到縣訓諸生鄕飮養老一邑風勵邑人爲立生祠官至刑曹叅判大司憲年七十八卒卒之日伽倻山崩泗上木稼所著有心經發揮家禮集覽補註五先生禮說　羹墻錄　聖賢風範　古今忠讜　洙泗言仁錄　五服沿革圖　深衣制度　武夷志　臥龍志　歷代紀年　古今會粹　景賢續錄等諸書筭數兵陣醫藥風水亦曉源委當其盛年抱負甚大宇宙間事無不以爲己責後贈領議政諡文穆

上問程傳本義何先先生對曰易之道明乎消長之理不失時中而已徒占候末也程傳爲先

先生初謁退溪先生先生亟稱曰寒暄流慶豈無餘韻（寒岡金寒暄外曾孫）致書吳德溪賀得英才望其爲他日大儒云

牛溪日記曰鄭道可來訪其人英果禮學甚博好古樂善溫良愛人與之處令鄙暴渙然冰釋眞可敬君子也

中象村集曰先生治縣倣家塾之制四境設書齋置訓長日課敎督每朔望行禮坐明倫堂引諸生講論終日

友嘗論四端七情理氣先後之說往復累千言多有前儒所未發者栗谷嘗曰若論見解所到吾差有寸長操履敦確吾所不及云

尹魯西雜著曰先生於壬辰之變門下諸議皆欲其赴而先生終不赴衆人未能測知或謂方待罪故不敢進也或謂若將追往而路阻不及也乃先生之志則自有所定如楊龜山尹和靖胡文靖三賢已成之法可考而知也至於王蠋江萬里事先生所自引喩者亦甚著明矣

宋尤庵先生曰沙溪先師嘗與門人講經權事而曰權不可輕議牛溪當壬辰陵變以後以局外之人遽主和議以受宣廟無限罪責若栗谷必無此事矣時時烈問栗谷當時則當如何先師沈吟良久曰當時則別無奇謀異策惟至誠祈懇於天將乞勿撤歸已耳據此則先師亦知牛溪之出於不得已也

仁祖朝牛溪栗谷兩先生升廡之論始起而一時反對之論亦起于時浦渚趙翼上疏辨明如左曰　兩臣賢否不難知也當時陷李珥者鄭汝立也陷成渾者鄭仁弘也兩臣門人著名者趙憲金長生吳允謙黃愼等其他行己有法居官廉潔者及屛居田野修身潔行而終焉者亦不少自今觀之汝立仁弘之言爲是耶趙憲金長生之言爲是耶盖一邊之論即祖述汝立仁弘之餘論也以嶺南一道言之初則一道之論同然也其後公論稍々有開悟者盖鄭逑則謂兩臣爲儒賢張顯光則尊慕無間然鄭經世初則隨其土俗亦未免輕侮之其後覺悟常尊稱之臣亦親聞其尊之之語也以此觀之則其中有賢名者皆

可以幷進也叔獻之卓然流輩固不可及而令日已以著述自處雖曰一世無大見識渠不能不爲之自信而終困於所長不屑於涵養踐履之工也

白沙撰神道碑銘曰余謂入處正而覺處透故說時裕而做時敏又疑其進學之序若禹之鑿龍門也先從肯綮處透汝漢濟漯沛然順勢故見之者若上達而後下學然安有倒用工夫者嘗聞經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傳曰自明誠解之曰天開日明自然無蔽間有英爽過人則能起形氣之私脫去窒暗之臼其立也猶蜃閣之浮于海無斤斧繩削之痕而不可窮其間架抑謂是者非耶

成渾字浩源號默庵又牛溪聽松守琛子長李珥一歲十二三歲讀書已通達大義遂絕意科業專精學問 宣廟朝以遺逸再除參奉超陞六品皆不就授積城縣監謝恩即歸遠近學者日益進召以臺職者十餘終不至上問李珥曰成渾何如人也對曰姿質淳厚可以爲善謂之勉於學問則可不可謂之學成德立也獨任經濟臣未敢知但多病不堪在劇置之閑職使侍經筵必能裨益聖德上引見訪治道對曰治亂無常係人主一心然必得賢輔相使廣求俊乂列于庶位然後治道可成仍退歸栗谷旣歿益無意世事連章乞骸一出謝命解職而歸自後徵命不復下壬辰上將西狩先生自念本起山野方被鉤黨之目朝暮且得罪國雖有急義不可輕進自分朝初赴龍灣以未即奔問待罪上下敎追擧變初生辭旨嚴峻先生惶恐不敢辨引咎乞骸歸疾篤謂子文濬曰吾得罪君父心事未白死不瞑目衣以布衣殮以紙衾編茅覆棺牛車歸葬足矣後贈左議政謚文簡從祀文廟先生少與栗谷定

子弟交諫先生曰此乃國家大事豈可過念身病失此機事況生死有命吾豈因此而死乃扶起口號令弟瑞書之凡六條此乃絶筆也書畢奄々有垂盡之狀病遂革臨死諄々如夢中語皆國事無一言及家

嘗語學者曰吾少時妄謂禪家頓悟法於入道甚捷而妙以萬象歸一一歸何處爲話頭數年思之竟未得悟反以求之乃知其非也又曰佛氏之說有精有粗粗者不過以輪迴報應之說廣張罪福誘脅愚迷使之奔走供奉而已其精者則極論心性而認理爲心以心爲萬法之本認心爲性以性爲見聞作用以寂感爲宗以天地萬物爲幻妄以出世爲道以秉彝倫爲桎梏其用功之要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頓悟之後方加漸修若上根之人則或有頓悟頓修者達摩於梁武帝時入中國始傳其道所謂禪學者是也至唐而大盛其徒遍天下揚眉瞬目棒喝大笑以相印證大概以無意爲得道不論善惡若以意思而得則皆以爲妄見必也任情直行不用意思然後乃以爲眞見未及乎此者則必以一二句無意味話頭(自註云若狗子無佛性庭前栢樹子之類)作無限妙理看遂生大疑專心窮究積功不已靜定之極畧見心性影子於髣髴想像之際則遂擬之豁然大悟猖狂自恣謂之了事宋初其徒猶熾自程朱廓淸之後其勢始衰于今所謂禪學者殆至於絶矣

牛溪語錄曰叔獻之敏得之天資凡看文字與人談笑而披閱周覽畧綽窺之疾如風雨已得其大義後雖加潛玩意味不長渠之自言如此前日之論恐是聰明才氣所窺而亦非强探力索之所至也使叔獻能遜志於探索則未必不更深於今日而持守講明之功

未學也耶悟前非而思改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實可謂勇於改過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古之聰明才傑之士始終迷溺者固不足論矣程伯子張橫渠朱晦庵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足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其源哉往聞人言足下讀釋氏書而頗中其毒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今見兩書之旨又如此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

李珥於筵中請豫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出十年必有土崩之禍副學柳成龍以爲無事養兵是養禍也珥出謂成龍曰國勢危如累卵而俗儒不達時宜他人固無望而見（成龍字）亦有此言耶今不預養必無及矣壬辰之亂西厓語人曰當時吾亦慮其騷擾而非之到今見之李文成眞聖人也若用其言國事豈至於此極乎且其章疏中籌策人或訾議而今皆鑿々符合栗谷若在必能有爲也（出月沙集諡狀）

李珥爲大司諫東西分黨而東人攻西太甚欲强定是非請打破東西保合士類使之一心徇國言甚激切上以疏辞不中命遞職珥雖退而眷顧國事每以朋黨爲憂欲在朝任調劑之責成渾語之曰君旣以道不行而去則無端退朝於義無據自古有道之士未聞計道之行否只以止鬪爲能事者也珥乃止

按此非儒敎淵源之所干然儒敎之分黨派裂東西實自此始矣而栗谷先生以調停東西費盡一生心力故特揭于此

諡狀曰先生還朝纔六十餘日卒前二日聞徐益以巡按御史受命按北招來欲授以方畧

溪大加稱賞甲子試司馬文科並魁初試稱九度壯元薦人玉堂壬申由典翰直提陞承旨辛巳陞大憲即拜戶判俄典文衡拜吏判右贊成先生正色立朝任怨不避晝則終夕在公夜不解衣帶上翕然倚仗媢嫉者劾以驕蹇慢上先生陳疏引咎上命竄言者先生下海州石潭復召以吏判不得已入京仍乞致仕不許無何感疾卒年四十九訃聞上哀慟哭聲徹外都民塡街相吊後諡文成從祀文廟黃王二使之來爲遠接使明使敬服曰是三場壯元作天道策者耶還拜本兵悉以軍政委之號令明肅牛溪聞訃哭曰栗谷於道學見大原其所謂人心之發無二源理氣不可互發等語皆實見得眞吾師誠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

李白沙集神道碑曰先生之學多發前人所未發者養深積厚精詣力踐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皆明體適用之學遭遇宣廟擔當世務庶幾禮樂群擠衆咻使不得安於朝廷及其乾綱快決眷在纔隆而先生已病矣年未半百位未台鼎竟未能展布其志天喪斯文謂之何哉

退溪集答叔獻書曰第以超詣之姿容易於講解故其發爲言論者有不由憤悱見於推行者似欠於懇篤誠恐若此不已未保其終不受變於世習也又曰叔獻前後論辨每把先儒說必先尋其不是處勒加貶斥使爾更不得容喙而後已至於尋究得箇是處要從這明白平實正當底道理朴實頭做將去意思殊未有見得或恐久遠深有礙於正知見實踐履故妄言及此云々

又曰足下行年甫弱冠而頴脫如許不可謂失學而尙且云然者豈不以所學有差同於

祐完人也學問文章旣逈出當世而翰墨餘技及得顏柳遺法足見禀於天者全矣
宋尤庵集神道碑曰於花潭則慮其弊流於頓悟之捷徑於一齋則病其道器之混爲一
物論人道心則黜羅氏體用之說至於退溪李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峯奇
先生其疑之質問於先生沛然無所疑滯遂以論卞於李先生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往
復書者是也

仁宗即阼文定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節麟厚請同叅議藥房以非其職拒之麟厚至
發聲扣胸以請之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觀其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
人莫不服其誠忠光海朝仁穆大妃在上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他所觀其迹則與麟厚彷
彿而其心則逆也

天文地理醫藥占筮筭數律曆無不通曉筆法勁健絕無姸媚態云

金德秀號頤眞東泉金湜之門人柳文節希春字仁仲號眉巖善山人學於金慕齋博洽經
史鄭之雲字靜而號秋巒亦慕齋門人著天命圖說洞明造化之理即退溪所稱許者也
李仲虎字風后號履素齋柳西峯藕門人盧守愼字悔寡號蘇齋李灘叟延慶門人謫珍島
十九年作夙興夜寐箴解文章學問優于一世宣廟初官至上相以上諸公皆以儒術顯
李栗谷珥字叔獻德水人中宗丙申生于江陵府學語便知文字七歲作陳復昌傳曰使斯
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十六遭母申夫人喪偶閱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服闋入金剛
山戒定堅固無何覷破近理亂眞著自警文一以聖賢爲準仍謁退溪于陶山辨論義理退

密甚不易得吾於此人所得多矣

柳文節日記曰可謂瑚璉之器而世所稀罕之長才但剛東自斷易其言語譏誚者老大爲舊臣揆路所惡盖銳氣未消磨云

有論思錄三卷

金麟厚字厚之號河西又湛齊蔚山人居湖南長城中宗庚午生九歲奇服齊遵見而之曰子當爲我世子(仁廟)之臣稍長常默坐講論到會處輒欣然自得達曙不寢庚子登弟賜暇湖堂仁廟在春宮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特賜書冊及墨竹及即位乞養爲玉、果縣監七月上昇退聞訃驚慟因辭疾解歸自是凡有除拜皆不就庚申忽感疾卒年五十一後諡文正從祀文廟少有經濟志及 仁廟宣天杜門自廢屏棄人間事每値七月一日入家南山谷中慟哭竟夕而返人不能知也嘗作有所思吊 生諸詞寄意激烈讀之自然髮竪膽鄭松江詩曰東方無出處有湛齋翁年々七月日痛哭萬山中

退溪谷奇明彦書曰金河西莽宮玉堂相與周旋其人遊於域中而放懷物表其初入處多在老莊故中年頗爲詩酒所壞爲可惜而聞其晩年留意此學近方得見論學文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間中所得如此甚可嘉尙

牛山語錄曰河西淸水芙蓉光風霽月出處之正無與公比

金沙溪語錄曰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偉然

申象村集曰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爲稱首盖以見幾於急流中不俟終日而得爲完

用世則害於政事非細故也其以博覽羣書爲非而欲人默思自得其意之落在一邊可知云

奇大升字明彥號高峯服齋遵之姪也少退溪二十六歲姿稟卓偉志氣豪邁年才志學便以古聖人自期博綜經典精究微妙旁通古今史傳九流百家異端之學亦皆汎濫求其指要尤邃於禮學精於算法雖專門名家皆不能及戊午登第薦史官湖堂官至大司成錄光國勳封德原君年四十六卒謚文憲公又號存齋退溪高弟每昵侍經筵言論委曲有足以感動天聽至於猷爲設施不喜變更與退溪論辨義理初相牴牾至晚年退溪亦多從公言上問當今學者有幾退溪對曰奇大升博洽超詣可謂通儒矣

栗谷石潭日記曰大升少以文學名世博覽强記氣槪豪俊談論能伏一座人旣登第淸名十著士類推重以爲領袖大升亦以經綸一時自負而其學只務辨博宏肆而已實無保存踐履之功且有好勝之病悅人徇己故介士不合而阿諂者多趨焉其持論亦務循常而不喜矯議者尤不取之少時曹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事大升亦以植爲非儒者兩不相許其爲大司成也薄諸生之供且以食無求飽爲題諸生不悅多不就館庚午年方論僞勳大升獨曰乙巳之勳非僞且先王已定今不可削識者頗不韙之大升旣與流俗不合又爲識者所不取自上亦待以尋常鬱々不得志棄官而去行至古阜村舍竟不起人多惜其才調盖大升雖非實才而英特過人云

退溪曰明彥奇才雄辯今世難得其比但於斂約細密處終欠着力又曰明彥雖不能沈

往之氣已無所在而花潭則以爲一氣長存往者不過來者不續此花潭所以有認氣爲理之病也云

李恒字恒之號一齋星州人居湖南之泰仁縣剛毅豪邁少好遊俠角觝弓馬冠一時有劇賊反奴必往制之早業武擧年幾三十叔父判書公召而呵之公瞿然警暢折節讀書入道峯山望月庵盥水服上服危坐攝心求道沛然有得聞朴松堂英由武進道徒步往從之研究諸經無不貫通明廟朝承召入對陳進學致治之方超拜林川郡守宣廟拜掌令不赴而卒年七十六

柳文節日記曰上問李恒以爲人當只治四書有諸臣對曰此專主要約之言也恒雖衰老而未嘗晝寢其志氣非常然今年已七十六老衰病矣云

奇高峯論思錄曰李恒武人而初不爲科擧之學晚年知學故於學問不爲該博云

退溪答奇明彦書曰李一齋久聞其名未知學工如何今蒙示以論太極往復之說一齋公隱居樂志篤於自信如此誠可嘉尙然觀其識趣議論不能無病亦在夫過於自信堅於自用而已且太極陰陽道器之別聖賢發明不啻如衆曜之麗乎天斯人也其初旣不能細心耐煩硏精微密只就圖說上畧見一個影像掇出數句緖論以爲定見謂天下道理不過如此已非善爲學者今也又不肯因人攻己惕慮自反謀所以濯去舊見以發新知顧乃力主前說强辨自是於古人言語不復思繹於他人說話一向揮斥更不讓與他人一頭番更不知虛心遜志擇善求益之爲何物誠恐循此不變處道則惑於後生出而

之士從之者衆門人成名者亦多然退溪獨不之取者爲其近於異學也今者世俗相傳謂先生有異術至於仙方秘記言其蟬蛻不亡此說雖誕然花潭平日論議之伎倆亦必有近似者故爲方外之士所籍口也

退溪曰今按朱子平日論理氣許多說話皆未嘗有二者爲一物之云至於答劉叔文書直謂之理氣決是二物又曰性雖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挾雜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不知此與花潭說同耶異耶滉愚陋滯見但知篤信聖賢依本分平鋪說話不能覷花潭奇乎奇妙乎妙處然嘗試以花潭說揆諸聖賢說無一符合處每謂花潭一生用力於此事自謂窮深極妙而終見得理字不透所以拚死力談奇說妙未免落在形器粗淺一邊了爲可惜也而其門下諸人堅守其誤誠所未諭竊見朱子謂叔文說精而又精不可名狀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爲性之誤愚謂此非爲叔文說正是爲花潭說也恰似爲蓮老針破頂門上一穴也且羅整菴於此學非無一斑不窺而誤人處正在於理氣非二之說後之學者又豈可踵謬襲誤相率而入於迷昧之域耶

栗谷曰花潭聰明過人而厚重不足其讀書窮理不拘文字多用意思於理氣不相離之妙處瞭然自見非他人讀書依樣之比故便爲至樂以爲湛一淸虛之氣無物不在自以爲得千聖不盡傳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氣局一節繼善成性之理則無物不在而湛一淸虛之氣多有不在者也理無變而氣有變元氣生生不息往者過來者續而已

當日有所隱憂至是而始著亦可爲後學之蓍龜矣

徐敬德字可久開城人母夢入夫子廟生公眉宇明快眼若曙星家世單微業農桑甚貧天姿聰穎自奮爲學嘗以親命應擧登進士即拋科業不赴試築室花潭之上號花潭潛心道義其學專以窮格爲事或默坐屢日其窮理也如欲窮天之理則書天字于壁既窮之後更書他字精思力究夜以繼日如是屢年怳若明透然後讀書以證之常曰我不得師故用功至深後人依吾言則不至如我之勞矣其論多主橫渠之說微與程朱不同而自得於心充然自樂世間是非得失榮辱不以一毫介意家屢空處之晏然一日門生姜文佑來謁先生坐潭上日已午與之講論畧無困悴色文佑入廚問其家人則自昨糧絶不炊云受尙書至朞三百師不肯授曰此不但吾所不學擧世無知者公怪之退而精思至十五日通解乃知書之可以思得也嘗曰天下有三道儒最上佛次之仙又次之謂孔明木牛流馬曰孔明心匠幾何此何足爲妙也嘗創木作璿璣玉衡又曰達者於死生猶夜朝之常若吾則歸化日急一日在世度一日不啻如一年云　宣祖時朝議欲加贈褒而朴淳許曄以其門人主張甚力上謂侍臣曰予觀徐某著述多論氣數而不及於修身似是數學其工夫亦多可疑何也朴淳曰敬德常言學者用工之方已經四先生無所不言只理氣之說有所未盡故不得不明辨云上曰此工夫終是可疑今人譽之毀之皆失中矣李珥曰此工夫非學者所當法其學盖出於橫渠其所著若謂脗合聖賢則臣不知也云年五十八卒後贈右議政謚文康李澤堂曰花潭奮起寒微高節終始理數之學追踵康節靜庵以後無出其右兩都志學

害及他人豈非先生長者無有以誨之故耶退溪曰滉與南溟生並世而未與之相接常切慕用今其起應召命又見其合於君子隨時出處之義云

按退溪集曰鷄伏堂銘但其說曠蕩支離雖於老莊書中亦所未見其人固非尋常而學又雜學也又曰或以其尙奇好異難要以中道爲疑者自古山林之士類多如此不如此不足爲南溟矣若其節拍氣味所從來有些子不可知處云

漢山錄云先生嘗言南溟實如莊周一層所見林公薰曰令子弟等毁撤淫婦家恐不當莫如獨採我薇蕨也先生曰此言甚當　石潭日記曰曹植遯世獨立志行峻潔眞一代之逸民也第其論著則於學問無實見所上章疏亦非經濟之策雖使行于世未必其能成治道也然終始完節壁立千仞如植者無幾云

李澤堂曰南溟與退溪同時而南溟遯世之標早著固已俯視退溪矣退溪謙冲自守絕不談人物長短時政得失惟於闢異端處未嘗退讓見先輩名儒立言或過恐流於異端則必力加分析而折衷之如徐花潭朴松堂所學人不敢輕議而退溪辨之不置至於晦齋雖是一代名臣而不知其學之邃退溪表而出之與寒暄一蠹靜庵並稱爲四賢當時學者心服退溪故不敢異辭國論定矣至於南溟退溪見其論議氣習不無後弊不得已而略用點化之語所謂尙奇好異難要以中道等語蓋恐賢者過之或流於他歧耳南溟門人寒岡東岡皆從退溪問學獨鄭仁弘剛勵好勝積憾於退溪疏論兩賢之非泥其同道鄕校從祀者十餘年其忌克之論不足爲兩賢之累而南溟之學一轉而至此則退溪

退栗以來淵源系統之來歷署述大槪庶幾覽者有以窺見朝鮮儒學界之一班焉爾至其黨派之爭此儒家之不幸也記者之所不欲述覽者之亦不願聞也此則闕畧之

曹南溟植字健仲昌寧人與退溪同年生少豪氣絶倫擧文章好讀左柳氏自負奇才年二十六見魯齋心法志伊尹之志學顏淵之學惕然覺悟發憤勵志以反躬體驗脚踏實地爲務親沒不赴擧後入頭流山扁齋曰山天中明宣三朝連有徵命皆不就以尙瑞院判官赴京即還年七十一卒是年少微星無光南師古曰處士有灾果應臨終謂學者曰以我爲處士則可矣若曰以儒者則非其實也又嘗曰學者無多着睡思索工夫於夜尤專常自佩金鈴號曰惺々子時振以喚醒每讀書得緊要語取筆書之名曰學記作神明舍銘佩劍銘革帶銘鷄伏堂銘又有雷龍亭山海亭窓壁大書敬義二字敎人必隨人姿品而激勵之不開卷講論曰今之學者高談性命而無實行於其心如遊通都大市見珍寶奇玩空談高價不如沽得一尾魚聖人之旨前儒既盡言之學者不患不知患不行觀書亦不章解句釋領畧其宗旨而已後贈領議政謚文貞

所居書室皆施丹雘嘗以水貯盞兩手捧持終夜短屏畫先聖先師像圍庭之內外肅靜近侍之婢不斂髮正髻不敢進嘗言吾學古文而不能成退溪本是今文然却成熟譬之我織綿而未成匹渠織絹成匹而可用也寫大字遒勁效雪庵兵衛森帖平生酷愛山水泉石佳處遊歷殆遍有頭流錄

與退溪書曰近見學者手不知洒掃之節口談天理計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爲人所中而

之有此論林榛海滚辨答不億人猶瞠然悅惚繼之以黨議題目殆不勝入主出奴則駭矣盖當初退溪因鄭秋巒天命圖說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論不過依朱子說發明之而已亦所以示學者資其玩繹之工也故奇高峯初雖以四端七情對舉互言屬之理發氣發之說辨論張皇末乃自覺舊見之差改從先生之意作後說摠說以辨之曰以朱子所謂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者叅究反覆終覺有未合者乃知前日之說考之有未詳而察之有未盡也又曰但四端只是理之發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擴而充之則學者可不體認而擴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氣之發而理之所發或不能以宰乎氣氣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則學者於七情之發可不省察而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義各有所以然者學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則思過半矣云々則高峯之說畢竟以學者工夫上體認擴充省察克治之事結局退溪議論明快無惹纏紛拏之病眼目正當能獨觀昭曠之原者意盖指此也乃後來學者不從事於體認省察之工而紛然就枝葉分岐上議論各立葛藤互生說愈繁而惑愈甚豈先生所以發明提示本意歟此星湖所謂疑中畜疑節上添枝率無底定辨答不億人猶瞠然悅惚者也今諸家之說煩不能盡錄故只就退溪高峯栗谷牛溪諸先生問答及星湖先生辨論中節取概要畧記如上以俟高明學士之攷訂焉

退溪同時嶺南之江右有曹南溟植開城有徐花潭敬德湖南有李一齋恒金河西麟厚皆研究性理之學蔚爲儒宗惟其學說雖不無異同並皆爲程朱氏之學次第記錄於後又將

雖上智亦有人心則聖人亦或爲氣所掩耶人道異路心發見異豈有終始之理又曰衆人之心昏昧散亂幸於一瞬之間未發之時則與聖人不異雖不馴之馬當其靜立之時與馴良之馬不異夫衆人大本不立則雖或未發豈與聖人冲漠森然之氣象無異耶以栗谷之賢豈無體險于中者而如此云然耶又曰或馬從人意而出者道心也人信馬足而出者人心也人信馬足豈有不失軌道設令馬不奔騑此特偶然與人意合非良御之所爲也上智下愚均有人心一是可喩於馬足耶聖人之心理常御氣學者之心存省爲大不省者之心易流於人欲所謂人信馬足下無地矣上言四端善一邊七情兼善惡下言氣不用事則道心也七情之善一邊也氣已用事則人心也七情之兼善惡也然則善一邊是四端而屬之道心合善惡即七情而屬之人心猶曰人道心可以分兩邊說四七不可分何也如曰氣不用事者道心則聖人無人心矣氣始用事精察趍正者爲人心聽命於道心則惟昏而復明者爲然其可乎餘不盡擧矣

按星湖辨說有曰四七之辨朱子始有一轉語不過與人心道心同條共貫七生於形氣四原於性命如是看有何難知今流爲東方一大論中畜疑節上添枝卒無底定達理者聞之未必不一笑也及退溪有氣隨氣發之說推究本意固是正當人輒以兩氣字較勘作一般看所以尤難曉解也若但如此不獨今人迷惑雖後世終無開豁之日矣其實理發氣隨者以方寸間理動氣隨言氣發理乘者謂這理動者因形氣而發與不因形氣而直原於性命之理者不同雖因形氣而發其方寸間理動氣隨二者何別哉又曰自東方

七者初因形氣而有故曰氣之發非謂其發之之際氣先動而理方來乘之也然其小大亦無間隔旣觸形氣而理乘氣發則雖謂之氣發理乘抑可也此退溪之意也是以四七與人心道心相帖朱子己有定說人心爲私則道心爲公公私二字實爲此論之肯綮惟哀與惻隱相似而哀是傷切於己與惻隱之公不同七之惡卽有惡於己私而四之惡惡其不善則公也四七之間公私顯別亦可見四屬道心七屬人心而理氣之分無餘蘊矣至退溪答李平叔則曰道心以心言貫始終而通有無四端就發見而指其端緖亦不能無少異此又不可解四端道心也朱子之所已斷道心雖通終始擧人心對勘而言則只是就發見而言者也道字屬理字心字屬四端形氣字屬人字而飢飽寒煥卽其心也七者從是而爲機括者也要須分金秤上十分說下來人心若無此機括所謂聽命於道心何也搯著痛爬着痒之類是人心雖搯不痛雖爬不痒是爲聽命耶寧有是理雖有痛痒只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合於理而不少妄動方始聽命也故曰七情爲人心之機括也七情聖愚同有順則喜逆則怒何害於義然不能離私一分故曰私

又曰或疑瀷舍退就栗夫豈然哉退溪本自是而言議之間或有本盡曉者則不宜以未了作己了故有前後之云々也發者氣也發之者理理發而氣載者何處不然由其初因形氣而發故曰氣發不涉形氣而發則曰理發形氣之氣與氣隨之氣苗脉不同知此則雖以本然氣質之性取比於二者無不可者然畢竟理必先於氣而其發相須則理發而氣載氣發而理乘果有異氣耶至於栗谷說曰人心道心相爲終始爲氣所掩者爲人心不掩者道心

互發之疑未宜全斥先生豈有是哉李文成說其大旨不出於四端是七情中善一邊非七情之外復有四端也與鄙意謂之相涉者過矣

又曰瀷謂退溪集中有數段未了者以七比氣質之性以四比本然之性本然之性就氣質之性中拈出不雜乎氣質者言非二物則與高峯所謂四是七之善一邊者何別高峯末乃以聖賢之七情屬之理發則依舊是前套退溪許之以獨見昭曠之源者何也其答李平第三書與前論又有不同者何也若但曰善一邊則朱子所謂四端有不善者何也然則四亦有善不善七亦有善不善善一邊之說於此恐推不去矣愚謂理發氣發豈有互發之道理動而氣動者椿定不易以人乘馬說明之理如人氣如馬人欲有往馬載而行非馬欲有往而人乘去也然人有所事而乘馬便行是屬之人也或因馬事而人又乘行是屬之馬也故理發者理之眞發也氣發者物觸形氣而理於是發也程子豈不曰觸其形而七情出焉乎與或原或生之說沕焉相符者也

星湖答李汝謙書曰退溪固嘗云名言之際眇忽易差不若去吾輩之說以先儒說代之此恐有意退溪之說自知者觀實無可疑而下學或不免錯看又不若朱子所謂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之爲無罅漏也何也四是理之直發不涉於形氣故謂之理發七是觸感形氣而發故謂之氣發與人道心同一苗脉其發之之際理氣相須則初未及此也氣者有一身混淪之氣有心藏運用之氣雖同一氣也而有大小之別形氣之氣屬之大理發氣隨之氣屬之小大以一身言小以心言心之感應只有理發氣隨一路而已四七何嘗有異哉惟其

錄先生訓曰四端是道心七情是人心夫人心之有危殆有七情故也若無七者之熾蕩飢寒痛痒之心何以謂惟危始知人道心四七情卽同一說話也而先生所謂七情氣發之氣亦只是程子所謂觸其形朱子所謂生於形氣之義與感興詩所謂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之氣不同何以明之善言天者必驗于萬物雖包在天天地大氣之中山有山氣水有水氣木火金石莫不皆然各成部居舒翕不離於其形此目擊可徵謂之相與流通則可若曰初無大小之別斷不是矣此之形氣之氣如天地之大氣方寸間出入之氣如部居舒翕之氣不宜混而一之也朱子謂四端謂理之發豈非原於性命者耶七情氣之發豈非生於形氣者耶先生之語不過祖述此二句則所謂理發之理性命之外無其物氣發之氣形氣之外無其物其義較然也形氣之發而形氣隨之則不成說始知先生之下兩氣字有不同也朱子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又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夫理者氣之帥也氣者理之卒徒也凡動皆理先也恐無氣先而理方隨後之道也若曰方寸間出入之氣或理先而氣來隨之氣先而理方乘之寧有是義李文成錯看先生之說遽有互發之誚何異隔靴爬痒耶互發斷無是理先生必有其旨故推究之久方得其說以方寸間出入之氣言理發氣隨四七何嘗有別至於七情更於理發上面有一層苗脉此理之發由於形氣也非理之直發也直發則不與形氣相干故只須言方寸間理發氣隨宜矣若觸其形氣而發則是謂氣發理乘而其方寸間氣隨二字不待更言義無不著先生之意十分如此苟使除却形氣謂理與氣迭先於方寸之間則彼

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也觀此言則心之非二可知矣或又問心一也而或曰情或曰志或曰意曰念曰慮曰思何其名目紛紜不一耶臣答曰情者心有所感而動者也纔動便是情有不得自由者平居涵養省察之功至則情之發自然中理中節若無治心之力則多有不中矣志者心有所之之謂情其發而定其趨向也之善之惡皆志也意者心有計較之謂情既發而商量運用者也故朱子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念慮思三者皆意之別名而思較重念慮較輕意可以僞爲情不可僞爲故有曰誠意而無曰誠情情志意皆是一心之用也隨其所主而各立其名非有許多別樣心也又曰四端偏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摠稱者也苟論其大槪則理無形而氣有形故理通而氣局理無爲而氣有爲故氣發而理乘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氣也此是窮理氣之大端也

李星湖四七理氣說

星湖與權淸臺書曰舜有人心道心之訓此心學之祖宗朱子釋之以或生或原則開示無蘊而盛水不漏也至老先生論四七必引此爲左契此便是這話初非有兩樣也夫性發爲情則人心道心情也四端七情情也一個方寸豈更有四般情出來據朱子說四端道心也飢寒痛癢人心也又曰喜怒人心也又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此類不可勝擧道心與四端合符無痕七情從形氣上飢寒痛癢生故朱子云爾好學論豈不曰觸其形而七情出焉乎既觸形氣則飢寒痛癢之心自在其中而七情由是萌焉故李平叔質疑書

理七情合理氣非有二情而後人遂以理氣爲互發情意二歧理氣互發之說不可以不辨夫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情之外更無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動爲情情是感物初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非情則意無所緣故朱子曰意緣有情而後用故心之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心之因所感而紬繹思量者謂之意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岐乎五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之中剔出其善情目爲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情之善惡夫孰非發於性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有不及而爲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然則四端七情果爲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夫以心性爲二用四端七情爲二情者皆於理氣有所未透故也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者豈不謬哉昔有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朱子曰心有體用未發是心之體已發是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以此觀之則心性之無二用可知心性無二用則四端七情豈二情乎或問曰朱子曰情有善惡性則全善然則氣質之性亦無有不善者乎臣答曰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矣但此所謂性專指未發而言人雖至惡者未發之時固無不善纔發便有善惡其惡者由於氣稟物欲之拘蔽而非其性之本體也故曰性則全善或又問人心道心既是二心則四端七情豈可不謂二情乎臣答曰此亦執言迷旨之類也心一也豈有二乎特以所主而發者有二名耳故朱子曰危者人欲之萌也

于荒榛荆棘之間此則氣稟濁駁而人心爲主道心爲所掩匿者也馬性如是不馴每々騰躍未甞少有靜立之時此則心中昏昧雜擾中體雖不立幸有未發之時則此刻之間湛然之體與聖人不異者也如此取喩則人心道心主理主氣之說豈不明白易知乎若以互發之說譬之則是未出門之時人馬異處出門之後人乃乘馬而或有人出而馬隨之者或有馬出而人隨之者矣名理俱失不成說話矣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或原於性命之正或生於形氣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則心是氣也或原或生而無非心之發則豈非氣發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發而性不發之理則豈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氣之所重而言也非當初有理氣二苗脉也立言曉人不得已如此而學者之誤見與否亦非朱子所預料也如是觀之則氣發理乘與或原生之說果相違忤乎如是辨說而猶未合則恐不能相合也若退溪互發二字則非似下語之失恐不能深見理氣不相離之妙也又有內出外感之異與鄙見大相不同而吾兄欲援而就之此不特不知鄙意之所在也又不能灼見退溪之意也蓋退溪則以內出爲道心以外感爲人心珥則以爲人心道心皆內出而其動也皆由於外感也是果相合而可援而就之耶

栗谷聖學輯要心性情說

臣窃謂先儒心性情之說詳備矣然各有所主而言所不一故後人執言而迷旨者多矣性發爲情心發爲意云者意各有在而非分心性爲二用而後人遂以情意爲二歧四端專言

又曰理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二者不能相離不能相離則其發用一也不可謂互有發用也若曰互有發用則是理發用時氣或有所不及氣發用時理或有所不及也如是則理氣有離合有先後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其錯不少矣但理無爲而氣有爲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揜於形氣者屬之理當初雖出於本然而形氣揜之者屬之氣此亦不得已之論也人性之本善者理也而非氣則理不發人心道心夫孰非原於理乎非未發之時亦有人心苗脉與理相對于方寸中也源一而流二朱子豈不知乎特立言曉人各有所主耳北溪陳氏之說未知亦知朱子之意之所在乎抑眞以爲互發如退溪之見乎是則未可知也聖賢之言意或有在不求其意徒泥於言豈不反害乎朱子或原或生之說亦當求其意而得之不當泥於言而欲主互發之說也

且以人乘馬喩之則人則性也馬則氣質也馬之性或馴良不順者氣稟清濁粹駁之殊也出門之時或有馬從人意而出者或有人信馬足而出者馬從人意而出者人乃道心也人信馬足而出者屬之馬乃人心也門前之路事物當行之路也人乘馬而來出門之時人信馬足馬從人意俱無端倪此則人心道心本無相對之苗脉也聖人之血氣與人同耳飢欲食渴欲飲寒欲衣癢欲搔亦所不免故聖人不能無人心譬如馬性雖極馴豈無或有人信馬足而出門之時乎但馬順人意不待牽制而自由正路此則聖人之從心所欲而人心亦道心者也他人則氣稟不純人心之發不以道心主之則流而爲惡矣譬如人信馬足出門而又不牽制則馬任意而行不由正路矣其中最不馴之馬人雖牽制而騰躍不已必奔走

不慨嘆以爲正見之一累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聖人之心未嘗有無感而自動者也必有感而動而所感皆外物也何以言之感於父則孝動焉感於君則忠動焉感於兄則敬動焉父也君也兄也者豈是在中之理乎天下安有無感而由中自發之情乎特所感有正有邪其動有過有不及斯有善惡之分耳今若以不待外感由中自發者爲四端則是無父而孝發無君而忠發無兄而敬發矣豈人之眞情乎今以惻隱言之見孺子入井然後此心乃發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見孺子之入井而自發惻隱者乎就令有之不過爲心病耳非人之情也夫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五者之外無他性情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而已七者之外無他情四端只是善情之別名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矣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對立名也吾兄必欲並而比之何耶盖人心道心相對立名既曰道心則非人心既曰人心則非道心故可作兩邊說下矣若七情則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烏可分兩邊乎七情之包四端吾兄猶未見得乎夫人之情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之見賢而欲齊之者仁之端也當怒而怒當惡而惡者義之端也見尊貴而畏懼者禮之端也當喜怒哀懼之際知其所當喜所當怒所當哀所當懼又知其所不當喜所不當怒所不當哀所不當懼者智之端也善情之發不可枚擧大槪如此若以四端準乎七情則惻隱屬愛羞惡屬惡恭敬屬懼是非屬于知其當喜怒與否之情也七情之外更無四端矣然則四端專言道心七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與人心道心之自分兩邊者豈不逈然不同乎

無先後無離合不可謂互發也但人心道心則或爲形氣或爲道義其原雖一而其流其岐不可不兩邊說下矣

若四端七情則有不然者四端是七情之善一邊也七情是四端之總會者也一邊安可與總會者分兩邊相對乎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說分開拖引則豈不至於輾轉失眞乎朱子之意亦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耳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退溪因此而立論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所謂氣發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爲然四端亦是氣發而理乘之也何則見孺子入井然後乃發惻隱之心見之而惻隱者氣也此所謂氣發也惻隱之出則仁也此所謂理乘之也非特人心爲然天地之化無非氣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陰陽動靜而太極乘之此則非有先後之可言也若理發氣隨之說則分明有先後矣此豈非害理乎天地之化卽吾心之發也天地之化若有理化者氣化者則吾心亦當有理發者氣發者天地既無理化氣化之殊則吾心安得有理發氣發之異乎若曰吾心異於天地之化則非愚之所知也曰所謂發於理者猶曰性發爲情也若曰理發氣隨則是纔發之初氣無干涉而既發之後乃隨而發也此豈理耶退溪與奇明彥論四七之說無慮萬餘言明彥之論則分明直截勢如破竹退溪則辨說雖詳而義理不明反覆咀嚼卒無的實之滋味明彥學識豈敢冀於退溪乎只是有個才智偶於此處見得到耳竊詳退溪之意以四端爲由中而發七情爲感外而發以此爲先入之見而以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主張伸長之做出許多葛藤每讀之未嘗

天地萬物更無修爲之術惟人也得氣之正且通者而淸濁粹駁有萬不同非若天地之純一矣但心之爲物虛靈洞徹万理具備濁者可變而之淸駁者可變而之粹故修爲之功獨在於人而修爲之極至於位天地育万物然後吾人之能事畢矣於人之中有聖人者獨得至通至正至淸至粹之氣而與天地合德故聖人亦有定性而無變有定性而無變然後斯可謂之踐形矣然則天地聖人之準則而聖人衆人之準則也其所謂修爲之術不過按聖人已放之規矩而已若万物則性不能稟全德心不能通衆理草木之全塞固不足道矣禽獸之或通一路者有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雁行有兄弟之序雎鳩有夫婦之別巢穴有預知之智候虫有俟時之信而皆不可變而通之其得各遂其性者只在吾人叅贊化育之功而已夫人也稟天地之帥以爲性分天地之氣以爲形故吾心之用即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無二本故吾心之發無二原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動之際欲居仁欲由義欲復禮欲窮理欲忠信欲孝於其親欲忠於其君欲正家欲敬兄欲切偲於朋友則如此之類謂之道心感動者固是形氣而其發也直出於仁義禮智之正而形氣不爲之揜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飢欲食寒欲衣渴欲飮癢欲搔目欲色耳欲聲四肢之欲安佚則如此之類謂之人心其原雖本乎天性而其發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氣而目之以人心也若來書所謂理氣互發則是理氣二物各爲根柢於方寸之中未發之時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脉理發則爲道心氣發則爲人心矣然則吾心有二本矣豈不大錯乎大抵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

高明此理眞是如此建天地俟後聖而不悖不惑耶窃願更入容思量何如果如此也朱子何以曰或生或原北溪何以曰這知覺有從理而發從有從氣而發從古議論何以仁義皆歸之理發而知覺運動食色形氣皆歸之氣乎人之五臟百骸無非有是理而具是形矣今於物則之地性情之發主理而言其善惡之幾可矣何必曰人心道心從理從氣發乎云々

李栗谷答成牛溪四七理氣辨

夫理者氣之主宰也氣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依著旣非二物又非一物非一物故一而二非二物故二而一也非一物者何謂也理氣雖相離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氣自氣不相挾雜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謂也雖曰理自理氣自氣而渾淪無間無先後無離合不見其爲二物故非二物也是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理無始故氣亦無始也夫理一而已矣本無偏正通塞淸濁粹駁之異而所乘之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雜糅參差是生方物而或正或偏或通或塞或淸或濁或粹或駁焉理雖一而旣乘於氣則其分互殊故在天地而爲天地之理在萬物而爲萬物之理在吾人而爲吾人之理然則參差不齊者氣之所爲也雖曰氣之所爲而必有理爲之主宰則其所以參差不齊者亦是理當如此非理不如此而氣獨如此也天地人物雖各有其理而天地之理即萬物之理萬物之理即吾人之理也此所謂統體一太極也雖曰一理而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所謂各一其性者也推本則理氣爲天地之父母而天地又爲人物之父母矣天地得氣之至正至通者故有定性而無變焉萬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故亦有定性而無變焉是故

論人心道心可如此說則論四端七情亦可如此說也如何而不得如此說耶

又曰渾於退溪先生有金注之惑每於理氣互發之說不以爲然而猶戀著不能舍及讀人心道心之說而看所謂或生或原之論則與退翁之言暗合故慨然欲棄舊而從此其所以改思之端也互發之說非我創新乃先生之說也先生之所自得乃在此段其正其非亦在此段矣古人以乘馬出入譬理乘氣而行正好盖人非馬不出入馬非人失軌道人馬相須不相離然則非馬之出門必人欲之而馬載之也正如理爲氣之主宰而氣乘其理也及其出門之際人馬由軌道者氣之順理而發者也人雖乘馬而馬之橫鶩不由其軌者氣之翻騰決驟而或過或不及者也以此求理氣之流行誠幾惡幾之所以分則豈不明白直截而性情體用之理可以昭晣而無他岐之惑矣朱子之說曰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陳北溪之說曰這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正如退翁互發之說何耶四七之對擧而分屬固然矣人心道心亦情也奈何以道心爲理發而人心爲氣發乎人之有是形氣大而身心小而百骸無非有物則者矣聲色臭味之欲亦發於天理之不可已者矣則今言戒其過而節其情亦可以爲訓矣奈何獨以耳目口鼻之欲屬之氣而謂之人心耶無乃是氣者亦有造作自用之時而別爲一場流行耶不然何以從氣上說出耶人之乘馬相須以行而今也指其人爲道心指其馬爲人心似不成說話而人心道心之分亦不知端的之所在矣

又曰來喩性情本無理氣互發之理凡性發爲情只是氣發而理乘之也敢請再三詳證于

辭如懸河溢海不可測度眞奇才也眞益友也又曰此人有奇才雄辯今世難得其比但於斂約細密處終欠着力爲可慮又曰但患面前着實工夫端的田地全未下手只恃超詣之見絶倫之才一向胡說將去非但不許令人容一喙併與前賢與己異處輒加非議深恐下梢弄得來無收殺未能大有成就也

成牛溪四七理氣問書略

成牛溪先生渾以朱子人心道心或生或原之論與退溪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說旨義相符書問于李栗谷先生往復凡六七今節錄其翁書大概如左

頃日讀朱子人心道心之說則有或生或原之論似與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爲在虞舜無許多議論時已有此理氣互發之論則退翁之見不易論也反欲棄舊而從之故敢發問於高明矣人心道心與四七之名理非欲强比而同之牟此而合彼也聖賢無限道理必欲並口而一談齊舉而比較正如羅衆味於前啗嚼於一口之中不唯不知其味並與其酸鹹辛苦之正而失之矣渾之發問乃欲知四七之與人心道心意味旨意之同不同以爲理氣互發之論果合於此否也大抵四七之與人心道心雖其立言意味之差不同皆其說性情之用耳然則若非理氣互發之說爲天下之定理則朱子何以有此言耶此說甚長所見未明已入高峯退溪是非叢中何能渙然自釋於來喩耶如高峯尊兄之說非不明白直截而或疑道理有如此耳願更深察或原或生之義常加精思何如

又曰高峯四七說云論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說若四端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愚意以爲

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體則豈可謂是氣之發而異於四端耶此又不可不察也朱子嘗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此正理發氣發之證也來辨所謂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然氣禀之異者與鄙見似不異未知其何以不察以爲本同而趨異耶夫所謂氣質之性以理與氣雜而言之者盖以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之中故謂雜而言之然氣質之性之善者乃本然之性非別有一性也然則鄙說謂七情之發而中節者與四端同實而異名云者疑亦未害於理也第於四端七情理氣之辨不能斷置分明故其說頗倚於一偏而辭氣之間不能無失今敢撮而論之仰禀批誨焉

又作總論畧曰若孟子之所謂四端者則就情之兼理氣有善惡上剔出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也盖孟子發明性善之理而以四端爲言則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又可知也朱子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夫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謂是理之發者固無可疑矣七情兼理氣有善惡則其所發雖不專是氣而亦不無氣質之雜故謂是氣之發此正如氣質之性之說也盖性雖本善而墮於氣質則不無偏勝故謂之氣質之性七情雖兼理氣而理弱氣强管攝他不得而易流於惡故謂之氣之發也然其發而中節者乃發於理而無不善則與四端初不異也

退溪曰四七理氣之辨明彥舊亦疑其說之誤力加排擯近湖在南寄書來自言子細參考始知其非誤因著總說後說二篇來其言粹然一出於正乃知人眼目旣高不以先入爲主而能超然獨得於昭曠之原如此又曰其四七之辨援引指摘鋪張羅絡浩汗汪洋騁辯馳

所見遽執己意不容他人一喙耶又何得於聖賢之言同於己者則取之不同於己者則或强之以爲同或斥之以爲非耶苟如此雖使當時擧天下之人無能抗其是非者千萬世之下安知不有聖賢者出指出我瑕隙覷破我隱病乎此君子之所以汲々然遜志察言服義從善而不敢爲一時勒勝一人計也

奇明彦四端七情後說

奇高峯與退溪往復論辨凡三四次然後始悟初說之未妥乃作四端七情後說以就正於退溪先生如左

四端七情之說前此認得七情之發而中節者與四端不異故有疑於理氣之分屬以爲情之發也兼理氣有善惡而四端則專指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七情則固指其兼理氣有善惡者言之若以四端屬之理七情屬之氣則是七情理一邊反爲四端所占而有善惡云者似但出於氣此於語意之間不能無可疑者也然以朱子所謂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者參究反覆終覺有未合者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考之有未詳察之有未盡也孟子論四端以爲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夫有是四端而欲其擴而充之則四端是理之發者是固然矣程子論七情以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夫以七情之熾而益蕩而欲其約之以合於中則七情是氣之發者不亦然乎以是而觀之四端七情之分屬理氣自不須疑而四端七情之名義固各有所以然不可不察也然而七情之發而中節者則與四端初不異也盖七情雖屬於氣而理固自在其中其發而中節

尋常人情發不中節處滚合說去夫人羞惡其所不當羞惡是非其所不當是非皆其氣昏使然何可指此儳說以亂於四端粹然天理之發乎如此議論非徒無益於發明斯道反恐有害於傳示後來也滉前謂公所見有似於羅整庵理氣非二物之說此則滉妄說也今窃瞯公意非如整庵之誤但於四七之分則不過憂其位置之離析將使不知者認作二情理虛之論則不過憂其語涉於空無將使不知者向別處走此語非不善矣然而鄙見以爲凡建圖立說固爲知者而作不當爲不知者而廢也若爲不知者而慮其分析之弊則濂溪之圖不應桃出太極圈在陰陽之上矣既有在上之太極不應復有在中之太極矣五行之圈又不應置在陰陽之下矣慮其虛無之弊則太極之眞實无妄濂溪不應曰無極矣道與性與太極之實程張朱子不應皆以虛言之矣後來諸儒果謗濂溪圖說者紛々而起向非朱子論著發明之力其廢而不行久矣試玩朱子圖解後論定諸人辯詰處則可見不妨分析之意何必過憂於流俗之弊乎吾所謂虛虛而實非彼之虛吾所謂無無而有非彼之無何必過憂於異端之歸乎是故在滉讀書之拙法凡聖賢言義理處顯則從其顯而求之不敢輕索之於微微則從其微而究之不敢輕推之於顯淺則因其淺不敢鑿而深深則就其深不敢止於淺分開說處作分開看而不害有渾淪渾淪說處作渾淪看而不害有分開不以私意左牽右掣合分開而作渾淪離渾淪而作分開如此久久自然漸覰其有井井不容紊處漸見得聖賢之言橫說竪說各有攸當不相妨害處其或以是自爲說則亦庶幾不戾於義理素定之本分非遇見差處說差處因人指點或自覺悟而隨手改定亦自快愜何能一有

以分屬理氣況意以謂就異中而見其有同故二者固多有渾淪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則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氣之不同分屬何不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雖或有疵而其宗旨則實有所從來盛辯一皆詆斥無片言隻字之得完今雖更有論說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無益於取信而徒得曉々之過也

又曰至其論虛靈處以虛爲理之說曰亦有所本恐未可以分訖二字之非併與此非之也今且就所引數說而論之朱子謂至虛之中有至有者存則是謂無而有耳非謂無虛也謂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則是謂無而有耳非謂無々也程子之答或人曰亦無太虛而遂指虛爲理者是亦欲其就虛而認實耳非謂本無虛而但有實也故程張以來以虛言理者故自不少如程子曰道太虛也形而上也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朱子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又曰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如此之類不勝枚擧至於朱子論無極而太極處亦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本若此之言可謂四方八面周偏不倚攧撲不破矣今徒欲明理之實而遂以理爲非虛則周程張朱諸大儒之論皆可廢耶大易之形而上中庸之無聲無臭其與老莊虛無之說同歸於亂道耶公慮虛字之弊將使學者胥爲虛無之論而淪於老佛之域況亦慮不用虛字膠守實字又將使學者想像料度以爲實有无位眞人閃々爍々地在那裏看也且四端亦有不中節之論雖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從仁義禮智上發出底說來以見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今必欲舍此正當底本旨而拖拽下來就

就理氣相循之中剔撥而獨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遠之性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性此皆就理氣相成之中兼指而主言氣也斯四者豈非就同中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不及於四端程子之論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亦不言四端是則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也斯二者豈非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今之所辯則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槪以爲兼理氣有善惡深以分別言之爲不可中間雖有理弱氣强理無眹氣有迹之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之自然發見爲理本體然也似遂以理氣爲一物而無所分矣且來喩旣云子思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又以四端爲剔撥出來而反以四端七情爲無異指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夫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爲一說古人謂之鶻圇呑棗其病不少而如此不已不知不覺之間駸々然入於以氣論性之敝而墮於認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承示喩即欲獻愚而猶不敢自以其所見爲必是而無疑故久而未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則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爲無病似不須改也

又再答曰請試詳之夫理氣之不相離七情之兼理氣滉亦嘗與聞於先儒之說矣故前辯之中累々言之如統論性情則曰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如論四端則曰心固理氣之合論七情則曰非無理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夫四端非無氣七情非無理非徒公言之滉亦言之非徒吾二人言之先儒已言之公意以謂四端七情皆兼理氣同實異名不可

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乎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指而言者在於禀生之後則又不得純以本然之性稱之也故愚嘗妄以爲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禀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旣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旣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動於中朱子謂之各有攸當則緒固亦兼理氣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爲純理而才發爲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顧爲理不爲氣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故其發而中節者乃謂之和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其正矣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由從來各指其所主而言之則謂之某爲理某爲氣何不可之有乎竊詳來喩之意深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力故以爲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謂四端七情非有異義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著心胸高著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爲主虛心平氣徐觀其意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離乃爲周悉而無偏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其必然昔者孔子有繼善成性之論周子有无極太極之說此皆

此語意之不能無病而後學之不能無疑也若又以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者而改之則雖似稍勝於前說而愚意亦恐未安盖性之乍發氣不用事本然之性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謂四端者也此固純是天理所發然非能出於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發而中節者之苗脉也然則以四端七情對擧互言而謂之純理兼氣可乎論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說若四端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盖七情不可專以人心觀也夫理氣之主宰也氣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於物也則固混淪而不可分開但理弱氣强理無朕而氣有迹故其流行發見之際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發或善或惡而性之本體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惡者乃氣稟之過不及也則所謂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義也近來學者不察孟子就善一邊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別而論之愚竊病之

退溪答奇明彥書曰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喩所謂所就而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爲體相待以爲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從古聖賢有論及二者何嘗必滾合爲一說而不分別言之耶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源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純善無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爲說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爲雜氣

此有之乎若夫地與人物之形亦於圖說取之所謂其眞精妙合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者非人物而何又曰天命之圖即周子所謂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也而子思則就理氣妙合之中獨指無極之理而言故直以是爲性焉耳分人分物物々各具一太極者本周子圖說之意而子思之所謂性也心性之圈即周子所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者也靈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義禮智信五者是也秀者氣與質也右質陰之爲即所謂形既生矣者也左氣陽之爲即所謂神發知矣者也性發爲情心發爲意即五性感動之謂也善幾惡幾善惡分者也四端七情萬事出焉者也由是言之圖之節々皆出於周子圖說而性情之未發已發又豈外於子思之意歟

寄高峯非四端七情分理氣辯

鄭秋巒之雲所著天命圖有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分析句語故奇高峯大升作非四端七情分理氣辯以質問於退溪其辯書如左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說也而先儒發明盡矣然竊嘗考之子思之言所謂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論所謂剔撥出來者也蓋人心未發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而性則無不善情則有善惡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別耳非七情之外復有四端也今若以謂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七情發於氣而有善惡則是理與氣判而爲兩物也是七情不出於性而四端不乘於氣也

又求見靜而曰今此圖與所傳者不同何歟靜而曰向者學於慕齋思齋兩先生門下聞其緖論退而與舍弟某講求旨諦顧患其性理微妙無所准明試取朱子之說叅以諸說作爲一圖而質疑於慕齋先生先生不以謬妄斥之置之案上凝思累日請其誤處則曰非積功未可輕議或有學者踵門而至則出示而語之旣又質之思齋先生亦不呵禁是乃兩先生誘進狂簡之意耳非謂其圖之可傳也不意彼時同門諸生因以謄本傳之士友間厥後吾自覺其非而改之者亦多所以有前後之異而尙未有定本焉之雲竊自愧懼願有以訂正而辱敎之幸甚滉曰然兩先生所以不輕議是非者固必有深意存焉而在今日吾輩講學如覺有未安處則又安可苟且曲護終不辨其是否耶況士友之傳皆曰曾經兩先生之是正而仍未免有差則其爲師門之累不亦大乎靜而曰此固之雲宿昔之憂敢不虛己而聽滉遂引證太極圖及說而指點曰某誤不可不改某剩不可不去某欠不可不補何如靜而皆言下領肯無咈吝之色惟滉言有未當者則必極力辨難要歸之至當而後已焉而並擧湖南士人李恒所論情不可置氣圈中之說以爲集衆長之資旣數月靜而以所改圖及其附說來示滉復相與叅校整完是圖也不過用朱子說據太極之本圖述中庸之大旨欲其因顯而知微相發而易曉或曰周子之圖由太極而五行爲三層氣化形化又爲二層此圖則只塊然一圈子耳何謂其同也曰各有所主濂溪闡理氣之本源發造化之機妙不分爲五無以曉人是圖因人物之禀賦原理氣之化生不合爲一不成位置又濂溪圖說曰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性卽理也則彼所謂五行之性卽此元亨利貞之謂也豈可謂彼無而

不欲仕則決矣栗谷以此指擬退溪謂德勝而才有不足世多以爲妄議愚謂不事王侯志則可也要是大賢地位於退溪何嫌哉但其才之高下無所考以意臆之古者懷抱道德不遇於時者莫如孔孟程朱不以無道必天下勤々於憂世救民皆可考而知也今退溪之學專工於本源倫行之間未及於政事當時法令靡弊亦窮變將通之會而朝廷之待遇殆隻千古也則縱不可以身擔荷獨不宣言以報答耶語默在躬用舍付人十圖事君爲出治之本畧言時務之大者庶幾五年七年之效方是無憾而先生不然意必有所在耳

安順庵鼎福隨筆曰花潭有賢人之才靜庵有賢人之姿晦齋有賢人之學集大成者退溪也又曰孔孟之言猶國家之法令程朱之言猶父兄之敎訓世愈近則言愈切

退溪天命圖說後叙節畧槩要

吾東儒敎性理之學自麗季鄭圃隱始倡而歷數百年傳道繼統者雖不無其人或遭罹史獄或遭士禍其遺言微旨多不傳於世惟退陶先生深究性理之源始有四七理氣之發明而於是諸家異同之論起矣今就退溪天命圖說而先記於左並記諸家辨難大概以爲考證之資焉

滉自筮仕來寓居漢陽之西城門內者前後二十年而尚未與隣居鄭靜而（名之雲號秋巒慶州人）相識往來也一日姪子㝯於何得所謂天命圖者來示其圖與說頗有舛訛問何人所作則曰不知也其後稍尋問之始知其出於靜而於是因入叩靜而求見本圖已而

栗谷答成浩原書曰近觀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說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退溪則深信朱子深求其意而氣質精詳愼密用功亦深其於朱子之意不可謂不契其於全體不可謂無見而若豁然貫通處則猶有所未至故見有未瑩言或微差理氣互發理發氣隨之說反爲知見之累耳又曰蓋退溪多依樣之味故其言拘而謹

李澤堂曰栗谷論退溪多依樣之味又曰拘而謹今世學者執此而少退溪嶺儒亦以此而非栗谷以余觀之所謂依樣者非若楊雄太玄法言假竊模倣也朱子折衷百家定論萬世退溪依其言學習心融神會如出己言其所論述皆能發其餘蘊爲之羽翼此乃善學朱子也栗谷爲一時與花潭對擧汎論之評非栗谷意也又曰我國學者從事傳經之外須觀退溪集以爲師資則以其時近地同尤功摹範也

奇高峯論思錄曰退陶其觀古書少無執滯篤信程朱古人則不可知也東方學問之人自前朝至國初如此人之文者寡其蹤與程朱無異又言上若用之則平生所學豈不欲展布乎

柳文節日記曰讀退溪心經後論其說甚精當非聞道大儒焉能到此信吾東國隱後一人而已

李星湖曰退溪懲於己卯之禍三揖而進一讓而退當時有譏謗之語答奇明彥書所謂或比於山禽或斥爲異端是也以常禮言則身爲重臣而君喪未葬偶乘官遞不告而遁疑若有所未安但不因此會則求退無路故斷而行之此非末學所敢易窺而其本心之

開導後生使孔孟程朱之道煥然復明於吾東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引疾南還時大行未葬人皆疑其去就先生曰昔考亭以煥章閣待制不待孝宗發引而行義所當去不得不爾也

按石潭日記曰退溪之學因文入道義理精密一遵朱子之訓諸說之異同亦曲暢旁通而莫不折衷於朱子其於出處辭受之節不敢分毫差過今上初即位朝野顒望至治士論皆以爲非李滉不能成就聖德上意亦屬於滉滉自度才智不敢當大事又見世衰俗末難以有爲且上心求治不誠大臣又無學識無一可恃故懇辭爵祿期於必退旣返陶山言不及時政輿情猶望其復起而滉遽卒朝野慟之滉雖無別著之書而議論之發揮聖謨闡揚賢訓者多行於世滉之才調器局雖不及光祖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又非光祖之所及矣

李滉卒羣臣請賜謚上以無行狀不許李珥曰昔黃幹以朱子高弟其製行狀猶在二十年之後况李滉門人安能容易製之乎如滉行迹昭在耳目行狀有無有何增減吾東方以儒名世者雖或有人考其言行則多不合儒者軌則若滉精神氣魄雖稟得不强才調器局誠有不及古人者但一生沉潛義理之學言論風旨筆之於書者雖古昔名儒之言亦不是過殿下於己死之賢行迹己著者猶靳褒崇况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經筵日記曰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疑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李退溪滉字景浩眞寶人燕山主辛酉生于禮安縣溫溪里二歲而孤十二歲受論語于叔父松齋公堣至弟子入則孝出則悌惕然自警曰人子之道當如是一日將理字問曰凡事之是者是理乎公曰持門戶者必此兒也好讀書雖稠人廣坐必向壁潛玩尤致力於周易至忘寢食得羸瘁之疾癸未遊大學與金河西爲交戊子中進士甲午登第戊戌遭艱服闋入玉堂明廟戊申求外補丹陽守旋移豐基明年投紱徑歸始卜居退溪寒棲庵壬子召拜大司成副提學時相尙震所薦也庚申陶山書堂成丙寅陞工判上屢下召命佇待甚勤至以招賢不至歎爲題令書堂儒臣各製近體以進又畫先生所居陶山圖及記詠爲屛風張於臥內丁卯明廟升遐拜禮判山陵未畢先生退歸時議紛紜奇大升以書問答曰古人明於進退之分一事不放過小失官守則必奉身亟去豈不以致身之地義有所不分則必退其身然後可以循其義又對李珥問曰道理雖不可退以吾身觀之不可不退身旣多病才亦無能爲也又曰仕者固是爲人若利不及人而患切於身則不可爲也戊辰陞崇政右賛成連召不已七月入京兼弘文提學上疏陳六條初朴淳啓曰今臣爲主文而李滉爲提學朝廷用人顚倒莫甚請遞任以授之竟從其言與淳相換先生爲大提學十二月上聖學十圖明年拜吏判三月乞歸紳士傾朝出餞庚午十一月卒壽七十贈領相謚文純享陶山廬江兩院後配享文廟金寒暄鄭一蠹趙靜庵李晦齋李退溪並以儒宗陞享文廟是爲五賢云先生遺戒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曰退陶晚隱眞城李公之墓自作墓銘所著有遺集理學通錄啓蒙傳疑朱書節要等書門人趙穆撰先生行錄又有言行錄語錄等其闡明正學

南溟日當時大小尹之禍朝夕必發愚婦所知猶不早退於官卑之日以至負重而不可解流死異域恐虧明哲之見

栗谷石潭日記曰李彥廸博學能文事親至孝好玩性理之書手不釋卷持身莊重口無擇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者亦以道學推之但無經濟大才及立朝大節乙巳之難欲周旋陰救士流故不能直言匡救而迫于權奸作推官後稍與權奸立異竟得罪云又曰趙文正之學雖有所未盡觀其立朝惟以行道爲務此其得道學之名固宜矣李文元則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善於著述觀其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不能行任道之責乙巳之難不能直言抗節乃至屢作推官叅錄僞勳雖竟得罪類亦疵矣烏可以道學推之耶

栁西厓答舘學書曰往時聞李叔獻嘗識晦齋有不滿之意私自歎息以爲今人從平地上點檢昔人得失甚易至於事到手裏何嘗能及古人一二脚跟如晦齋先生身心內外表裏洞然潔白輝光行止語默非道不行如此而猶未免於洗垢而索瘢則天下豈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尙者乎按李白沙恒福啓有云先正臣李彥廸乙巳之事不能無分毫疑問臣幸得以實錄總裁官得窺秘府芝函其於此事考閱頗詳故畧及一二而忠順堂引見時(以下事實煩不錄)云々臣只恨以李滉之邃學奇大升之博聞只據家狀及定難記爲之論撰使彥廸一時周旋之力不能無一二泯沒不免有後人之疑永爲斯文之恨故謹錄所見如右以備聖上博觀之萬一云々

致知反躬以踐實超習俗之鄙陋而卓如也退溪曰鄧林之材未成棟樑遽折於風霆可爲於悒

李晦齋彥迪字復古又號紫玉山人驪江人中廟甲戌登第入玉堂由舍人出尹全州因災異求言上疏數千言凡一綱十目中宗深如獎歎曰古之眞德秀無以過也命傳示中外特陞嘉善及明廟嗣服當舉垂簾之議尹仁鏡曰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禮不須疑問且安有嫂叔同御之理乎由是朝無他議及忠順堂密旨引見後尹任等皆被罪死先生亦安置于江界卒于謫所年六十三後贈領議政謚文元配享文廟爲人安重端詳光明正大天姿近道早求爲己之學講明體履以繼往開來爲己任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養以沖澹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心性理遵聖賢進修之方先生之學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於後者求之東方鮮有其倫矣所著有求仁錄大學續或問中庸九經衍義及遺集奉先雜儀等書又有與曹忘機漢輔論太極書傳于後

退溪曰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於與曹忘機書其書闡吾道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深玩其義莫非有宋諸儒之緒餘而得於考亭者尤多也

奇高峯曰公頴悟絕人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年二十七而作五箴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之旨蓋於操存省察懲窒改遷實有所事非空言也

諸生講論答問疏源導流闢破肯綮四方來學者甚衆冲庵眼空一世每朝罷手大學步就老泉學焉云既而神武禍起杖配善山後聞加罪亡命自縊於居昌山中年三十九衣帶中有遺疏以聞

金沙溪語錄曰金淸風權請其祖金大成湜碑文於栗谷栗谷不答沙溪以問栗谷答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

退溪集曰世傳一釋義云格物推吾之知至於彼物也物格物之法度自至於法度此不知何人說而元太初云金老泉說類此湜謂金公號精於經學恐不至如此之謬

金安國字國卿號慕齋義城人學於金寒暄慨然求道篤信力行博通經史文章亦已大成丁丑按察嶺南務以風化動人刊行小學及所撰二倫行實又諺解呂氏鄉約農蠶書辟瘟方瘡疹方孝子節婦皆旌表存問文化太行後掌成均敎冑甚勤門屛學徒所至成群其敎以小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爲程課陶搓士流之功甚大及己卯作與與靜庵同志而不欲更張太急出按嶺南而終不免黨藉之厄其先見之明所學之正可見也鄭之雲天命圖乃公所傳授而其於上達處未見虧欠豈不偉哉罷退後居利川扁小齋曰恩逸日與諸生講學後移驪州搆亭曰泛槎堂曰八怡杖屨逍遙若將終身十九年後始賜環以贊成典文衡卒諡文敬配享仁宗廟

尹月汀漫錄曰時論以慕齋樂善愛士博通典故而至於學問之工不甚着工云道東編

李晦齋曰慕齋博學而少存養之功

公必不免矣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姓名云

魚氏稗官雜記曰康翎縣有三人在田鋤禾一人曰旱勢如此今年亦稔近聞趙宰相被死云天災必由此也其同鋤者告于官即拿來拷問竟被極刑云

石潭日記曰光祖爲大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衮等以此搆誣累案云

己卯士禍時與趙靜庵同被罪竄者曰金淨金湜等諸公淨字元冲號冲庵慶州人二十二魁文科入玉堂乞外補淳昌乙亥章敬王后薨與潭陽府使朴祥上疏請復立愼氏且極言朴元宗之罪臺官目以邪論請鞫問竟配報恩丙子赦還超遷至刑曹判書與靜庵諸賢竭誠建白革弊興化如請罷昭格署以正祀典刊行鄕約以敦民彝講明小學以敎蒙養創設賢良科以收賢俊追削靖國功臣之濫忝者以杜倖門皆流俗之所駭異勳戚之所切齒者羣猜日積神武之變與靜庵一時收繫並當以死首相鄭光弼牽裾泣諫始許減死定配錦山又決棍安置濟州終賜自盡聞命色不變呼酒訣飮移書兄弟勉以養老作絕命詞以見志時年三十六公天分甚高至行純備學業精深門路最正後諡文簡

退溪曰冲庵學問初雖陷於老莊後來所見高人一等有此見識而不得如其志終陷大禍豈不悲哉

成牛溪曰冲庵平生淸粹夜未嘗昏睡徹曉一夜中暑就枕已而輒復省悟靜坐待朝云

金湜字老泉淸風人己卯以掌令擢賢良科壯元超拜副提學移大司成正笏坐明倫堂引

故良有求退無路而致之可知長使英雄淚滿襟不獨死諸葛一人也曰觀當時事勢雖不有靖國奪功事亦不免一敗然所以激衆奸而促發駭機正由此一事是乃諸賢臨危不戒直前太銳之故又答朴和叔書云博者一手誤着全局致敗近世士林之禍率因虛着而作己卯領袖人士學未成而暴得大名遽以經濟自任己是虛着取敗之道詳此數條退溪之於靜庵猶有所感以當時聞者多以爲不快及撰成聽松墓銘有見幾明哲之語此其獎詡也大矣然牛栗諸公爲之不滿於此語故退溪答成牛溪書云示諭見幾明哲等語公及叔獻力加分疏意以要避禍爲非正法然則郭林宗爲不足法耶如己卯間事妄謂如先公所處乃正也又答金而精書云成君書又力言其先志本無明哲保身之意其不仕也只爲多病不出也愚意自古高隱之士若只因病不出則世之高隱之士豈鮮得而可貴乎退溪說止此蓋明哲保身與直前太銳相反退溪於聽松無貶辭則於靜庵可知也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況靜庵之正大光明其可輕議於其間耶且謂學未成而暴得大名此雖不專指靜庵而靜庵實當時領袖虛着敗局之責亦恐與有也退溪又嘗見晦齋與忘機堂書有云李優於趙其意雖有眞積之功在大賢論則不害爲一間之未達也古人之比方聖賢如論量父兄年甲高下此言在後學宜謹守然古賢所造行程遠近雖千里之遠未有不辨涯際而能躐進得達者也姑識所見以待吾學之進而更考

安氏己卯錄曰有隱君子匿跡於皮匠之中靜庵知其賢就問學時或同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然得君而可爲也方今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聞之則

數矣
李栗谷曰文正雖於進退之幾有所未瑩學者從此知理之可宗王可貴而伯可賤其有
功于斯道不可泯也後人仰之若泰山北斗
初朴承旨世熹白於經筵曰趙光祖少師金宏弼及其長也自悟奮發潛心道學不事章句
窮探義理一時人頗多毀謗或稱狂者或云禍貽朋友皆絕而不交光祖當此時立志甚篤
不少撓屈反正之初始以其學倡導後生隨以感發者甚多雖是匹夫而陶成士類之功及
於朝廷廢朝板蕩之後持士氣而鼓動之皆此人之力而亦由上之培養矣（出儒先錄）
又按栗谷石潭日記曰我國理學無傳矣前朝鄭夢周始發其端而規矩不精我朝金宏
弼接其緒而猶未大備及趙光祖倡道學者翕然推尊之今之有性理之學者光祖之力
也
宋尤庵作深谷書院講堂記曰論先生源派者未免有可疑其以圃隱爲東方理學之宗
者蓋圃隱始以程朱之說啓牖東土其橫說竪說眞契無違則其謂理學之宗者不亦宜
乎至其以金司藝淑滋爲傳圃隱之學於吉冶隱以授其子畢齊以至於金文敬公而遂
及於先生則竊恐不得爲不易之定論也先賢授受之統非後學之所敢議然竊以諸老
先生之尙論及以先生言論風旨觀之則竊謂中間數君子特發其端而已惟受學於文
敬公者不可誣也
李星湖僿說曰退溪答奇明彦書云靜庵非不知爲難知難而誤有所恃亦非獨誤恃之

亂之機實邪進退之戒無不罄竭詳論上皆虛心竦聽一歲中超遷副提學戊寅設賢良科取人才其時以善類同被眷遇者非止一二相與協力贊襄奮起事功剗革宿弊修明敎條先王法度次第舉行小學鄉約爲育才化俗之方百僚無不聳勵而四方爲風動然而諸公之意未免失於欲速凡建白施設鋒穎太露張皇無漸亦有年少喜事之人求合時好以鼓作紛紜者多厠其間舊臣之不合時議因事見攻者怨入骨髓先生蓋已早見其幾知道之難行欲避仕久矣及陞嘉善先生尤以驟升爲大懼力求退去而上不許至己卯群怨日伺衆邪交間駭機大禍忽作於開神武之變十月謫綾城十二月後命至年三十八於是金淨金湜金絿奇遵朴世熹韓忠朴薰等諸賢皆被竄死一時名流坐黨藉免黜者四十餘人太學儒生被罪者甚衆登賢良科削者二十八人自是罷賢良科禁小學鄉約諸書士皆以儒業爲戒鄉塾絕讀書聲是謂己卯士禍即戊午史禍後儒學界第二刼運也後贈領議政謚文正配享文廟

退溪曰靜庵天姿信美而學力未充其所施爲未免有過當處故終至於敗事若學力既充德器成就然後出而擔當世務則其所就未易量也又曰堯舜君民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可爲者哉

退溪又曰先生既不得去則其所以把握紀綱激濁揚清而令行禁止者在所當然矣顧於時勢有大可憂者故臨事不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如申公鏛李公耔權公撥所見亦然乃隨時之義莫非中道彼矯激輕銳之倫反以先生爲依違苟循至欲斥去彈刻者

下工夫爲然而其頭流詩胸中灑落無一点塵態

丙丁錄曰大猷精於理伯勗精於數

公與金斯文生并一時奮然力學以續夫烏川之緖其爲學一以伊洛爲法讀書以窮理爲要處心以不欺爲主凡持已行事一以誠敬爲日用工夫至於治平之律令格例無不完其極致而天不佑神不助才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朝廷惜哉

寒暄一蠹兩先生俱傳圃隱之理學而寒暄門人有趙靜庵傳其道又有金慕齋安國金思齋正國鄭新堂鵬柳西峯藕李灘叟延慶金自庵絿李琴軒長坤成遯翁世昌崔猿亭壽峸諸公或以道學或以文章名節皆爲一時儒林一蠹門人只有盧友明李希曾高崇傑數三人而已公竄居鍾城六鎭之俗僻陋無文學公始至敎鄕村年少者數年學者日進連中鄕試者三人又節度使李允儉以子希曾受學遂爲名儒後登科第自此文風始起云

趙靜庵光祖字孝直漢陽人年十七八時父爲魚川察訪時寒暄金先生謫熙川因往從之得聞爲學之大方後入松都之天摩山靜坐讀書兀若泥人淡餐攻苦與緇流共之凡食頃如厠外絕無閑隙天質甚美志操堅確見世道衰微慨然以行道爲己任動遵繩墨言必以時流俗指笑終不少撓及以卓行薦爲司紙嘆曰我不求爵祿而有此除命寧赴科出身以事聖主遂登第選入玉堂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興至治之說反覆啓達中廟雅尙儒術銳意文治庶幾復見唐虞之盛而尤倚重先生先生感不世之遇以致君澤民興起斯文自任以重每入對必齋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讜至於義利王伯之辨古今治

談敢不出十年禍在此輩後皆不保

鄭一蘦汝昌字伯勗河東人早失先考不煩敎戒好讀書務篤實不爲崖岸嶄絶之行與金寒暄遊佔畢齋門下相磨道義入智異山三年發憤勵志遂功體用之學成廟庚子薦經明行修不就癸卯入上庠同列以理學推尊之後登文科由檢閱出爲安陰縣監政淸民悅一境大賴戊午坐史禍配鍾城甲子卒於謫所年五十五後贈右議政諡文獻配享文廟先生幼有至性事母誠孝天姿頴悟不煩師授自知爲學尤精庸學不取朱子章句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之說曰安有氣之理乎嘗著庸學註䟽主客問答說及進修雜著戊午之禍夫人盡投火中遺集無傳

按曹伸謏聞瑣錄曰伯勗不取朱子氣以成形之說曰安有後氣之理乎云不能無病所謂理先於氣者理之體所謂氣先於理者理之用如人總仁義禮智而謂之曰性而發仁義禮智之端而分之曰不謂之性可乎

又按師友名行錄曰伯勗入智異山三年不出明五經窮極其蘊知體用之源同分殊知善惡之性同氣異知儒釋之道同跡差星湖僿說玉洞先生謂其說甚可疑以空寂無倫之說比之於吾儒性命之學而謂之道同可乎師友錄又云居常不飮酒不茹葷不食牛馬肉外爲常談內惺々如也少時居學館與入寢軒息而不寐人不知也一宵見發於崔鎭國館中喧之曰鄭某參禪不寐

南秋江曰伯勗有周程張朱之見窮通五經獨不取攻詩之士曰詩性情之發何屑々强

配享文廟所著有遺集家範景賢錄等書

按奇高峯所撰行狀曰先生日誦小學大學書以爲規模探賾六經力持誠敬以存養省察爲體修齊治平爲用期至大聖閫域鷄初鳴必盥櫛整衣冠危坐如泥塑人引學者講論治心要領諄々不怠如是三十餘載精積力久博而不雜通而不流堅確實篤猶皇々如不及

曹南溟師友錄曰先生身任道學之倡爲近世儒宗服小學以培根本遵大學以立規模力持誠敬而發揮六經以期至於聖賢之域此先生爲學之大畧也又曰寒暄之學問踐履雖篤而於道學工夫恐有未盡也申松溪嘗言寒暄苦心力學上伽倻山蘇利庵終夜不寐與參禪僧一樣於道學却有病痛云

又奇高峯曰先生天姿甚高制行尤嚴率勵學者倡明斯道其功大矣不幸遭遇亂世不及見諸行事竟殉身而歿焉然而一時學者仰如山斗風聲所及興起者衆則其所示亦遠矣

又退溪曰寒暄家範往々有可疑處恐或一時矯飾家衆非爲傳後而作也又洪耻齋曰寒暄常肅然冠服終日竟夜嗒然不言盖用力於未發前氣像

先生以遺逸仕至刑曹佐郞時往見辛進士永禧曰觀今士氣類東漢之末朝夕禍起如我則雖退無及請君遠遯鄕曲不者吾則相絕辛公乃去之稷山斜山下自號安亭觀此則先生非不知時事機微曾不能見機於未形耶又嘗曰南伯恭許文炳諸人皆有晉風晉以淸

作大犯春秋諱尊之義盖有是心則不當立於其朝既立於其朝則不當作此文也心事矛盾義分俱虧此二可疑也自文忠從享文廟後學不敢復議其得失而戊午史禍之後人亦不欲論其事未知千載尙論以爲如何也

又退溪言行錄曰金宗直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上觀其文集可知

南秋江曰畢齋爲吏叅無所建白大猷上詩曰道在冬裘夏飮氷霽行潦止豈全能蘭如從俗終當變誰信牛耕馬可乘畢齋和韻曰分外官聯到伐氷匡君救俗我何能從敎後輩嘲吾拙勢利區區不足乘盖惡之也自是貳於畢齋云　退溪曰秋江所論文字頗有可疑惡之二字不成文而貳於畢齋之云尤爲可疑古人事師無犯無隱師之所行若有可疑寧可不質而隱之耶質之而其事不當寧可不省而惡之耶假使師雖不省而惡之爲弟子豈有以此自貳之理乎反覆思之恐非先生之所宜有也

金寒暄宏弼字大猷本瑞興人少豪逸不羇稍長發憤業文喜讀昌黎集就佔畢齋先生學畢齋授以小學書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乃眷々服膺篤志力行講習不懈嘗作詩曰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畢齋批曰此言乃作聖根基魯齋後豈無其人乎人有問及時事者輒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年三十後始讀他書靜處一室深夜不寐雖家人子弟莫窺其所爲惟聞蓮子纓抵書案有聲知其尙觀書也（公常戴草笠垂蓮子纓自稱小學童子）及戊午獄起以佔畢門人杖配熙川後移順天甲子受後命沐浴冠帶而出神色不變徐以鬚啣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並此受傷乃就刑年五十一後贈領議政謚文敬

佔畢齋　居家鷄鳴盥櫛正衣冠端坐雖妻帑之間不示惰容少時父司藝病且瘦公憂傷作籲天賦母夫人在堂未嘗安于朝乞外三出奉養伯氏病癰醫云蚯蚓汁良公先嘗以進果効母歿廬墓三年哀毁過禮上食哭泣之時行路無不泣下凡守職莅民居簡以禦煩主靜以制動所在不露形跡事理而民不忍欺平時待人接物渾然和氣非其義不以一芥取人嘗作弔義帝文金馹孫爲史官編入實記故燕山戊午李克墩柳子光等遂起史禍禍及泉壤其門人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李穆許磐金宏弼鄭汝昌洪瀚曹偉俞好仁表沿洙李守恭鄭希良等四十餘人皆被慘禍此朝鮮儒學界士禍之始也後贈領議政謚文簡

按東閣雜記畢齋爲咸陽郡守見柳子光詩懸於壁令撤而焚之曰何物子光敢爾耶子光聞而切齒然畢齋寵渥方隆反爲阿附納交其卒也爲文以哭之比諸王通韓愈及修成廟實錄李克墩爲史局堂上見弔義帝文以爲意指光廟與子光曲爲譬釋以告燕山遂起史獄子光參鞫極其鍛煉至曰此輩不可遺一人人皆以爲報焚詩之怨也

又按尹明齊集曰嘗讀畢齋弔義帝文明是有意而發及考其集如和淵明述酒及古風二首一詠梁簡文一詠唐文宗及詠洪演等作皆似不偶然竊謂此老若有非湯武之志則寧如金悅卿所爲無不可者乃以光廟己卯登第官至伐冰而顧以此等言語形諸吟詠豫讓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不亦可愧歟

又張谿谷漫筆曰我東有二大儒皆有重名於斯文而有大可疑處圃隱能以死殉國而禑昌之廢戮不能有所樹立至列於九功臣此一可疑也佔畢齋委質光廟而弔義帝之

圃隱即吾東理學之宗祖而宋儒程朱子氏之學實濫觴於此也圃隱傳之于吉冶隱再冶隱傳之于金江湖叔滋江湖傳之于其子佔畢齋宗直佔俾齋傳之于金寒暄堂宏弼寒暄堂傳之于趙靜庵光祖此圃隱以後理學之嫡派相承者也

吉冶隱再字再父善山海平人嘗受學於鄭圃隱權陽村之門傳其遺緒篤學力行登第爲注書見麗末政亂棄官歸鄉講明道學爲世儒宗諡忠節

金江湖淑滋字子培善山人年十二受業於吉冶隱又學易於尹別洞祥祥即禹易東之學派也江湖端坐終日窮究性理教誨後進必以小學字說及六藝禮經書數射御之術然後講習經傳蔚爲師宗實圃隱之第三嫡傳也權陽村近受學於圃牧兩賢之門傳之于冶隱及金文長鉤、金文長泮、金文長末三人皆精於理學以經術在成均館職四十餘年名士多出其門不專尙於程朱學經學實行爲主與在來麗代儒術同一學系也

金佔畢齋宗直江湖之子字季溫受學於家庭博聞力行以道學文章爲一時儒宗門生受業者甚多如金寒暄堂鄭一蠹汝昌安蘆溪遇、崔錦南溥、李再思黿、朴逍拙漢柱、南秋江孝溫、金知止孟性、表藍溪沿洙、俞雷溪好仁、金文貞勘、李忘軒胄、曹梅溪偉、柳智翁順汀、禹楓厓善言、金佐郞驥孫、金濯纓馹孫、李評事穆、金安樂訢、辛安亭永禧、李墨庵繼孟、李慵齋宗準、康司諫伯珍、任勿庵熙載、李耕隱孟專、李平靜約東諸公多不能盡錄或以學術或以文章或以節義然以道學傳者惟金寒暄鄭一蠹是已

按本傳曰齊賢天姿厚重學問高明正大故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燁然可觀也初公讀史至則天記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云後得朱子綱目始自驗其學識之正嘗曰吾志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古人耳自號益齋自少至老人無貴賤皆稱益齋而不名其見重於人如此然不樂性理之學云盖麗代學派專溯六經未見宋儒氏性命理氣分析之說故後世論學者以不樂性理之學短益齋然益齋之文章德業立朝大節牧隱碑銘已盡之矣外此而復豈有儒學者之事業耶

盖安文成傳之白上黨禹易東上黨傳之李益齋益齋傳之李牧隱牧隱傳之權陽村近、卞春亭季良此爲麗朝儒學之源流也

鄭圃隱夢周字達可延日人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精研性理之學深有所得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諸儒歎服牧隱亟稱之曰達可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

按麗史本傳曰自兵亂以來學校荒廢恭愍王新創成均館選領儒鄭夢周金九容朴尙衷李崇仁朴宜中等兼學官以李穡爲大司成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相與論難於是程朱之學始興焉是時學者所習經書自中國至者惟朱子集註而夢周講說多新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穡乃推爲理學之祖又時俗喪祭專尙桑門廢者頗多夢周請復古禮始行三年喪作廟主以奉先祀內建五部學堂外置鄕校儒風大振革胡服而從華制立義倉以賑窮乏設水站以便漕運皆公指劃也

與薛弘儒崔文憲大略異同
安文成公嘗入國學見文廟荒寂作詩志感曰
　香燈處々皆祈佛簫鼓家々亦賽神惟有數間夫子廟滿庭秋草寂無人
於是文成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遂使儒學中興歿後數十年配享文廟其門人受學者
多名儒碩學爲一時聞人惟白上黨頤正禹易東倬辛德齋蒧權菊齋溥諸公最著
白上黨頤正藍浦人號頤齋仕至僉議評理上黨府院君天姿純厚好學篤行時程朱之學
始行中國未及於東方頤正在元得以學之歸傳吾東程朱學始起之嚆矢也李齊賢朴忠
佐李仁復白文寶諸公首先師受傳其學
禹易東倬字天章丹陽人通經史尤深於易卜筮無不中及程子易傳初來無能知者倬乃
閉門月餘參究悉解教授生徒於是易理之學始行學者宗之稱易東先生官至祭酒忠惠
王三年卒年八十一辛德齋蒧靈山人師事安文成以理學稱
權菊齋溥安東人字濟萬文淸公㫜子年十八登第官至僉議政丞嘗學於安文成之門以
朱子集註請刊行于世以廣性理之學盖有功於斯文忠穆王初年卒有子六人及女婿李
齊賢等三人皆達官封君故世號九封君家
李益齋齊賢字仲思慶州人師事白上黨以經學文章爲國元老累官至門下侍中雞林府
院君恭愍初年八十一卒諡文忠李牧隱撰碑曰道德之首文章之宗北斗泰山昌黎之韓
光風霽月春陵茂叔四秉國匀年踰八旬麟鳳其瑞蓍龜其神功存社稷澤流生民

(穆、顯、德、靖、文)時望甚重顯宗以後干戈纔息未遑文敎沖召集後進敎誨不倦學徒紛集塡街溢巷遂分九齋凡應擧子弟先隸徒中學焉每歲暑月借山房爲夏課擇徒中先進學優者爲敎導授以經史間或先進來過刻燭賦詩榜其次第唱名以入因設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觀者莫不嘉歎穆宗朝擢甲科第一人官至太師中書令及卒謚文憲東方學校之興由沖始也時謂海東孔子子孫以文學篤行登宰輔者數十人云

然而十一徒之學以科擧詞章爲主參之以經學未必究儒敎之根本道德之術未嘗振興文憲歿後二百四十餘年之間校塾之風漸臻衰廢儒敎亦萎微莫振至忠烈王時安文成公裕崛起南土遂爲一代儒敎之宗

安文成公裕初名珦(避文宗御諱改之)元宗初登第官至僉議中贊嘗憂學校日衰建議兩府曰爲治之要莫先於敎育人才今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敎養請令百官出銀布有差布本取息爲贍學錢王亦捐內帑以助之於是公納臧獲以其貲送中國畫先聖及七十子之像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創建大成殿尊崇孔子之敎薦李㦃、李瑱、李晟、秋適、崔元沖等爲經史敎授於是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以數百計自新羅薛弘儒侯首倡經學尊周孔之敎後至此凡六百餘年而崔安兩公先後繼起以經學儒術皆位至宰相奬勵後進蔚然爲儒宗高麗一代經學之興實二公之力也文成之時去朱子未遠宋儒來說尙未及東然而文成晚年慕朱晦庵畫像以祀之仍自號晦軒其學術專究六經論語等

忠自唐來獻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圖像始置太學以奉之增置司業助教博士大舍等員其教授之法以禮記周易論語孝經春秋左傳毛詩尙書等諸經傳訓導之諸生悉通然後賜出身選用其不能者雖踰九年不許出仕以故儒術盛行終羅之世學者宗薛氏爲師表其學必是漢儒之系派而參互於唐初孔陸諸家之說者也

高麗王氏之興崇尙佛教儒術衰微至第六代成宗始有意興儒術尊孔教創置國子監還州郡子弟詣京習業又置經學博士於十二牧教育子弟時博士任成老自宋齎文廟圖祭器圖及七十二賢贊記諸冊始置太學奬勵儒學然自科擧法施行（第四代光宗九年始）以來士皆尙詩賦功令之文從事經學者鮮矣至第十一代文宗時崔文憲公冲以文學顯始設樂聖、大中、敬業、誠明、造道、率性、進德、太和、待聘等九齋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坌集文教大興時稱九齋生徒凡應擧者必詣學焉及其歿後凡赴擧者必隷名九齋籍中謂之崔文憲公徒至以海東孔子稱然與宋儒胡安定瑗同時而其教授後進之功亦相同也

時又有名儒立徒者十一曰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曰匡憲公徒參政盧旦曰南山徒祭酒金尙賓曰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曰文忠公徒侍郞殷鼎曰良愼公徒平章金義珍曰貞敬公徒平章黃瑩曰忠平公徒柳監曰貞憲公徒侍中文正曰徐侍郞徒徐碩曰龜山徒未知何人皆以經學儒術教授生徒蔚爲一時師表吾東私塾學校之興實自此始也

按麗史崔冲本傳曰冲字浩然海州人風姿魁偉性操溫貞少好學善屬文歷事五朝

敎微々僅存暨三國中葉即新羅第二十九代眞平王建福四十八年辛卯（高句麗榮留王十四年百濟武王三十二年）始遣子弟入唐國學盖是時唐太宗增築國學恢張經學三國並遣子弟留學者也即貞觀五年也（三國史善德王仁平七年庚子始遣子弟入唐國學即貞觀十四年也）此經學中興之嚆矢也自是從事兵革未遑文敎然當世弘儒碩學有任 首及帝文 守眞 良圖 風訓 骨香等皆著名一世而惜乎其遺言泯沒文武王統一以後始尙文化神文二年始立國學以五經敎國子此國學之始也

是時又有薛聰以經術文章蔚爲儒宗而以方言解九經訓導後生於是儒敎大行然而今其所傳者只是花王誡一篇及俚讀文字畧干而已其著述皆湮滅無傳後高麗顯宗追贈爵弘儒侯從享文廟盖薛氏一派獨以儒敎相傳學者宗之故其歿後歷三百數十年至麗顯宗之時行追封從享之盛典也

按薛聰乃高僧元曉之子也元曉以佛敎之祖師稱其所著金剛論等書皆傳之至今薛聰以儒敎爲世師宗而其微言莫傳惜乎金富軾三國史曰聰性明銳生知道術以方言讀九經訓導後生至今學者宗之又能屬文而世無傳者但今南地或有聰所製碑銘文字缺落不可讀竟不知其如何也盖深惜之之辭也又曰世傳日本國眞人贈新羅使薛判官詩序云嘗覽元曉居士所著金剛三昧論深恨不見其人聞新羅國使薛即是居士之抱孫雖不見其祖而喜遇其孫乃作詩贈之其詩至今存焉云

自薛氏以後儒學之著名者寥々然儒學之興實自此始矣聖德王朝（十六年丁巳）金守

朝鮮儒敎淵源卷一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太平者東海名卽指吾東方也吾東方之人其性仁善故南蠻北狄西戎皆從虫從犬惟東方稱夷夷者弓人也杜氏通典曰東夷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又曰其書文並同華夏自古以禮義稱者良有以也檀君之季殷太師箕子避周以來以洪範九疇之道敎化東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夏禹而箕子得其道以是傳之于周武王者也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洪範者卽易象之原理而儒敎之宗祖也自古聖帝哲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具於洪範一書箕子旣傳于武王又躬行于朝鮮設八條之敎以敎化吾人則其八條雖遺缺失傳然孔子賛易曰箕子之明夷明夷者其道明於東方也然則朝鮮雖謂之儒敎宗祖之邦可矣是故論語孔子乘桴浮海之志有欲居九夷之語蓋謂吾東是儒敎舊邦故夫子欲如箕子之布敎行道而有是言也且況吾東與齊魯隔一衣帶可一葦航之自古交通甚繁如箕子夷齊大連少連一往一來著顯簡冊則孔子之欲居也是矣向使孔子果然浮海而東如箕子之斷行傳敎化于吾東安知吾東一域爲孔敎根據之邦而廣吾東於天下也耶惜乎其拘於時勢而終不果行也自箕氏以後歷三韓諸國之代文獻無徵儒敎之興衰無從考稽也以理想推之吾東與齊魯來往頻繁則孔氏之徒爲傳道而來者與吾東人之學道而還者不應不少而槪無聞焉此史乘闕佚之故也至新羅高句麗百濟之代始尙神敎自佛敎傳入釋敎盛行孔子之

壬戌春